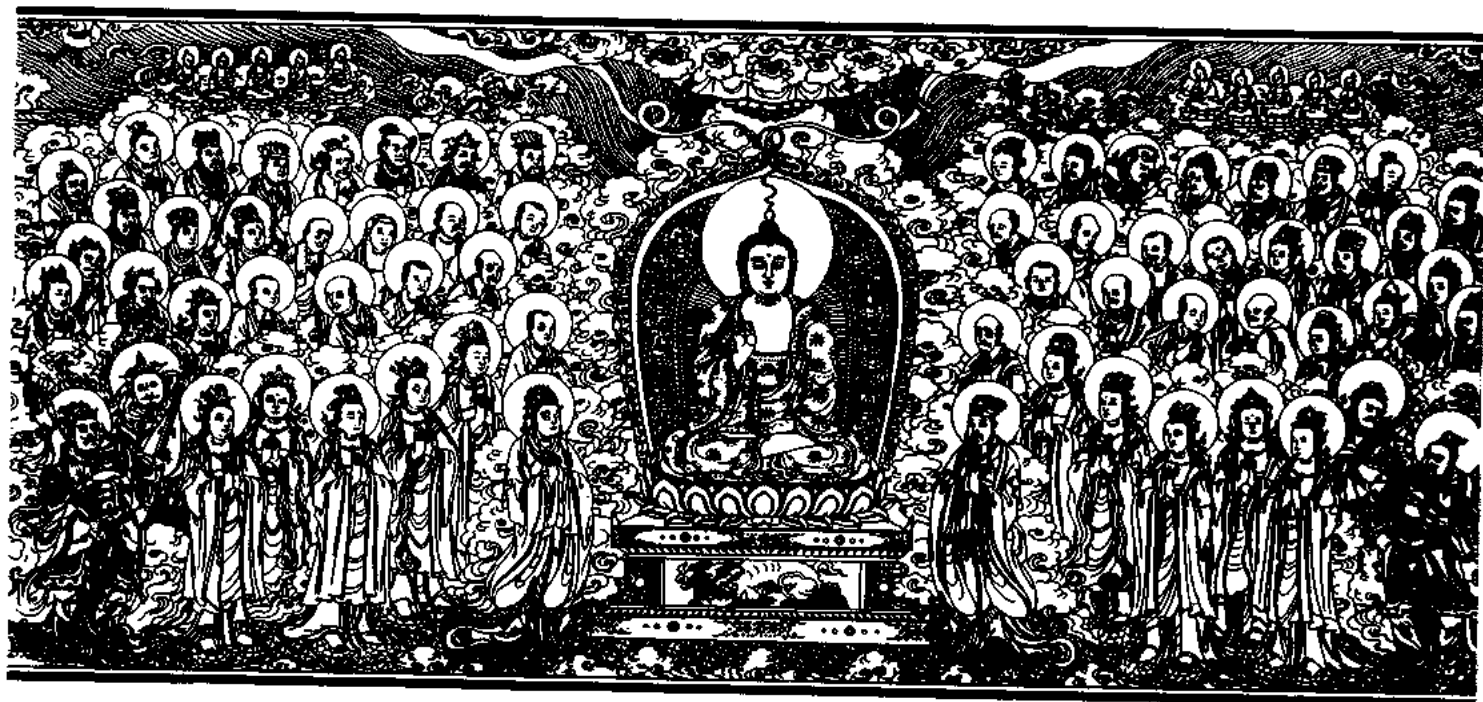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

秣陵遠庵吳自弘
天界比丘性湛
閱校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碧巖集序

鴈一

至聖命脉列祖大機換骨靈方願神妙術其
惟雪竇禪師具超宗超格正眼提掇正令不
露風規秉烹佛煨祖鉗鎚頌出衲僧向上巴
鼻銀山鐵壁孰敢鑽研蚊咬鐵牛難爲下口

馬一

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粵有佛果老人住碧巖
日學者迷而請益老人愍以垂慈剔抉淵源
剖析底理當陽直指豈立見知百則公案從
頭一串穿來一隊老漢次第總將按過須知
趙壁本無瑕類相如謾誑秦王至道實乎無
言宗師垂慈救弊僅如是見方知徹底老婆
其或泥句沈言未免滅佛種族普照幸親師
席得聞未聞道友集成簡編鄒拙敘其本末
時建炎戊申暮春晦日參學嗣祖比丘普照
謹序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目錄

卷一

武帝問達摩

趙州至道無難

馬大師不安

德山挾複子

雪峯盡大地

雲門十五日

法眼答慧超

翠巖夏末示徒

趙州東西南北

睦州問僧甚處

夾山禪師降魔表

卷二

黃檗酒糟漢

洞山麻三斤

巴陵銀碗雪

雲門對一說

雲門倒一說

鏡清草裏漢

香林西來意

肅宗請塔樣

俱胝指頭禪

龍牙西來意

卷三

馬一

二

智門蓮花

雪峯驚鼻蛇

保福妙高峯

劉鐵磨臺山

蓮花庵主不住

百丈奇特事

雲門體露金風

涅槃和尚諸聖

大隋劫火洞然

趙州大蘿蔔

卷四

麻谷振錫遶床

臨濟佛法大意

陳尚書看保福

仰山問甚處來

文殊前三三

長沙一日遊山

風穴鐵牛機

雲門金毛獅子

雁一

南泉如夢相似

二

卷五

趙州大死底人

龐居士好雪片片

洞山寒暑迴避

禾山解打鼓

趙州萬法歸一

鏡清雨滴聲

雲門六不收

王太傅煎茶

三聖以何爲食

雲門塵塵三昧

卷六

雪峯是甚麼

趙州石橋畧約

馬大師野鴨子

雲門近離甚處

馬一

道吾漸源弔慰

欽山一鑊破三關

趙州至道無難

趙州時人窠窟

趙州唯嫌揀擇

雲門拄杖子

卷七

風穴若立一塵

雲門中有一寶

南泉兩堂爭猫

南泉問趙州

外道問佛有無

巖頭什麼處來

梁武帝請講經

仰山問三聖

南泉拜忠國師

滌山侍立百丈

卷八

百丈併却咽喉

百丈問雲巖

馬大師四句百非

金牛和尚呵呵笑

烏臼問法道

丹霞問甚處來

雲門答餠餅

十六開士入浴

投子一切聲

趙州孩子六識

卷九

藥山射麀中麀

大龍堅固法身

雲門露柱相交

維摩不二法門

桐峯庵主大蟲

雲門有光明在

雲門藥病相治

玄沙接物利生

雲巖問道吾手眼

智門般若體

卷十

鹽官犀牛扇子

世尊一日陞座

大光師作舞

楞嚴經若見不見

長慶有三毒

趙州三轉語

金剛經輕賤

天平和尚兩錯

肅宗十身調御

巴陵吹毛劍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目錄終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一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閱

垂示云隔山見烟早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舉一明三目機銖兩是衲僧家尋常茶

飯至於截斷衆流東湧西沒逆順縱橫與奪

自在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處看

取雪竇葛藤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說這不啻漢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是甚緊要磨云廓然無聖將謂多

箭過新羅帝曰對朕者誰滿面慚惶強惺

可然明白磨云不識此再來不帝不契可憐許却

達磨遂渡江至魏這野狐精不免一場塵

帝後舉問志公貧兒思舊債志公云陛下

還識此人否和志公起出國始得好帝云

與三十棒達磨來也

不識却是武帝承當志公云此是觀音大

士傳佛心印語亂拈注臂帝悔遂遣使去

請果然把不住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

取東家人死西家人助闔國人去佗亦不

回志公也好與二十棒不

達磨遙觀此土有大乘根器遠泛海得得而

來單傳心印開示迷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若恁麼見得便有自由分不隨一

切語言轉脫體現成便能於後頭與武帝對

譚并二祖安心處自然見得無計較情塵一

刀截斷灑灑落落何必更分是非辨得辨

失雖然恁麼能有幾人武帝嘗披袈裟自講

放光般若經感得天花亂墜地變黃金辨道

奉佛詰詔天下起寺度僧依教修行人謂之

佛心天子達磨初見武帝帝問朕起寺度僧

有何功德磨云無功德早是惡水蔞頭澆若
透得這箇無功德話許你親見達磨且道起
寺度僧爲什麼都無功德此意在什麼處帝
與婁約法師傳大士昭明太子持論真俗二
諦據教中說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
真俗不二卽是聖諦第一義此是敎家極妙
窮玄處帝便拈此極則處問達磨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天下衲僧跳不出
達磨與他一刀截斷如今人多少錯會却去
弄精魂瞠眼睛云廓然無聖且喜沒交涉五
祖先師嘗說只這廓然無聖若人透得歸家
穩坐一等是打葛藤不妨與他打破漆桶達
磨就中奇特所以道叅得一句透千句萬句
一時透自然坐得斷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
身未足辭一句了然超百億達磨劈頭與他

六

六

一撥多少漏逗了也帝不省却以人我見故
再問對朕者誰達磨慈悲忒煞又問道不識
直得武帝眼目定動不知落處是何言說到
這裏有事無事拈來卽不堪端和尚有頌云
一箭尋常落一鵬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
室峯前坐梁主休言更去招復云誰欲招帝
不契遂潛出國這老漢只得懣懣渡江至魏
時魏孝明帝當位乃北人種族姓拓跋氏後
來方名中國達磨至彼亦不出見直過少林
面壁九年接得二祖彼方號爲壁觀婆羅門
梁武帝後問志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
曰不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
似是則不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答他
禪後來武帝是對他志公乃相識之識且得
沒交涉當時志公恁麼問且道作麼生祇對

何不一棒打殺免見捺胡武帝却供他歎道
不識志公見機而作便云此是觀音大士傳
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好不唧留當時等
他道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亦好擯他出

國猶較些子人傳志公天鑒四年化去達磨

馬一

七

普通八年方來自隔十餘年何故却道同時
相見此必是謬傳據傳中所載如今不論這
事只要知他大綱且道達磨是觀音志公是
觀音問那箇是端的底觀音既是觀音爲什
麼却有兩箇何止兩箇成羣作隊時後魏光
統律師善提流支三藏與師論議師斥相指
心而徧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
藥至第六度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
端居而逝葬於熊耳山定林寺後魏宋雲奉
使於蔥嶺遇師手携隻履而往武帝追憶自

撰碑文云嗟夫見之不見逢之不逢遇之不
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復讀云心有也曠劫
而受沈淪心無也剎那而成正覺且道達磨
卽今在什麼處踉蹌過也不知

聖諦廓然

箭過新羅噴

何當辨的

過也有什麼難辨

對

朕者誰

再來不直半文錢又恁麼去也

還云不識

三箇四箇中也

因茲暗渡江

穿人鼻孔不得却被別人穿蒼天蒼天好不大丈夫

豈免生荆棘

脚跟下已濕數丈

闔國人追不再來

兩重公案用連作麼在什麼處大丈夫志氣何在

千古萬古空相

憶

換手換臂望空啟告

休相憶

地有何極

果煞大小雷

師顧視左右云這

裏還有祖師麼

你待當歇那猶作這去就

自云有

喚來與老僧洗脚

更與三十棒趕出也未爲分外作這去就猶較

些

且據雪竇頌此公案一似善舞太阿劍相似

向虛空中盤礴自然不犯鋒銑若是無這般
手段繞拈着便見傷鋒犯手若是具眼者看
他一拈一撥一褒一貶只用四句楷定一則
公案大凡頌古只是繞路說禪拈古大綱據
款結案而已雪竇與他一撥劈頭便道聖諦
廓然何當辨的雪竇於佗初句下着這一句
不妨奇特且道畢竟作麼生辨的直饒鐵眼
銅睛也摸索不看到這裏以情識卜度得麼
所以雲門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這箇些子
不落心機意識情想等你開口堪作什麼計
較生時鷄子過新羅雪竇道你天下衲僧何
當辨的對朕者誰着箇還云不識此是雪竇
忒煞老婆重重爲人處且道廓然與不識是
一般兩般若是了底人分上不言而論若是
未了底人決定打作兩極諸方尋常皆道雪

馬一

八

竇重拈一徧殊不知四句頌盡公案了後爲
慈悲之故頌出事跡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荆
棘達磨本來茲土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
剷除荆棘因何却道生荆棘非止當時諸人
卽今脚跟下已深數丈闍國人追不再來千
古萬古空相憶可煞不丈夫且道達磨在什
麼處若見達磨便見雪竇末後爲人處雪竇
恐怕人逐情見所以撥轉關捩子出自已見
解云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既休相憶你
脚跟下事又作麼生雪竇道卽今箇裏匝地
清風天上天下有何所極雪竇拈千古萬古
之事拋向面前非止雪竇當時有何極你諸
人分上亦有何極他又怕人執在這裏再看
方便高聲云這裏還有祖師麼自云有雪竇
到這裏不妨爲人赤心片片又自云喚來與

馬一

九

老僧洗脚大煞減人威光當時也好與本分手脚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到這裏喚作驢則是喚作馬則是喚作祖師則是如何名邈徃徃喚作雪竇使祖師去也且喜沒交涉且道畢竟作麼生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垂示云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時黑直饒棒如雨點喝似雷奔也未當得向上宗乘中事設使三世諸佛只可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到這裏作麼生請益道箇佛字拖泥帶水道箇禪字滿面慚惶久叅上士不待言之後學初機直須究取

舉趙州示衆云這老漢作什麼至道無難其打這葛藤非難眼前是什麼唯嫌揀擇三祖猶在纔有語言是兩頭三頭少賣弄揀擇是明白行水渴鳥飛落毛老僧不

在明白裏

賊身已露這老漢向什麼處去

是汝還護惜也

無一箇半箇

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

惜箇什麼

也好與一撥舌在上

州云我亦不知殺

這老漢倒

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却道

不在明白裏

看走向什麼處去逐教上樹去

州云問事即

得禮拜了退

報有這一着這老賊

趙州和尚尋常舉此話頭只是惟嫌揀擇此是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纔有是非是揀擇是明白纔恁麼會蹉過了也馬一缺釘膠粘堪作何用州云是揀擇是明白如今叅禪問道不在揀擇中便坐在明白裏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惜也無汝諸人既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什麼處爲什麼却教人護惜五祖先師常說道垂手來似過你你作麼生會且道作麼生

是垂手處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這僧出來也不妨奇特捉趙州空處便去搜佗既不

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趙州更不行棒行喝

只道我亦不知若不是這老漢被佗搜着往

往忘前失後賴是這老漢會轉身自在處所

以如此答他如今禪和子問着也道我亦不

知不會爭奈同途不同轍這僧有奇特處方

始會問和尚既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

裏更好一搜若是別人往往分疏不下趙州

是作家只向他道問事卽得禮拜了退這僧

依舊無奈這老漢何只得飲氣吞聲此是大

手宗師不與你論玄論妙論機論境一向以

本分事接人所以道相罵饒你接背相唾饒

爲一

十一

平生無許多計較所以橫拈倒用逆行順行
得大自在如今人不理會得只管道趙州不
答話不爲人說殊不知當面蹉過

至道無難

三重公案滿口言端語端魚行

七花八裂

一有多種分開好只一般二無

兩般

何堪四五六七天際日上月下觀面

打葛藤作什麼頭上漫漫脚下漫漫一死更

漫切忌昂頭低頭檻前山深水寒不再活

還覺寒毛觸識盡喜何立棺木裏瞎眼

卓豎麼枯木龍吟銷未乾虛行者是它

同枯木和法難扶倒一說這裏枯木再生花揀擇明白君自看

是什麼所在說難說易雪竇知佗落處所以如此頃至道無難便隨

難將謂由別人預值後道言端語端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雪竇道

自看不干山僧事一有多種二無兩般似三隅反一你且道什

麼處是言端語端處爲什麼一却有多種二

却無兩般若不具眼向什麼處摸索若透得這兩句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片依舊見山是山水是水長是長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時喚天作地有時喚地作天有時喚山不是山喚水不是水畢竟怎生得平穩去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則此四句頌頓絕了也雪竇有餘才所以分開結裏笑來也只是頭上安頭道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雖無許多事天際日上時月便下檻前山深時水便寒到這裏言也端語也端頭頭是道物物全真豈不是心境俱忘打成一片處雪竇頭上太孤峻生末後也漏逗不少若叅得透見得徹自然如醍醐上味相似若是情解未忘便見七花八裂決定不能會如此說話

體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未乾只這便是交加處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便問既不在明白裏又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卽得禮拜了退此是古人問道底公案雪竇拽來一串穿却用頌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今人不會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甚了期若是通方作者始能辨得這

馬一

十三

般說話不見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鶻鶻裏眼睛僧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本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如何是鶻鶻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僧又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脉

不斷如何是觸體裏眼睛山云乾不盡什麼人得聞山云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僧云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云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復有頌云枯木龍吟真見道觸體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爲一

十三

雪竇可謂大有手脚一時與你交加頌出然雖如是都無兩般雪竇末後有爲人處更道難難只這難難也須透過始得何故百丈道一切語言山河大地一一轉歸自己雪竇凡是一拈一掇到末後須歸自己且道什麼處是雪竇爲人處揀擇明白君自看既是打葛藤頌了因何却道君自看好彩教你自看且道意落在什麼處莫道諸人理會不得設使山僧到這裏也只是理會不得垂示云一機一境一言一句且圖有箇入處

好肉上剗瘡成窠成窟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且圖知有向上事蓋天蓋地又摸索不着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太廉纖生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太孤危生不涉二塗如何卽是請試舉看

舉馬大師不安

這漢漏逗不少帶累別人去也

院主問和

尚近日尊候如何

四百四病一時發三日後不迷亡僧是好手仁

義道中

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

可煞新鮮養子之緣

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祖師若不以本分事相見如何得此道光輝此箇公案若知落處便獨步丹霄若不知落處徃徃枯木巖前差路去在若是本分人到這裏須是有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底手脚方見馬大師爲人處如今多有人道馬大師接院主且喜沒交涉

如今衆中多錯會瞠眼云在這裏左眼是日
面右眼是月面有什麼交涉驢年未夢見在
只管蹉過古人事只如馬大師如此道意在
什麼處有底云點平胃散一盞來有什麼已
鼻到這裏作麼生得平穩去所以道向上一
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只這目面
佛月面佛極是難見雪竇到此亦是難頌却
爲他見得透用盡平生工夫指注他諸人要
見雪竇麼看取下文

日面佛月面佛 開口見膽如兩面鏡
相照於中無影像 五帝

三皇是何物 太易生莫設化
好可貴可殺 二十年來曾

苦辛 自是你落草不干山
僧事亞于與苦瓜 爲君幾下蒼龍

窟 何消惡麼莫錯用心
好也莫道無奇特 屈 愁殺人愁人
莫向愁人說堪

述 向阿誰說說與
愁人愁殺人 明眼衲僧莫輕忽 更須
于細

咄倒退
三千

獨一

十五

神宗在位時自謂此頌諷國所以不肯入藏
雪竇先拈云日面佛月面佛一拈了却云五
帝三皇是何物且道他意作麼生適來已說
了也直下注佗所以道垂鉤四海只釣得龍
只此一句已了後面雪竇自頌他平生所以
用心參尋二十年來曾苦辛爲君幾下蒼龍
窟似箇什麼一似人入蒼龍窟裏取珠相似
後來打破漆桶將謂多少奇特元來只消得
箇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雪竇語落在什麼
處須是自家退步看方始見得他落處豈不

得二

十五

見興陽剖侍者答遠錄公問安竭出海龍宮
震觀面相呈事若何剖云金翅鳥王當宇宙
箇中誰是出頭人遠云忽遇出頭又作麼生
剖云似鷗捉鳩君不信觸髅前驗始知親遠
云恁麼則屈節當曾退身三步剖云須彌脚

下烏龜立更待臨時點額回所以三皇五帝
亦是何物人多不見雪竇意只管道諷國若
恁麼會只是情見此乃禪月題公子行云錦
衣鮮華手擎鵲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
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雪竇道屈堪述明
眼衲僧莫輕忽多少人向蒼龍窟裏作活計
直饒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明眼衲僧照破
四天下到這裏也莫輕忽須是子細始得
垂示云青天白日不可更指東劃西時節因
緣亦須應病與藥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試舉
看

舉德山到瀉山檐板漢野狐精挾復于於法堂上
不妨令人疑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可煞有禪作什
顧視云無無便出好與三十棒可煞氣
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然點德山至門

首却云也不得草草放去收來頭上太高
必改能便具威儀再入相見依前作這去
有幾人重敗瀉山坐次冷眼看這老漢持虎鬚德
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改頭換面瀉山擬取
拂子須是那漢始得運籌帷幄之德山便
喝拂袖而出野狐精見解這一喝也有權
是擊雲攫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然點
者就中奇特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行風光可愛公
項上頭失却脚下鞋案未回贏得
已是喪身失命了也瀉山至晚問首座適
來新到在什麼處東邊落節西邊拔本首
座云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靈龜
好與三十棒連飯漢嘴後合喫多少瀉山云此子已後向孤
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賊過後
下衲僧跳不出雪竇着語云雪上加霜然點
夾山下三箇點字諸人還會麼有時將一莖

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革
草用德山本是講僧在西蜀講金剛經因教
中道金剛喻定後得智中千劫學佛威儀萬
劫學佛細行然後成佛他南方魔子便說卽
心是佛遂發憤擔鉢行脚直往南方破這
魔子輩看他怎麼發憤也是箇猛利底漢初
到澧州路上見一婆子賣油糍遂放下鉢
且買點心喫婆云所載者是什麼德山云金
剛經疏鉢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布施油
糍作點心若答不得別處買去德山云但問
婆云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
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欲點那箇心山無語
婆遂指令去叅龍潭纔跨門便問久響龍潭
及手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和尚於
屏風後引身云子親到龍潭師乃設禮而退

馬一

十七

至夜間入室侍立更深潭云何不下去山遂
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門外黑潭
遂點紙燭度與山山方接潭便吹滅山豁然
大悟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麼便禮拜山云
某甲自今後更不疑著天下老和尚舌頭至
來日潭上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
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峯頂上
立吾道去在山遂取鉢於法堂前將火炬
舉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
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燒之後聞瀉山盛化
直造瀉山便作家相見包亦不解直上法堂
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且道
意作麼生莫是顛麼人多錯會用作建立直
是無交涉看他怎麼不妨奇特所以道出羣
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

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到這裏須是通方作者方始見得何故佛法無許多事那裏着得情見來是他心機那裏有如許多阿勞所以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到這裏亦無得失是非亦無奇特玄妙既無奇特玄妙作麼生會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且道意作麼生爲山老漢也不管他若不是爲山也被他挫折一上看他爲山老作家相見只管坐觀成敗若不深辨來風爭能如此雪實着語云勘破了也一似鐵橛相似衆中謂之着語雖然在兩邊却不住在兩邊作麼生會他道勘破了也什麼處是勘破處且道勘破德山勘破爲山德山遂出到門首却要拔本自云也不得草草要與爲山揪出五臟心肝

法戰一場再具威儀却回相見爲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爲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可煞奇特衆中多違爲山怕他有甚交涉爲山亦不忙所以道智過於禽獲得禽智過於獸獲得獸智過於人獲得人參得這般禪盡大地森羅萬象天堂地獄草芥人畜一時作一喝來他亦不管掀倒禪床喝散大衆他亦不顧如天之高似地之厚爲山若無坐斷天下人舌頭底手脚時驗他也大難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到這裏也

爲一

十八

分疎不下爲山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出去且道他意作麼生你道德山是勝是負爲山恁麼是勝是負雪實着語云堪破了也是他下工夫見透古人論訛極則處方能恁麼不妨奇特訥堂云雪

寶着兩箇勒破作三段判方顯此公案似傍

人斷二人相似後來這老漢緩緩地至晚方

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

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瀉山云此子已後向

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且道他

意旨如何瀉山老漢不是好心德山後來呵

佛罵祖打風打雨依舊不出他窠窟被這老

漢見透平生伎倆到這裏喚作瀉山與他受

記得麼喚作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得麼若恁

麼且喜沒交涉雪竇知此公案落處敢與他

斷更道雪上加霜又重拈起來教人見若見

得去許你與瀉山德山雪竇同叅若也不見

切忌妄生情解

一勒破言猶在耳

二勒破

兩重公案

雪上加霜曾

嶮墮

三般不同在什麼處

飛騎將軍入虜庭

嶮敗軍之將無

勞再斬喪身失命 再得完全能幾箇

傍若無人三十六策盡你神通堪作何用 不放過

峯頂上草裏坐

果然身過鼻孔也未爲奇特爲什麼却在草裏坐

雪竇頌一百則公案一則則焚香拈出所以

大行於世他更會文章透得公案盤礴得熟

方可下筆何故如此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

竇叅透這公案於節角請訛處着三句語撮

來頌出雪上加霜幾乎嶮墮只如德山似什

麼一似李廣天性善射天子封爲飛騎將軍

深入虜庭被單于生獲廣時傷病置廣兩馬

間絡而盛卧廣遂詐死脫其傍有一胡兒騎

善馬廣騰身上馬推墮胡兒奪其弓矢鞭馬

南馳彎弓射退追騎以故得脫這漢有這般

手段死中得活雪竇引在頌中用比德山再

入相見依舊被他跳得出去看他古人見到說到行到用到不妨英靈有殺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地成佛底人自然殺人不眨眼底有自由自在分如今人有底問着頭上一似衲僧氣概輕輕授着便腰做

馬一

二十

段股做截七支八離渾無些子相續處所以古人道相續也大難看他德山爲山如此豈是莫莫真莫底見解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德山喝便出去一似李廣被捉後設計一箭射殺一箇番將得出虜庭相似雪竇頌到此大有工夫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道得便宜殊不知這老漢依舊不放他出頭在雪竇道不放過爲山至晚問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爲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

馬一

二十

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幾曾是放過來不妨奇特到這裏雪竇爲什麼道孤峯頂上草裏坐又下一喝且道落在什麼處更參三十年垂示云大凡扶監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

同時卷舒齊唱理事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着建立第二義門直下截斷葛藤後學初機難爲湊泊昨日恁麼事不獲已今日又恁麼罪過彌天若是明眼漢一點謾他不得其或未然虎口裏橫身不免喪身失命試舉看

馬一

主

舉雪峯示衆云一盲引衆盲不爲分外盡大地撮來

如粟米粒大是什麼手眼山僧從來不弄拋向面前

只恐拋不下漆桶不會倚勢衆人自領出

打鼓普請看略打鼓爲三軍

長慶問雲門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

麼門云有慶云作麼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雪峯云匹上不足匹下有餘我更與你打葛藤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撓奪行市大爲詰云我更與你諸人土上加泥拈拄杖云看看雪峯向諸人面前放局咄爲什麼尿臭也不知雪峯示衆云盍大地撮來如果米粒大古人接物利生有奇特處只是不妨辛勤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置漆桶木杓到處作飯頭也只爲透脫此事及至洞山作飯頭一日洞山問雪峯作什麼峯云淘米山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峯云沙米一齊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峯便覆盆山云子緣在德山指令見之纔到便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麼因此有省後在鰲山阻雪謂巖頭云我當

時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脫相似巖頭喝云你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須是自己胃中流出蓋天蓋地方有少分相應雪峯忽然大悟禮拜云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如今人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後人依規矩若恁麼正是謗他古人謂之出佛身血古人不似如今人苟且豈以一言半句以當平生若扶豎宗教續佛壽命所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着意路作情解涉道理處看他此箇示衆蓋爲他曾見作家來所以有作家鉗鎚凡出一言半句不是心機意識思量鬼窟裏作活計直是超羣拔萃坐斷古今不容擬議他家用處盡是如此一日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鰲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取時稜道者出衆云恁麼則今日堂中大有

人喪身失命去在又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

眼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倚又云望州亭與汝

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

汝相見了也時有僧出便問僧堂前卽且置

如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處雪峯驟步歸

四一

三三

方丈他常舉這般語示衆只如道盡大地撮

來如粟米粒大這箇時節且道以情識卜度

得麼須是打破羅籠得失是非一時放下洒

洒落落自然透得他圈續方見他用處且道

雪峯意在什麼處人多作情解道心是萬法

之主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沒交涉到

這裏須是箇真實漢聊聞舉着徹骨徹髓見

得透且不落情思意想若是箇本色行脚衲

子見他恁麼已是卽當爲人了也看他雪竇

頌云

四一

三三

牛頭沒

閃電相似

馬頭回

如擊石火

曹溪鏡裏

絕塵埃

打破鏡來與你相見須是打破始得

打鼓看來君不

見

打破你眼睛莫輕易好

百花春至爲誰

開

法不相鏡一場狼籍

雪竇自然見他古人只消去他命脉上一剎

與他頌出牛頭沒馬頭回且道說箇什麼見

得透底如早朝喫粥齋時喫飯相似只是尋

常雪竇慈悲當頭一鎚擊碎一句截斷只是

不妨孤峻如擊石火似閃電光不露鋒銚無

你湊泊處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麼此兩句

一時道盡了也雪竇第三句却通一線道略

露些風規早是落草第四句直下更是落草

若向言上生言句上生句意上生意作解作

會不唯帶累老僧亦乃辜負雪竇古人句雖

如此意不如此終不作道理繫縛人曹溪鏡

裏絕塵埃多少人道靜心便是鏡且喜沒交涉只管作計較道理有什麼了期這箇是本分說話山僧不敢不依本分牛頭沒馬頭回雪竇分明說了也自是人不見所以雪竇如此郎當頌道打鼓看來君不見癡人還見麼更向你道百花春至爲誰開可謂豁開戶牖與你一時八字打開了也及乎春來幽谷野澗乃至無人處百花競發你且道更爲誰開舉雲門垂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半河收舊曆日河北這裏不收舊曆日十五日已後遣將一句來不免從朝至暮切忌道着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是十六日月如流日收蝦跳不出斗誰家無明月清風還知鹿海神知貴不知價雲門初叅睦州州旋機電轉直是難湊泊尋常接人纔跨門便搗住云道道擬議不來便推出云秦時轆轤鑽雲門凡去見至第三回

馬一

三

纔敲門州云誰門云文偃纔開門便跳入州搗住云道道門擬議便被推出門一足在門闔內被州急合門拶折雲門脚門忍痛作聲忽然大悟後來語脉接人一模脫出睦州後於陳操尚書宅住三年睦州指往雪峯處去至彼出衆便問如何是佛峯云莫寐語雲門便禮拜一住三年雪峯一日問子見處如何門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又云我首座牧牛也復云我首座坐行脚也忽一日令撞鐘三門前接首座衆皆訝之雲門果至便請入首座寮解包靈樹人號曰知聖禪師過去未來事皆預知一日廣主劉王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靈樹已先知怡然坐化廣主怒曰和尚何時得疾侍者對曰師

不曾有疾適封一合子令侯王來呈之廣主
開合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廣主
悟旨遂寢兵請雲門出世住靈樹後來方住
雲門師開堂說法有鞠常侍致問靈樹果子
熟也未門云什麼年中得信道生復引劉王

四一

三五

昔爲賣香客等因緣劉王後謚靈樹爲知聖
禪師靈樹生生不失通雲門凡三生爲王所
以失通一日劉王詔師入內過夏共數人尊
宿皆受內人問訊說法唯師一人不言亦無
人親近有一直殿使書一偈貼在碧玉殿上
云大智修行始是禪禪門宜默不宜喧萬般
巧說爭如實輸却雲門總不言雲門尋常愛
說三字禪顧鑒嘆又說一字禪僧問殺父殺
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門云
露又問如何是正法眼藏門云普直是不容

擬議到平鋪處又却罵人若下一句語如鐵
橛子相似後出四哲乃洞山初智門寬德山
圓香林遠皆爲大宗師香林十八年爲侍者
凡接他只叫遠侍者遠云喏門云是什麼如
此十八年一日力悟門云我今後更不叫汝

雲門尋常接人多用睦州手段只是難爲湊
泊有抽釘拔楔底鉗鎚雪竇道我愛韶陽新
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垂箇問頭示衆云
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
來坐斷千差不通凡聖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十五日已前這語已坐斷千差十五日已後
這語也坐斷千差是他不道明日是十六後
人只管隨語生解有什麼交涉他雲門立箇
宗風須是有箇爲人處垂語了却自代云日
日是好日此語通貫古今從前至後一時坐

斷山僧如此說話也是隨語生解他殺不如
自殺纔作道理墮坑落澁雲門一句中三句
俱備蓋是他家宗旨如此垂一句語須要歸
宗若不如此只是杜撰此事無許多論說而
未透者却要如此若透得便見古人意旨看
取雪竇打葛藤

去却一

七字八句四什麼拈得七却不放

過上下四維無等匹

何似生上是天下是地東南西北與四維

有什麼等匹爭奈

徐行踏斷流水聲

莫問脚跟

拄杖在我手裏

縱觀寫出飛禽跡

眼裏亦無

葛藤窟裏去了也

此消息野狐精見解草茸茸

依前只在舊窠裏裏

什麼消息墮

在手

空生巖畔花狼籍

在什麼處不唧

彈指堪悲舜若多

四方

畫法界向舜若多鼻孔裏

莫動着

前言何

道將一句來在什麼處

動着三十棒

自領出

去便打

二十六

雪竇頌古偏能如此當頭以金剛王寶劍揮
一下了然後略露些風規雖然如此畢竟無
有二解去却一拈得七人多作算數會道去
却一是十五日已前事雪竇驀頭下兩句言
語印破了却露出教人見去却一拈得七切
忌向言句中作活計何故胡餅有什麼汁人
多落在意識中須是向語句未生已前會取
始得大用現前自然見得也所以釋迦老子
成道後於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
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我寧不說法疾入
於涅槃到這裏覓箇開口處不得以方便力
故爲五比丘說已至三百六十會說一代時
教只是方便所以脫珍御服着弊垢衣不得
已而向第二義門中淺近之處誘引諸子若
教他向上全提盡大地無一箇半箇且道作

麼生是第一句到這裏雪竇露些意教人見
你但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外不見
有山河大地內不見有見聞覺知如大死底
人却活相似長短好惡打成一片一一拈來
更無異見然後應用不失其宜方見他道去
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若於此句透
得直得上下四維無有等匹森羅萬象草芥
人畜着着全彰自己家風所以道萬象之中
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覓
今日看來火裏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人多
逐末不求其本先得本正自然風行草偃水
到渠成徐行踏斷流水聲徐徐行動時浩浩
流水聲也應踏斷縱觀寫出飛禽跡縱目一
觀直饒是飛禽跡亦如寫出相似到這裏鏖
湯爐炭吹散滅劍樹刀山喝便摧不爲難事

雪竇到此慈悲之故恐人坐在無事界中復
道草茸茸烟寥寥所以蓋覆却直得草茸茸
烟寥寥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喚作日日是好
日得麼且喜沒交涉直得徐行踏斷流水聲
也不是縱觀寫出飛禽跡也不是草茸茸也
不是烟寥寥也不是直饒總不恁麼正是空
生巖畔花狼籍也須是轉過那邊始得豈不
見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尊者曰
空中雨花讚嘆復是何人天曰我是天帝釋
尊者曰汝何讚嘆天曰我重尊者善說般若
波羅密多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
云何讚嘆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
聞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雪竇亦曾有頌
云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峯如畫碧崔嵬空生
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天帝旣動地

雨花到這裏更藏去那裏雪竇又道我恐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忙忙擾擾知何窮八面清風惹衣袂直得淨裸裸赤洒洒都無纖毫過患也未爲極則且畢竟如何即是看取下文云彈指堪悲舜若多梵語舜若多

周

天

此云虛空神以虛空爲體無身覺觸得佛光照方現得身你若得似舜若多神時雪竇正好彈指悲歎又云真動着動着時如何白日青天開眼瞌睡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未曾親觀如隔大千設使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燥漢所以道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無佛處獨稱尊始較些子其或未然於一毫頭上透得放大光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信手拈來無有不

馬

王

是且道得箇什麼如此奇特復云大衆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卽今事且致雪竇公案又作麼生看取下文

舉僧問法眼

道什麼擔枷過狀

慧超咨和尚如何

是佛

道什麼眼晴突出

法眼云汝是慧超

依樣脫出鍊餒

飴就身打劫

法眼禪師有啐啄同時底機具啐啄同時底用方能如此答話所謂超聲越色得大自在縱奪臨時殺活在我不妨奇特然如此箇公案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會者不少不知古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下撥開一條正路後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會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辜負自己亦乃深屈古

人若要見他全機除非是一棒打不回頭底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向言外知歸方有少分相應若一一作情解盡大地是滅胡種族底漢只如超禪客於此悟去也是他尋常管帶叅究所以一言之下如桶底脫相似只如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也不曾叅請入室一日法眼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尚豈不知某甲於青林處有箇入頭法眼云汝試爲我舉看則云某甲問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法眼云好語恐你錯會可更說看則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某甲是佛更去覓佛法眼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憤便起單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也則到中路自付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賺我耶遂回再叅法眼云你但

馬一

三十一

問我我爲你答則便問如何是佛法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如今有者只管瞠眼作解會所謂彼既無瘡勿傷之也這般公案久叅者一舉便知落處法眼下謂之箭鋒相拄更不用五位君臣四料簡直論箭鋒相拄是他家風如此一句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句下尋思卒摸索不着法眼出世有五百衆是時佛法大興時韶國師久依疎山自謂得旨乃集疎山平生文字頂相領衆行脚至法眼會下他亦不去入室只令衆徒隨衆入室一日法眼陞座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惘然而退韶在衆聞之忽然大悟後出世承嗣法眼有頌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印云只這一頌可繼吾宗子後

有王侯敬重吾不如汝看他古人恁麼悟去
是什麼道理不可只教山僧說須是自己二
六時中打辦精神似恁麼與他承當他日向
十字街頭垂手爲人也不爲難事所以僧問
法眼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有甚相辜
負處不見雲門道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
劫悟雪竇後面頌得不妨顯赫試舉看

馬一

手

江國春風吹不起

盡大地那裏得這消息文彩已彰

鷓鴣

啼在深花裏

喃喃何用又被風吹別調中豈有恁麼事

三級浪

高魚化龍

通這一路莫護大衆好踏著龍頭

癡人猶辱夜

塘水

扶籬摸壁挨門傍戶衲僧有什麼用處守株待兔

雪竇是作家於古人難咬難嚼難透難見節
角誦訛處頌出教人見不妨奇特雪竇識得
法眼關楬子又知慧超落處更恐後人向法
眼言句下錯作解會所以頌出這僧如此問

法眼如是答便是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
在深花裏此兩句只是一句且道雪竇意在
什麼處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
風吹不起用頌汝是慧超只這箇消息直饒
江國春風也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用頌
諸方商量這話浩浩地似鷓鴣啼在深花裏
相似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一
句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
也端蓋天蓋地他問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
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
花裏向這裏薦得去可以丹霄獨步你若作
情解三生六十劫雪竇第三第四句忒煞傷
慈爲人一時說破超禪師當下大悟處如三
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辱夜塘水禹門三級
浪孟津卽是龍門禹帝鑿爲三級今三月三

桃花開時天地所感有魚透得龍門頭上生
角昂鬚鬣尾擎雲而去跳不得者點額而回
癡人向言下咬嚼似肩夜塘之水求魚相似
殊不知魚已化爲龍也端師翁有頌云一文
大光錢買得箇油糞喫向肚裏了當下不聞
飢此頌極好只是太拙雪竇頌得極巧不傷
鋒犯手舊時慶藏主愛問人如何是三級浪
高魚化龍我也不必在我且問你化作龍去
卽今在什麼處

垂示云會則途中受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
不會則世諦流布羝羊觸藩守株待兔有時
一句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句如金剛王寶劍
有時一句坐斷天下人舌頭有時一句隨波
逐浪若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別機宜識休咎
相共證明若也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以坐

斷十方壁立千仞所以道大用現前不存軌
則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
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且道憑箇什麼道理還
委悉麼試舉看

舉翠岳夏末示衆云一夏以來爲兄弟說

話開口罵看翠岳眉毛在麼只贏得眼睛

花也失了入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的然

長慶云生也舌頭落地將雲門云關走

處去天下衲僧

古人有晨叅暮請翠岳至夏末却恁麼示衆

然而不妨孤峻不妨驚天動地且道一大藏

教五千四十八卷不免說心說性說頓說漸

還有這箇消息麼一等是恁麼時節翠岳就

中奇特看他恁麼道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

古人垂一鉤終不虛設須是有箇道理爲人

人多錯會道白日青天說無向當話無事生
事夏末先自說過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
他且喜沒交涉這般見解謂之滅胡種族歷
代宗師出世若不垂示於人都無利益圖箇
什麼到這裏見得透方知古人有驅耕夫之
牛奪飢人之食手段如今人問着便向言句
下咬嚼眉毛上作活計看他屋裏人自然知
他行履處千變萬化節角諄諄着着有出身
之路便能如此與他酬唱此語若無奇特雲
門保福長慶三人咂咂地與他酬唱作什麼
保福云作賊人心虛只因此語惹得適來說
許多情解且道保福意作麼生切忌向句下
覓他古人你若生情起念則換你眼睛殊不
知保福下一轉語截斷翠岳脚跟長慶云生
也人多道長慶隨翠岳脚跟轉所以道生也

且得沒交涉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
各有出身處我且問你是什麼處是生處一
似作家面前金剛王寶劍直下使用若能打
破常流見解截斷得失是非方見長慶與他
酬唱處雲門云關不妨奇特只是難參雲門
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
看他古人臨機酬唱自然與今時人迥別此
乃下句底樣子他雖如此道意決不在那裏
既不在那裏且道在什麼處也須仔細自參
始得若是明眼人有照天照地底手脚直下
八面玲瓏雪竇爲他一箇關字和他三箇穿
作一串頌出

翠岳示徒

這老賊教壞人家男女

千古無對

千箇萬箇也有

一箇半箇

關字相酬

不信道不妨奇特若是恁麼人方解恁麼

道失錢遺罪

氣吞聲雪竇也

潦倒保福

不少和聲便打

同行道洋猶作這抑揚難得放行犯住誰是生同死
去就兩箇三箇真誘他好且嘮嘮翠岳這對孤精分明是
喜浸交涉賊道着也不妨白圭無玷還辦得麼天誰
捉敗了也辨真假多是假山僧從長慶相諳是精
未是他始得未無那碧眼胡僧眉毛生也在什麼處從頂門
未得一半在草也上至脚跟下一莖

雪竇若不恁麼慈悲頌出令人見爭得名善
知識古人如此一一皆是事不獲已蓋爲後
學着他言句轉生情解所以不見古人意旨
如今忽有箇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眾恠他
不得雖然如此也須實到這田地始得雪竇
道千古無對他只道看翠岳眉毛在麼有什
麼奇特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
半句出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
得雪竇着一言半句如金剛王寶劍如踞地

馬一

圭

獅子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若不是頂門具眼
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箇示衆直得千古無
對過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雪竇爲人意在
什麼處你且作麼生會他道千古無對闕字
相酬失錢遭罪這箇意如何直饒是具透關
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翠岳失
錢遭罪是雪竇失錢遭罪是雲門失錢遭罪
你若透得許你具眼潦倒保福抑揚難得抑
自己揚古人且道保福在什麼處是抑什麼
處是揚嘮嘮翠岳分明是賊且道他偷什麼
來雪竇却道是賊切忌隨他語脉轉却到這
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頌翠岳大
似白圭相似更無些瑕翳誰辨真假可謂罕
有人辨得雪竇有大才所以從頭至尾一串
穿却末後却方道長慶相諳眉毛生也且道

生也在什麼處急着眼看

垂示云明鏡臨臺妍醜自辨鑊錮在手殺活臨時漢去胡來胡來漢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且道到這裏又作麼生若無透關底眼轉身處到這裏灼然不奈何且道如何是透關

底眼轉身處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

河北河南總說不着爛泥裏有

刺不在河南

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開也

正在河北
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見成公案還見麼便打

大凡參禪問道明究自己切忌揀擇言句何

故不見趙州舉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不見雲門道如今禪和子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上才語句那箇是就身處打出語不知古人方便門中爲初機後學未明心地未見本性不得已而立箇方便語句

如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那裏如此葛藤須是斬斷語言格外見諦透脫得去可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久參先德有見而未透透而未明謂之請益若是見得透請益却要語句上周旋無有凝滯久參請益與賊過梯其實此事不在言句上所以雲門道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何須達磨西來汾陽十八問中此問謂之驗主問亦謂之探拔問這僧致箇問頭也不妨奇特若不是趙州也難抵對他這僧問如何是趙州趙州是本分作家便向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僧云某甲不問這箇趙州州云你問那箇趙州後人喚作無事禪賺人不少何故他問趙州州答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所以只答他趙州你若恁麼會三家村

裏漢更是會佛法去只這便是破滅佛法如將魚目比况明珠似則是則不是山僧道不在河南正在河北且道是有事是無事也須是子細始得遠錄公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指南之旨不在言詮十日一風五日一雨

馬一

三七

安邦樂業鼓腹謳歌謂之太平時節謂之無事不是拍盲便道無事須是透過關捩子出得荆棘林淨裸裸赤灑灑依前似平常人由你有事也得無事也得七縱八橫終不執無定有有般底人道本來無一星事但只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此是大妄語謂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元來不曾參得透見人說心說性說玄說妙便道只是狂言本來無事可謂一盲引衆盲殊不知祖師未來時那裏喚天作地喚山作水來爲什麼祖師更西來諸方陞

堂入室說箇什麼盡是情識計較若是情識計較情盡方見得透若見得透依舊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古人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到這箇田地自然淨裸裸赤灑灑若極則理論也未是安穩處在到

這裏人多錯會打在無事界裏佛也不禮香也不燒似則也似爭奈脫體不是纔問着却是極則相似纔拶着七花八裂坐在空腹高心處及到臘月三十日換手搥背已是遲了也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且道作麼生摸索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這些子是難處所以雪竇拈出來當面示人趙州一日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也趙州矍然云大王萬福侍者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來也叅到這裏見到這裏不妨奇特南禪師拈

云侍者只知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
求人不覺渾身泥水這些子實處諸人還知
麼看取雪竇頌

句裏呈機劈面來

響魚行水濁
莫謗趙州好

爍迦羅眼

絕纖埃

沙撒土莫帶累趙
州撈天摸地作什麼

東西南北門

相對

開也那裏有許多門背
却趙州城向什麼處去

無限輪鎚擊

不開

自是你輪鎚
不到開也

趙州臨機一似金剛王寶劍擬議卽截却你
頭往往更當面換却你眼睛這僧也敢捋虎
鬚致箇問頭大似無事生事爭奈句中有機
他旣呈機來趙州也不辜負他問頭所以亦
呈機答不是他特地如此蓋爲透底人自然
合轍一似安排來相似不見有一外道手握
雀兒來問世尊云且道某甲手中雀兒是死
耶是活耶世尊遂騎門闌云你道我出耶入

耶一本云世尊豎起
拳頭云開也合也外道無語遂禮拜此話
便似這公案古人自是血脉不斷所以道問
在答處答在問處雪竇如此見得透便道句
裏呈機劈面來句裏有機如帶兩意又似問
人又似問境相似趙州不移易一絲毫便向
他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爍迦羅眼絕纖埃
此頌趙州人境俱奪向句裏呈機與他答此
謂之有機有境纔轉便照破他心膽若不如
此難塞他問頭爍迦羅眼者是梵語此云堅
固眼亦云金剛眼照見無碍不唯千里明察
秋毫亦乃定邪決正辨得失別機宜識休咎
雪竇云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鎚擊不開
旣是無限輪鎚何故擊不開自是雪竇見處
如此你諸人又作麼生得此門開去請參詳
看

垂示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千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飲氣吞聲若向下轉去醯鷄蠅蠹蠢動含靈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仞儻或不上不下又作麼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

探草影草

僧便喝

作家禪客

且莫詳明頭也離恁麼去

州云老僧被汝一喝

機騰人

喝四喝後作麼生

逆水之波未曾有一人出得頭入那裏去僧

無語

杲然摸索不着

州便打云

若使睦州盡令而行盡大地草木悉

新爲這掠虛頭漢

放過一着落在第二

大凡扶豎宗教須是有本分宗師眼目有本分宗師作用睦州機鋒如閃電相似愛勘座

主尋常出一言半句似箇荆棘叢相似著手脚不得他纔見僧來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又見僧云上座僧回首州云檐板漢又示衆云未有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睦州爲人多如此這僧也善雕琢爭奈龍頭蛇尾當時若不是睦州也被他惑亂一場只如他問近離什麼處僧便喝且道他意作麼生這老漢也不忙緩緩地向他道老僧被汝一喝似領他話在一邊又似驗他相似斜身看他如何這僧又喝似則似是則未是被這老漢穿却鼻孔來也遂問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這僧果然無語州便打云這掠虛頭漢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可惜許這僧無語惹得睦州道掠虛頭漢若是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

生合作麼生祇對免得他道掠虛頭漢這裏
若是識存亡別休咎腳踏實地漢誰管三喝
四喝後作麼生只爲這僧無語被這老漢便
據款結案聽取雪竇頌出

兩喝與三喝

雷聲浩大雨點全無自古至今罕有人恁麼

作者

知機變

若不是作家爭驗得只恐不恁麼

若謂騎虎頭

回

漢虎頭如何騎多少人恁麼會也有人作這見解出觀口何止兩箇自領出去

誰瞎漢

教誰辨別有來後句箇字瞎殺人

拈來天下與人看

看即不無覷着即瞎聞黎若着眼看則兩手拈

空恁麼舉目道是第幾機

雪竇不妨有爲人處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
亂喝所以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
時一喝却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
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興化道我見你諸
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喝

馬一

四上

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氣息
一點也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
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
只管胡喝亂喝作什麼臨濟道我聞汝等總
學我喝我且問你東堂有僧出西堂有僧出
兩箇齊下喝那箇是賓那箇是主你若分賓
主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所以雪竇頌道作
者知機變這僧雖被睦州收他却有識機變
處且道什麼處是這僧識機變處鹿門智禪
師點這僧云識法者懼品頭道若論戰也箇
箇立在轉處黃龍和尚道窮則變變則通
這箇些子是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你若
識機變舉着便知落處有般漢不管他道三
喝四喝作什麼只管喝將去說什麼三十二
十喝喝到彌勒佛下生謂之騎虎頭若恁麼

知見不識睦州則固是要見這僧太遠在如人騎虎頭須是手中有刀兼有轉變始得雪竇道若恁麼二俱成瞎漢雪竇似倚天長劍凜凜全威若會得雪竇意自然千處萬處一時會便見他雪竇後面頌只是下注脚又道誰瞎漢且道是賓家瞎是主家瞎莫是賓主一時瞎麼拈來天下與人看此是活處雪竇一時頌了也爲什麼却道拈來天下與人看且道作麼生看開眼也着合眼也着還有人免得麼

夾山無碍禪師降魔表

慧芳附刊

臣聞三乘路廣法界無涯智海晏清十方安泰時有魔軍競起侵撓心田六賊既強心王驚動朝生百恠暮起千邪撼惑眞如困勞法

四三

四三

體菩提道路隔絕不通破壞涅槃傷殘三寶無爲珠玉悉被偷將大藏法財皆遭劫奪塵勞翳日欲火亘天飄蕩法城焚燒聖境臣乃見如斯暴亂恐佛法以難存遂與六波羅密商量同爲剪滅遣性空爲密使聽探魔軍見今屯在五蘊山中有八萬四千餘衆旣知體勢計在剎那遂點十八界雄兵並立體空爲號人人有無碍之力箇箇懷勇健之能直心爲見性之功一正去百邪之亂攬堅固甲執三昧鎗智箭禪弓光明慧劍向大乘門中訓練寂滅山內安營三明嶺上開旗八正路邊排布遣大覺性爲捉生之將游歷四方搜求妄想之踪抄截無明之蹟復使慈悲王破三毒之寨忍辱帥伐嗔怒之城精進軍除傲慢之妖喜捨士捉慳貪之賊逡巡而魔軍大起

殺氣衝天臣乃部領摩訶一時齊入當爾之時
 時眼不觀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了味
 身不受觸意不攀緣一志向前念念不退倏
 忽而魔軍大敗六賊全輪殺戮無邊掃除蕩
 盡生擒妄想活捉無明領向涅槃場中以慧

第一

第三

劍斬為三段煩惱林當時摧折人我山化作
 微塵癡愛網遭智火焚燒邪見林被慧風吹
 竭因茲三明再朗四智重圓內外無瑕廓然
 清淨心王坐懽喜之殿真如登解脫之樓自
 性遊無碍之堂三身踞法空之座從茲法界
 寧靜永絕翳塵共渡生死之河齊到菩提之
 岸魔軍既退合具奏聞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一

音釋

虜 郎古切音魯北狄曰莫莫上力結切音
 虜以其習尚虜掠也

音結頭傾也諡神至切音示耳荒故切呼
 人多節目也諡行之跡也
 捋水 捋 徂宗切音捋捋音偶切音
 器 捋 徂馬切音捋捋音偶切音
 也 捋 徂馬切音捋捋音偶切音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二 馬二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垂示云佛祖大機全歸掌握人天命脉悉受
指呼等閑一句一言驚羣動衆一機一境打

馬二

鎖敲枷接向上機提向上事且道什麼人曾

恁麼來還有知落處麼試舉看

舉黃檗示衆云

打水碍盆一口吞盡
天下衲僧跳不出汝等

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

道着踏破
草鞋掀天

搖何處有今日

用今日作什麼
不妨驚羣動衆還知大底

國裏無禪師麼

老僧不會一口吞
盡也是雲居羅漢時有僧

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

也好
與一

撥臨機不
得不恁麼

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直得
分疎

不下瓦解水消
龍頭蛇尾漢

黃檗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天性會禪師昔遊

天台路逢一僧與之談笑如故相識熟視之

目光射人頗有異相乃偕行屬溪水暴漲乃

植杖捐笠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請渡彼

卽褰衣蹠波如履平地回顧云渡來渡來師

咄云這自了漢吾早知捏怪當斫汝脛其僧

歎曰真大乘法器言訖不見初到百丈丈問

云巍巍堂堂從什麼處來檗云巍巍堂堂從

嶺中來丈云來爲何事檗云不爲別事百丈

深器之次日辭百丈丈云什麼處去檗云江

西禮拜馬大師去丈云馬大師已遷化去也

你道黃檗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却

云某甲特地去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

審平日有何言句願聞舉示丈遂舉再參馬

祖因緣祖見我來便豎起拂子我問云卽此

用離此用祖遂掛拂子於禪牀角良久祖却

問我汝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爲人我取拂子
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我將拂子掛禪牀
角祖振威一喝我當時直得三日耳聾黃檗
不覺悚然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
麼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大師大機

馬二

二

大用若承嗣馬師他日已後喪我兒孫丈云
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智過於師方
堪傳授子今見處宛有超師之作諸人且道
黃檗恁麼問是知而故問耶是不知而問耶
須是親見他家父子行履處始得黃檗一日
又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檗
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百丈云將謂汝是箇
人遂乃起入方丈檗與裴相國爲方外友裴
鎮宛陵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
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乃云會麼裴云不會檗

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
何處更有吾宗裴乃以頌贊云自從大士傳
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
盃今日渡漳濱八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
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

師亦無喜色云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
養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輕揖等閑人
檗住後機鋒峭峻臨濟在會下睦州爲首座
問云上座在此多時何不去問話濟云教某
甲問什麼話卽得座云何不去問如何是佛

馬三

三

法的大意濟便去問三度被打出濟辭座
曰蒙首座令三番去問被打出恐因緣不在
這裏暫且下山座云子若去須辭和尚去方
可首座預去白檗云問話上座甚不可得和
尚何不穿鑿敎成一株樹去與後人爲陰涼

磔云吾已知濟來辭磔云汝不得向別處去
直向高安灘頭見大愚去濟到大愚遂舉前
話不知某甲過在什麼處愚云磔與麼老婆
心切爲你微困更說什麼有過無過濟忽然
大悟云黃磔佛法無多子大愚擗住云你適
來又道有過而今却道佛法無多子濟於大
愚脇下墜三拳愚拓開云汝師黃磔非干我
事一日磔示衆云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
未知向上關捩子在是時石頭馬祖下禪和
子浩浩地說禪說道他何故却與麼道所以
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
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只
圖熱鬧也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
今日事也唐時愛罵人作噇酒糟漢人多喚
作黃磔罵人具眼者自見佗落處大意垂一

釣釣人問衆中有一不惜身命底禪和便解恁
麼出衆問佗道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
生也好一撻這老漢果然分疎不下便却漏
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且道意在什麼處
佗從上宗旨有時擒有時縱有時殺有時活
有時放有時收敢問諸人作麼生是禪中師
山僧恁麼道已是和頭沒却了也諸人鼻孔
在什麼處良久云穿却了也

凜凜孤風不自誇猶自不知有也端居寰

海定龍蛇也要別端素也大中天子曾輕

觸說什麼大中天子在大地球三度親遭

弄爪牙死蝦蟆多口作什麼未爲奇特猶

十方世界乃至山河大地盡在黃磔底乞命

雪竇此一頌一似黃磔真贊相似人却不得
作真贊會他底句下便有出身處分明道凜

凜孤風不自誇黃檗恁麼示衆且不是爭人
負我自逞自誇若會這箇消息一任七縱八
橫有時孤峯頂獨立有時鬧市裏橫身豈可
僻守一隅愈捨愈不歇愈尋愈不見愈擔荷
愈沒溺古人道無翼飛天下有名傳世間盡
情捨却佛法道理玄妙奇特一時放下却較
些子自然觸處現成雪竇道端居寰海定龍
蛇是龍是蛇入門來便驗取謂之定龍蛇眼
擒虎兇機雪竇又道定龍蛇兮眼何正擒虎
兇兮機不全又道大中天子曾經觸三度親
遭弄爪牙黃檗豈是如今惡脚手從來如此
大中天子者續咸通傳中載唐憲宗有二子
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年十三
少而敏黠常愛跣趺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
罷大中乃戲登龍牀作揖羣臣勢大臣見而

馬二

五

謂之心風乃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我弟
乃吾宗英胄也穆宗於長慶四年晏駕有三
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二年內臣
謀易之文宗繼位一十四年武宗即位常喚
大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
位遂打殺致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甦遂潛
遁在香嚴閑和尚會下後剃度爲沙彌未受
具戒後與志閑遊方到廬山因志閑題瀑布
詩云穿雲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閑
吟此兩句佇思久之欲釣他語脉看如何大
中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閑方知不是尋常人乃默而識之後到鹽官
會中請大中作書記黃檗在彼作首座檗一
日禮佛次大中見而問曰不着佛求不着法
求不着僧求禮拜當何所求檗云不着佛求

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常禮如是大中云用禮
何爲禪便掌大中云太龕生禪云這裏什麼
所在說龕說細禪又掌大中後繼國位賜黃
襪爲龕行沙門裴相國在朝後奏賜斷際禪
師雪竇知他血脉出處使用得巧如今還有
弄爪牙底麼便打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亦今
時之樞要若論殺也不傷一毫若論活也喪
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
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傳爲什麼却有許

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試說看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

錢蕢菴天下
衲僧跳不出山云

麻三斤

灼然破草鞋指槐
樹罵柳樹爲秤鎚

這箇公案多少人錯會直是難咬嚼無你下
口處何故淡而無味古人有多少答佛話或

爲二

六

云殿裏底或云三十二相或云杖林山下竹
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妨截斷古人
舌頭人多作話會道洞山是時在庫下秤麻
有僧問所以如此答有底道洞山問東答西
有底道你是佛更去問佛所以洞山遠路答
之死漢更有一般道只這麻三斤便是佛且
得沒交涉你若恁麼去洞山句下尋討參到
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在何故言語只是載
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管去句中求有什
麼巴鼻不見古人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見
道即忘言若到這裏還我第一機來始得只
這麻三斤一似長安大路一條相似舉足下
足無有不是這箇話與雲門餬餅話是一般
不妨難會五祖先師頌云賤賣擔板漢貼秤
麻三斤千百年滯貨無處着渾身你但打疊

得情塵意想計較得失是非一時淨盡自然會去

金烏急

左眼半斤快鷄趕不及火焰裏橫身玉兔速

右眼八兩姮娥

宮裏作窠窩

善應何曾有輕觸

如鐘在扣展事如谷受響

投機見洞山

錯認定盤星目是關黎恁麼見跛驚盲龜入

空谷

自領出去同坑無異土阿誰打你鷄子死

花簇簇錦簇簇

兩重公案一狀領過依舊一版

南地竹兮北地木

三重也有四重

公案頭上安頭

因思長慶陸大夫

癡兒牽伴山僧也恁麼雪竇也

恁麼

解道合笑不合哭

呵呵蒼天夜嘆什麼半更奈克苦

打便

雪竇見得透所以劈頭便道金烏急玉兔速與洞山答麻三斤更無兩般日出月沒日日如是人多鮮解只管道金烏是左眼玉兔是右眼纔問着便瞠眼云在這裏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道垂鈞

四海只釣得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雪竇是出陰界底人豈作這般見解雪竇輕輕去敲關擊節處畧露些子教你見便下箇注脚道善應何曾有輕觸洞山不輕許這僧如鐘在扣如谷受響大小隨應不敢輕觸雪竇一時突出心肝五臟呈似你諸人了也雪竇有靜而善應頌云覲面相呈不在多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金鎚影動寶劍光寒直下來也急着眼看洞山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渣渡門云夏在甚麼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參堂去師晚間入室親近問云某甲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於言下豁然大悟遂云某甲他日向無入烟處卓箇庵子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

常接待往來十方大善知識盡與伊抽却釘
拔却楔拈却胭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各令
灑灑落落地作箇無事人去門云身如柳子
大開得許大口洞山便辭去他當時悟處直
下穎脫豈同小見後來出世應機麻三斤語
諸方只作答佛話會如何是佛杖林山下竹
筋鞭丙丁童子來求火只管於佛上作道理
雪竇云若恁麼作展事與投機會正似跛鱉
盲龜入空谷何年日月尋得出路去花簇簇
錦簇簇此是僧問智門和尚洞山道麻三斤
意旨如何智門云花簇簇錦簇簇會麼僧云
不會智門云南地竹兮北地木僧回舉似洞
山云我不爲汝說我爲大衆說遂上堂云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雪
竇破人情見故意引作一串頌出後人却轉

馬二

八

生情見道麻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道南地
竹兮北地木花簇簇錦簇簇是棺材頭邊畫
底花草還識羞麼殊不知南地竹兮北地木
與麻三斤只是阿爺與阿爹相似古人答一
轉語決是意不恁麼正似雪竇道金烏急玉
兔速自是一般寬曠只是金鑰難辨魚魯參
差雪竇老婆心切要破你疑情更引箇死漢
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若論他
頌只頭上三句一時頌了我且問你都盧只
是箇麻三斤雪竇却有許多葛藤只是慈悲
忒煞所以如此陸亘大夫作宣州觀察使參
南泉泉遷化亘聞喪入寺下祭却呵呵大笑
院主云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義何不哭大
夫云道得即哭院主無語亘大哭云蒼天蒼
天先師去世遠矣後來長慶聞云大夫合笑

馬二

九

不合哭雪竇借此意大綱道你若作這般情
解正好笑莫哭是即是末後有一箇字不妨
諍訛更道嘆雪竇還洗得脫麼

垂示云雲凝大野徧界不藏雪覆蘆花難分
朕迹冷處冷如冰雪細處細如米末深深處
佛眼難窺密密處魔外莫測舉一明三即且
止坐斷天下人舌頭作麼生道且道是什麼
人分上事試舉看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

白馬入蘆花
道什麼點

巴陵云銀椀裏盛雪

塞斷你咽喉
七花八裂

這箇公案人多錯會道此是外道宗有什麼
交涉第十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數
因見第十四祖龍樹尊者以針投鉢龍樹深
器之傳佛心宗繼爲第十五祖楞伽經云佛
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馬祖云凡有言句是

提婆宗只以此箇爲主諸人盡是衲僧門下
客還曾體究得提婆宗麼若體究得西天九
十六種外道被汝一時降伏若體究不得未
免着返披袈裟去在且道是作麼生若道言
句是也沒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沒交涉且
道馬大師意在什麼處後來雲門道馬大師
好言語只是無人問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
宗門云九十六種汝是最下一種昔有僧辭
大隋隋云什麼處去僧云禮拜普賢去大隋
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盡在這裏僧畫一圓
相以手托呈師又拋向背後隋云侍者將一
貼茶來與者僧去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
這裏自領出去又云赤旛在我手裏西天論
議勝者手執赤旛負墮者返披袈裟從偏門
出入西天欲論議須得奉王勅於大寺中聲

馬二

十

鐘擊鼓然後論議於是外道於僧寺中封禁鐘鼓爲之沙汰時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難遂運神通登樓撞鐘欲擯外道外道遂問樓上聲鐘者誰提婆云天外道云天是誰婆云我外道云我是誰婆云我是你外道云你是誰婆云你是狗外道云狗是誰婆云狗是你如是七返外道自知負墮伏羲遂自開門提婆於是從樓上持赤幡下來外道云汝何不後婆云汝何不前外道云汝是賤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展轉問提婆折以無碍之辯由是歸伏時提婆尊者手持赤幡義墮者幡下立外道皆斬首謝過時提婆止之但化令削髮入道於是提婆宗大興雪竇後用此事而頌之巴陵衆中謂之鑒多口常縫坐具行脚深得他雲門脚跟下大事所以奇特後

馬二

十二

出世法嗣雲門先住岳州巴陵更不法嗣書只將三轉語上雲門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如何是吹毛劍珊瑚枝枝撐着月如何是提婆宗銀梳裏盛雪雲門云他日老僧忌辰只舉此三轉語報恩足矣自後果不作忌辰齋依雲門之囑只舉此三轉語然諸方答此話多就事上答唯有巴陵恁麼道極是孤峻不妨難會亦不露些子鋒銚八面受敵着着有出身之路有陷虎之機脫人情見若論一色邊事到這裏須是自家透脫了卻須是遇人始得所以道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鞮彎弓作者諳此理若無師印授擬將何法語玄談雪竇隨後拈提爲人所以頌出

老新開千兵易得一將端的別是什麼端
難求多口阿師的頂門上
一着茅見也未解道銀梳裏盛雪蝦跳不出斗雨
重公案多少人

喪身 九十六箇應自知 兼身在內闍黎還

失命 不知却問天邊月 遠之遠矣自領 提婆宗

提婆宗 道什麼山僧在 赤旛之下起清風

百雜碎打云已着了也你且

去新頭截臂來與你道一句

老新開新開乃院名也端的別雪竇讚歎有

分且道什麼處是別處一切語言皆是佛法

山僧如此說話成什麼道理去雪竇微露些

子意道只是端的別後面打開云解道銀椀

裏盛雪更與你下箇注脚九十六箇應自知

負墮始得你若不知問取天邊月古人曾答

此話云問取天邊月雪竇頌了末後須有活

路有獅子返擲之句更提起與你道提婆宗

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巴陵道銀椀裏盛

雪爲什麼雪竇却道赤旛之下起清風還知

馬二

主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 直至如今

不會葛 雲門云對一說 無孔鐵鏈七花八

藤窠裏 禪家流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謂之教

外別傳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釋迦

老子四十九年住世三百六十會開談頓漸

權實謂之一代時教這僧拈來問云如何是

一代時教雲門何不與他紛紛解說却向他

道箇對一說雲門尋常一句中須具三句謂

之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放

去收來自然奇特如斬釘截鐵教人義解卜

度他底不得一大藏教只消三箇字四方八

面無你穿鑿處人多錯會却道對一時機宜

之事故說又道森羅及萬象皆是一法之所

印謂之對一說更有道只是說那箇一法有

什麼交涉非唯不會更入地獄如箭殊不知

古人意不如此所以道粉骨碎身未足醉一句了然超百億不妨奇特如何是一代時教只消道箇對一說若當頭薦得便可歸家穩坐若薦不得且伏聽處分

對一說

活潑潑言猶在耳不妨孤峻

太孤絕

傍觀有分何止壁立

千仞豈有

無孔鐵鎚重下楔

十三 鉗會名言也雲門老漢也

是泥裏洗土塊

閻浮樹下笑呵呵

四州八縣不曾

見箇漢同道者方

昨夜驪龍拗角折

非止驪龍

知能有幾人知

別別讚歎有分須是雪竇

還有證明麼啞

別別始得有什麼別處

韶陽老人得一概

在什麼處更有一概分付阿誰德山臨濟也須

對一說太孤絕雪竇讚之不及此語獨脫孤

危光前絕後如萬丈懸崖相似亦如百萬軍

陣無你入處只是忒煞孤危古人道欲得親

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端直是孤

峻且道什麼處是孤峻處天下人奈何不得

這僧也是箇作家所以如此問雲門又恁麼

答大似無孔鐵鎚重下楔相似雪竇使文言

用得甚巧閻浮樹下笑呵呵起世經中說須

彌南畔吹琉璃樹映閻浮洲中皆青色此洲

乃大樹爲名名閻浮提其樹縱廣七千由旬

下有閻浮壇金聚高二十由旬以金從樹下

出生故號閻浮樹所以雪竇自說他在閻浮

樹下笑呵呵且道他笑箇什麼笑昨夜驪龍

拗角折只得瞻之仰之讚歎雲門有分雲門

道對一說似箇什麼如拗折驪龍一角相似

到這裏若無恁麼事焉能恁麼說話雪竇一

時領了末後却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概何

不道全得如何只得一概且道那一概在什

麼處直得穿過第二人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是今時之樞要且道如今那箇是殺人刀活人劍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薛跳作什麼門云倒一說平出款出

不得放過荒草裏橫身

這僧不妨是箇作家解恁麼問頭邊謂之請益此是呈解問亦謂之藏鋒問若不是雲門也不奈他何雲門有這般手脚他既將問來不得已而應之何故作家宗師如明鏡臨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從上諸聖何曾有一法與人那裏有禪道與你來你若不造地獄業自然不招地獄果你若不造天堂因自然不受天堂果一切業緣皆是自作

自受古人分明向你道若論此事不在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更何用祖師西來前頭道對一說這裏却道倒一說只爭一字爲什麼却有千差萬別且道請訛在什麼處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只消當頭一點若是具眼漢一點也謾他不得問處既論訛答處須得恁麼其實雲門騎賊馬趕賊有者錯會道本是主家話却是賓家道所以雲門云倒一說有什麼死急這僧問得好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雲門何不答他別言語却只向他道倒一說雲門一時打破他底到這裏道倒一說也是好肉上剗瘡何故言迹之興白雲萬里異途之所由生也設使一時無言無句露柱燈籠何曾

有言句還會麼若不會到這裏也須是轉動
始知落處

倒一說

放不下七花八裂須彌
南畔卷盡五千四十八分一節

邊在我這半河南
半河北把手共行同死同生爲君訣

泥裏
洗土

魂着甚來由
放你不得

八萬四千非鳳毛

羽毛相似
太熱滅人

威光漆桶
如麻如栗

三十三人入虎穴

唯我能知一
將難求野狐

精一別別
隊

有什麼別處少
賣弄一任蹄跳

擾擾忽忽水裏

月
青天白日迷頭認
影着忙作什麼

雪竇亦不妨作家於一句下便道分一節分

明放過一着與他把手共行他從來有放行

手段敢與你入泥入水同死同生所以雪竇

恁麼頌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

拔楔如今却因言句轉生情解只如巖頭道

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若非全

機透脫得大自在底人焉能與你同死同生

何故爲他無許多得失是非滲漏處故洞山
云若要辨認向上之人真偽者有三種滲漏
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見滲漏機不離位墮
在毒海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語滲漏
體抄失宗機昧終始此三滲漏宜已知之又

有三玄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古人到這境
界全機大用遇生與你同生遇死與你同死
向虎口裏橫身放得手脚千里萬里隨你銜
去何故還他得這一着子始得八萬四千非
鳳毛者靈山八萬四千聖衆非鳳毛也南史
云齊時謝超宗陳郡陽夏人謝鳳之子博學
文才傑俊朝中無比當世爲之獨步善爲文
爲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薨超宗作誄奏之
武帝見其文大加歎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古
詩云朝罷香烟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

知世掌絲綸美池上如今有鳳毛昔日靈山
會上四衆雲集世尊拈花唯迦葉獨破顏微
笑餘者不知是何宗旨靈寶所以道八萬四
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阿難問迦葉云
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

卷二

十六

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阿難遂
悟已後祖祖相傳西天此土三十三人有入
虎穴底手脚古人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雲
門是這般人善能同死同生宗師爲人須至
如此據曲录木牀上坐捨得教你打破客你
將虎鬚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具七事隨
身可以同生同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不足
者與之在孤峯者救令入荒草落荒草者救
令處孤峯你若入鑊湯爐炭我也入鑊湯爐
炭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

卷二

十七

脫却籠頭卸却角馱平田和尚有一頌最好
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別
別擾擾忽忽水裏月不妨有出身之路亦有
活人之機雪竇拈了教人自去明悟生機莫
隨他語句你若隨他正是擾擾忽忽水裏月
如今作麼生得平穩去放過一着

垂示云道無橫徑立者孤危法非見聞言思
迥絕若能透過荆棘林解開佛祖縛得箇穩
密田地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窺無門終日
行而未嘗行終日說而未嘗說便可以自由
自在展啐啄之機用殺活之劍直饒恁麼更
須知有建化門中一手擡一手搦猶較些子
若是本分事上且得沒交涉作麼生是本分
事試舉看

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

無風起浪作
什麼你用許

多見解清云還得活也無劉買朝相頭將

作什麼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相帶累撐天

麼云也是草裏漢果然自領出去

鏡清承嗣雪峯與本仁玄沙疎山太原等輩

同時初見雪峯得旨後常以啐啄之機開示

後學善能應機說法示衆云大凡行脚人須

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方稱衲僧如

母欲啄而子不得不啐子欲啐而母不得不

啄有僧便出問母啄子啐於和尚分上成得

箇什麼邊事清云好箇消息僧云子啐母啄

於學人分上成得箇什麼邊事清云露箇面

目所以鏡清門下有啐啄之機這僧亦是

門下客會他家裏事所以如此問學人啐請

師啄此問洞下謂之借事明機那裏如此子

啐而母啄自然恰好同時鏡清也好可謂拳

馬二

十八

踢相應心眼相照便答道還得活也無其僧

也好亦知機變一句下有賓有主有照有用

有殺有活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

草裏漢一等是入泥入水鏡清不妨惡脚手

這僧既會恁麼問爲什麼却道也是草裏漢

所以作家眼目須是恁麼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若恁麼便見

鏡清道草裏漢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只具

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出問如

何是啐啄同時用南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

同時失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南院云作麼生

是你疑處僧云失南院便打其僧不肯院便

趕出僧後到雲門會裏舉前話有一僧云南

院棒折那其僧豁然有省且道意在什麼處

其僧却回見南院院適已遷化却見風穴纔

禮拜穴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底僧
麼僧云是穴云你當時作麼生會僧云某甲
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穴云你會也且道
是箇什麼道理這僧都來只道某甲當初時
如燈影裏行相似因甚麼風穴便向他道你
會也後來翠巖拈云南院雖然運籌帷幄爭
奈土曠人稀知音者少風穴拈云南院當時
待他開口劈脊便打看他作麼生若見此公
案便見這僧與鏡清相見處諸人作麼生免
得他道草裏漢所以雪竇愛他道草裏漢便
頌出

古佛有家風言猶在耳千古傍樣對揚遭
貶剥鼻孔爲什麼却在山僧手裏八棒子
母不相知既不相知爲什麼是誰同啐啄
百雜碎老婆心啄覺道什麼落猶在殼何不

出頭重遭撲錯便打兩重公案天下衲僧
徒名邈放過了也不須舉起還有名邈得
萬古黑漫漫填溝壑壑無人會
古佛有家風雪竇一句頌了也凡是出頭來
直是近傍不得若近傍着則萬里崖州纔出
頭來便是落草直饒七縱八橫不消一捏雪
竇道古佛有家風不是如今恁麼也釋迦老
子初生下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
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道我當時若見
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要天下太平如此
方耐得恰好所以啐啄之機皆是古佛家風
若達此道者便可一拳拳倒黃鸝樓一踢踢
翻鸚鵡洲如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如太
可劍擬之則喪身失命此箇唯是透脫得大
解脫者方能如此苟或迷源滯句決定構這

般說話不得對揚遭貶剥則是一賓一主一

問一答於問答處便有貶剥謂之對揚遭貶

剥雪竇深知此事所以只向兩句下頌了未

後只是落草爲作注破子母不相知是誰同

啐啄母雖啄不能致子之啐子雖啐不能致

母之啄各不相知當啐啄之時是誰同啐啄

若恁麼會也出雪竇末後句不得在何故不

見香嚴道子啐母啄子覺無殼子母俱忘應

緣不錯同道唱和妙玄獨脚雪竇不妨落草

打葛藤道啄此一字頌鏡清答道還得活也

無覺頌這僧道若不活遭人怪笑爲什麼雪

竇却便道猶在殼雪竇向石火光中別縑素

閃電機裏辨端倪鏡清道也是草裏漢雪竇

道重遭撲者難處些子是鏡清道也是草裏

漢喚作鏡清換人眼睛得麼這句莫是猶在

殼麼且得沒交涉那裏如此若會得繞天下

行脚報恩有分山僧恁麼說話也是草裏漢

天下衲僧徒名邈誰不是名邈者到這裏雪

竇自名邈不出却更累他天下衲僧且道鏡

清作麼生是爲這僧處天下衲僧跳不出

垂示云斬釘截鐵始可爲本分宗師避箭畏

刀焉能爲通方作者針劄不入處則且置白

浪滔天時如何試舉看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大有人疑着猶

有這箇消息在林云坐久成勞

魚行水渴鳥飛落毛合取狗口好作

家眼目錄

解編錄

香林道坐久成勞還會麼若會得百草頭上

罷却干戈若也不會伏聽處分古人行脚結

交擇友爲同行道伴撥草瞻風是時雲門旺

化廣南香林得得出蜀與鵝湖鏡清同時先

參湖南報慈後方至雲門會下作侍者十八年在雲門處親得親聞他悟時雖晚不妨是大根器居雲門左右十八年雲門常只喚遠侍者纔應諾門云是什麼香林當時也下語呈見解弄精魂終不相契一日忽云我會也門云何不向上道將來又住三年雲門室中垂大機辦多半爲他遠侍者隨處入作雲門凡有一言一句都收在遠侍者處香林後歸蜀初住導江水晶宮後住青城香林智門祚和尚本浙人盛聞香林道化特來入蜀參禮祚乃雪竇師也雲門雖接人無數當代道行者只香林一派最盛歸川住院四十年八十八歲方遷化嘗云我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凡示衆云大凡行脚參尋知識要帶眼行須分縑素着淺深始得先須立志而釋迦老子在因

地時發一言一念皆是立志後來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鼈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古來答祖師意甚多唯香林此一則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計較作道理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可謂言無味句無味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無你出氣處要見便見若不見切忌作解會香林曾遇作家來所以有雲門手段有三句體調人多錯會道祖師西來九年面壁豈不是坐久成勞有什麼巴鼻不見他古人得大自在處他是腳踏實地無許多佛法知見道理臨時應用所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雪竇因風吹火傍指出一箇半箇

一箇兩箇千萬箇

何不依而行之如麻似粟成羣作隊作什麼

馬我今日去應須灑灑左

猶自放不下影
紫胡要打

山僧拗折拄杖子更不行
此令賊過後張弓便打喻

雪竇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掇出放教你

見聊聞舉着便會始得也不妨是他屋裏兒

孫方能恁麼道若能直下便恁麼會去不妨

奇特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頭卸角馱灑

灑落落不被生死所染不被聖凡情解所縛

上無攀仰下絕已躬一如他香林雪竇相似

何必只是千萬箇直得盡大地人悉皆如此

前佛後佛也悉皆如此苟或於言句中作解

會便似紫胡要打劉鐵磨相似其實纔舉和

聲便打紫胡參南泉與趙州岑大蟲同參時

劉鏞磨在滌山下卓庵諸方皆不奈何他

日紫胡得得去訪云莫便是劉鏐磨否磨云

馬

三

不敢胡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胡和
聲便打香林答這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却云坐久成勞若恁麼會得左轉右轉隨後
夾也且道雪竇如此頌出意作麼生無事好
試請舉看

問忠國師百年後所

預極待瘁果然起機盡樣老老國
大大作這去就不可指東作西

帝曰請師

與國師良久云會麼得指東劃西

帝云不會刺仙不會當
與一授教伊滿口

舍諸却
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請

此事請詔問之

一放過
著國師遷化後
認可性
定盤星
星然
鑽
帝詔耽源

問此意如何在子承父業去也落源云湘之

南潭之北

也是把不住兩兩三三作什麼半開半合

雪竇着語

云獨掌不浪鳴

一自引東晉竺法蘭語中
生解隨邪逐惡作什麼

有黃金克一國

上是天下是地無遠
箇消息是誰分上事雪寶

着語云山形拄杖子

拗折了也也
是起模畫樣無影樹

下合同船

祖師表了也
關黎道什麼

雪寶着語云海晏

河清

洪波浩渺白浪
滔天猶數些子

瑠璃殿上無知識

雪寶着語云拈了也

賊過後張弓
言猶在耳

肅宗代宗皆玄宗之子孫爲太子時常愛參

禪爲國有巨盜玄宗遂幸蜀唐本都長安爲

安祿山僭據後都洛陽肅宗攝政是時忠國

師在鄧州白崖山住庵今香嚴道場是也四

十餘年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上元二年勅

中使詔入內待以師禮甚敬重之嘗與帝演

無上道師退朝帝自攀車而送之朝臣皆有

慍色欲奏其不便國師具他心通而先見聖

奏曰我在天帝釋前見散粟天子如閃電光

馬三

三

相似帝愈加敬重及代宗臨御復延止光宅

寺十有六載隨機說法至大曆十年遷化山

南府青銍山和尚昔與國師同行國師嘗奏

帝令詔他三詔不起常罵國師耽名愛利戀

着人間國師於他父子三朝中爲國師他家

父子一時參禪據傳燈錄所考此乃是代宗

設問若是問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此却是

代宗問也國師緣終將入涅槃乃辭代宗代

宗問曰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也只是平常

一箇問端這老漢無風起浪却道與老僧造

箇無縫塔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什麼做箇

塔便了爲什麼却道做箇無縫塔代宗也不

妨作家與你一拶道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

會麼奇怪這些子最是難參大小大國師被

他一拶直得口似匾擔然雖如此若不是這

老漢幾乎弄倒了多少人道國師不言處便是塔樣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若謂良久便是啞子也合會禪豈不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贊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及

馬二

五五

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人多向良久處會有什麼巴鼻五祖先師拈云前面是珍珠瑪瑙後面是瑪瑙珍珠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是文殊普賢中間有箇幡子被風吹着道胡盧胡盧國師云會麼帝曰不會却較些子且道這箇不會與武帝不識是同是別雖然似則似是則未是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雪竇拈云獨掌不浪鳴代宗不會則且置耽源還會麼只消

道箇請師塔樣盡大地人不奈何五祖先師拈云你是一國之師爲箇什麼不道却推與弟子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便來爲國師胡言漢語說道理自然會他國師說話只消一頌

祖庭事苑出齊時

湘之南潭之北

中有黃金克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耽源名應真在國師處作侍者後住吉州耽源寺時仰山未參耽源源言重性惡不可犯住不得仰山先去參性空禪師有僧問性空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空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云近日湖南暢和尚亦爲人東語西話空乃喚沙彌拽出這死屍着

沙彌仰山

山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仰山不契後問潞山山乃呼慧寂山應

諾瀉云出了也仰山因此大悟云我在耽源處得體瀉山處得用也只是這一箇領子引人邪解不少人多錯會道相是相見談是談論中間有箇無縫塔所以道中有黃金克一國帝與國師對答便是無影樹下合同船帝

萬三

弄

不會遂道琉璃殿上無知識又有底道湘是湘州之南潭是潭州之北中有黃金克一國須官家眨眼顧視云這箇是無縫塔若恁麼會不出情見只如雪竇下四轉語又作麼生會今人殊不知古人意且道湘之南潭之北你作麼生會中有黃金克一國你作麼生會無影樹下合同船你作麼生會瑠璃殿上無知識你作麼生會若恁麼見得不妨慶快平生湘之南潭之北雪竇道獨掌不浪鳴不得已與你說中有黃金克一國雪竇道山形挂

杖子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無影樹下合同船雪竇道海晏河清一時豁開戶牖八面玲瓏瑠璃殿上無知識雪竇道拈了也一時與你說了也不妨難見見得也好只是有些子錯認處隨語生解至末後道拈了也却較些子雪竇分明一時下語了後面單頌箇無縫塔子

無縫塔

這一縫大小大道什麼

見還難

非眼可見

澄潭

不許蒼龍蟠

見麼洪波浩渺蒼龍何甚處端這裏直得摸索不着層

落落

花作什麼

影團團

通身是眼落七落八兩兩三三舊路

行在轉右轉隨後來

千古萬古與人看

見麼勝於作麼生看

親得見麼

雪竇當頭道無縫塔見還難雖然獨露無私則是要見時還難雪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澄潭不許蒼龍蟠五祖先師道雪竇頌古一

册我只愛他澄潭不許蒼龍蟠一句猶較些
子多少人去他國師良久處作活計若恁麼
會一時錯了也不見道卧龍不鑿止水無處
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又道卧龍長怖碧
潭清若是這箇漢直饒洪波浩渺白浪滔天
亦不在裏許蟠雪竇到此頌了後頭着些子
眼目琢出一箇無縫塔隨後說道層落落影
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你作麼生看即今在
什麼處直饒你見得分明也莫錯認定盤星
垂示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只如
塵未舉花未開時如何着眼所以道如斬一
綬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綬絲一染一切染
只如今便將葛藤截斷運出自己家珍高低
普應前後無差各各現成儻或未然看取下
文

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有什麼消息只堅

一指這老漢也要生斷天下人舌頭熱則

天下人舌頭

若向指頭上會則辜負俱胝若不向指頭上
會則生鐵鑄就相似會也恁麼去不會也恁

麼去高也恁麼去低也恁麼去是也恁麼去

非也恁麼去所以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

花欲開世界便起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現

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

山河大地下徹黃泉萬象森羅上通霄漢且

馬二

云六

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怪若也識得不消一

捏若識不得礙塞殺人俱胝和尚乃婺州金

華人初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到庵直入更

不下笠持錫遶禪牀三匝云道得即下笠如

是三問俱胝無對尼便去俱胝曰天勢稍晚

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牀又無對尼便行
牀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遂
發憤要明此事擬棄庵往諸方叅請打疊行
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來日有肉身菩
薩來爲和尚說法不須去果是次日天龍和
尚到庵牀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只豎一指
而示之俱牀忽然大悟是他當時鄭重專注
所以桶底易脫後來凡有所問只豎一指長
慶道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道我當時若見
拗折指頭玄覺云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
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
若肯伊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伊俱牀過在
什麼處先曹山云俱牀承當處莽鹵只認得
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撫掌見他西園奇怪
玄覺又云且道俱牀還悟也未爲什麼承當

馬三

无

處莽鹵若是不悟又道平生只用一指頭禪
不盡且道曹山意在什麼處當時俱牀實然
不會及乎到他悟後凡有所問只豎一指因
什麼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撲他不破你若用
作指頭會決定不見古人意這般禪易叅只
是難會如今人纔問着也豎指豎拳只是弄
精魂也須是徹骨徹髓見透始得俱牀庵中
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尋常以何法
示人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俱牀以刀
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俱牀召一聲童子回
首俱牀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且道見
箇什麼道理及至遷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
指頭禪平生用不盡要會麼豎起指頭便脫
去後來明招獨眼龍問國泰深師叔云古人
道俱牀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

生與他拈却三行呪深亦豎起一指頭招云
不因今日爭識得這瓜州客且道意作麼生
秘魔平生只用一杓打地和尚凡有所問只
打地一下後被人藏却他棒却問如何是佛
他只張口亦是一生用不盡無業云祖師觀
此上有大乘根器唯單傳心印指示迷塗得
之者不揀愚之與智凡之與聖且多虛不如
少實大丈夫漢卽今直下休歇去頓息萬緣
去超生死流迴出常格縱有眷屬莊嚴不求
自得無業一生凡有所問只道莫妄想所以
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一機明千機萬
機一時明如今人總不恁麼只管恣意情解
不會他古人省要處他豈不是無機關轉換
處爲什麼只用一指頭須知俱胝到這裏有
深密爲人處要會得省力麼還他圓明道寒

萬二

三十

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
通上孤危萬象森羅徹下嶮峻什麼處得一
指頭禪來

對揚深愛老俱胝

癩兒牽伴同道方知不免是一機一境宇

宙空來更有誰

兩箇三箇更有曾向滄溟

下浮木

全是這箇是則是太孤峻生破草鞋有什麼用處夜濤相

共接盲龜

撈天摸地有什麼了期接得堪作何用據今而行趕向無佛世

界接得開黎一箇瞎漢

雪竇會四六文章七通八達凡是誚訛奇特

公案偏愛去頌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

更有誰今時學者抑揚古人或賓或主一問

一答當面提持有如此爲人處所以道對揚

深愛老俱胝且道雪竇愛他作什麼自天地

開闢以來更有誰人只是老俱胝一箇若是

別人須叅雜暗是俱胝老只用一指頭直至

老死時人多邪解道山河大地也空人也空
法也空直饒宇宙一時空來只是俱胝老一
箇且得沒交涉曾向滄溟下浮木如今謂之
生死海衆生在業海之中頭出頭沒不明自
已無有出期俱胝老垂慈接物於生死海中

馬三

手

用一指頭接人似下浮木接盲龜相似令諸
衆生得到彼岸夜濤相共接盲龜法華經云
如一眼之龜值浮木孔無沒溺之患大善知
識接得一箇如龍似虎底漢教他向有佛世
界互爲賓主無佛世界坐斷要津接得箇盲
龜堪作何用

垂示云堆山積嶽撞牆磕壁佇思停機一場
苦屈或有箇漢出來掀翻大海踢倒須彌喝
散白雲打破虛空直下向一機一境坐斷天
下人舌頭無你近傍處且道從上來是什麼

人曾恁麼試舉看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諸方舊話

也要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用禪板作什麼

牙過禪板與翠微也是把不住駕與青龍

當微接得便打看打得箇死漢濟甚事牙

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這漢註

頭賊過牙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諸方舊公案再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曹溪

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牙取蒲團過與

臨濟依前把不住依前不恰濟接得便打

著可憐打這般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

師西來意灼然在鬼窟裏作活計將

翠微芝和尚云當時如是今時衲子皮下還

有血麼馮山詰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

龍牙一等是撥草瞻風不妨與後人作龜鑑

住院後有僧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牙云肯卽肯只是無祖師西來意龍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瀉則不然待伊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明不明劈脊便打非惟扶豎翠微臨濟亦不辜負來問石門聰云龍牙無人揆着猶可被箇衲子挨着失却一隻眼雪竇云臨濟翠微只解把住不解放開我當時如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起劈面便打五祖戒云和尚得恁麼面長或云祖師土宿臨頭黃龍新云龍牙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旣明則明矣因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裏看大凡激揚要妙提唱宗乘向第一機下明得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儻或躊躇落在第二這二老漢雖然打風打雨驚天動地要且不曾打

馬二

三三

着箇明眼漢古人參禪多少辛苦立大丈夫志氣經歷山川叅見尊宿龍牙先叅翠微臨濟後叅德山遂問學人仗鎗鉞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引頸云因牙云師頭落也山微笑便休去次到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牙云德山來洞山云德山有何言句牙遂舉前話洞山云他道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莫道無語且試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於此有省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德山聞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從他擔老僧頭遶天下走龍牙根性聰敏擔一肚皮禪行脚直向長安翠微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問臨濟如何是

馬二

三三

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他致箇問端不妨要見他曲录木床上老漢亦要明自己一段大事可謂言不虛設機不亂發出在做工夫處不見五洩叅石頭先自約曰若一言相契即住不然即去石頭據座洩拂袖而出石頭知是法器即垂開示洩不領其旨告辭而出至門石頭呼之云關黎洩回顧石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箇回頭轉腦更莫別求洩於言下大悟又麻谷持錫到章敬遠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到南泉依前遠床振錫而立南泉云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汝不是古人也不妨要提持

透脫此一件事如今人纔問着全無些子用工夫處今日也只是恁麼明日也只是恁麼你若只恁麼盡未來際也未有了日須是抖擻精神始得有少分相應你看龍牙發一問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微微接得便打牙當時取禪板時豈不知翠微要打他也不得便道他不曾爲什麼却過禪板與他且道當機承當得時合作麼生他不向活水處用自去死水裏作活計一向作主宰便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走去河北叅臨濟依前恁麼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過與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且道二尊宿又不同法嗣爲什麼答處相似用處一般須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爲他後來住院

有僧問云和尚當時見二尊宿是肯他不肯
他牙云肯則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爛泥裏
有刺放過與人已落第二這老漢把得定只
做得洞下尊宿若是德山臨濟門下須知別
有生涯若是山僧則不然只向他道肯即未
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不見僧問大梅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鹽官聞云一
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聞云鹽官是作家雪
竇道三箇也有只如這僧問祖師西來意却
向他道西來無意你若恁麼會墮在無事界
裏所以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
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龍牙恁麼
道不妨盡善古人道相續也大難他古人一
言一句不亂施爲前後相照有權有實有照
有用賓主歷然互換縱橫若要辨其親切龍

馬二

三十五

牙雖不昧宗乘爭奈落在第二頭當時二尊
宿索禪板蒲團牙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
他胸襟裏事雖然如是不妨用得太峻龍牙
恁麼問二老恁麼答爲什麼却無祖師西來
意到這裏須知別有箇奇特處雪竇拈出令
人看

龍牙山裏龍無眼

暗護別人即得泥裏死
洗土塊天下人總知

水何曾振古風

忽然活時無奈何累
及天下人出頭不得 禪板

蒲團不能用

敬阿誰就你要禪板蒲團只
作什麼莫是分付閑茶麼

應分付與盧公

也則分付不著漆
桶莫作這般見解

雪竇據款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什麼
處甚處是無眼甚處是死水裏到這裏須是
有變通始得所以道澄潭不許蒼龍蟠死水
何曾有獐龍不見道死水不藏龍若是活底
龍須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去此言龍牙

走入死水中去被人打他却道打即任打要
且無祖師西來意招得雪竇道死水何曾振
古風雖然如此且道雪竇是扶持伊是戒他
威光人多錯會道爲什麼只應分付與盧公
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與人大凡叅請須是
向機上辨別方見他古人相見處禪板蒲團
不能用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他豈
不是死水裏作活計分明是駕與青龍只是
他不解騎是不能用也只應分付與盧公往
往喚作六祖非也不曾分付與人若道分付
與人要用打人却成箇什麼去昔雪竇自呼
爲盧公他題畱迹自貽云圖畫當年愛洞庭
波心七十二峯青而今高卧思前事添得盧
公倚石屏雪竇要去龍牙頭上行又恐人錯
會所以別頌要前人疑解雪竇復拈云

這老漢也未得勦絕復成一頌灼然能有幾人知自
知較一半賴 盧公付了亦何憑盡大地討
有未後句 誰得教 坐倚休將繼祖燈草裏漢打入黑
誰領話 窟裏 堪對暮雲歸未合山下生落在尾
去也 遠山無限碧層層錯果然出不得
塞却你眼塞却你耳沒
盧公付了亦何憑有何憑據直須向這裏恁
麼會去更莫守株待兔觸體前一時打破無
一點事在胸中放教洒洒落落地又何必
憑或坐或倚不消作佛法道理所以道坐倚
休將繼祖燈雪竇一時拈了也他有箇轉身
馬二
處末後自露箇消息有些子好處道堪對暮
雲歸未合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暮雲歸欲
合未合之時你道作麼生遠山無限碧層層
依舊打入窟裏去到這裏得失是非一時
坐斷洒洒落落始較些子遠山無限碧層層

且道是文殊境界耶是普賢境界耶是觀音

境界耶到此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

佛果園悟禪師碧岩集卷第二

音釋

寨

苦堅切音牽揭衣也

鎗

他侯切音鎗石銅似金

倪

研奚切音霓端倪也

鯨

北末切音魚掉尾貌

擾

爾紹切鏡上聲煩也亂也

鼉

必列切邊入聲

甲

蟲

儻

他曩切卓異也

又

或

然

之

辭

擥

胡貢切

患

振甲執

貫

兵入

佛果圓悟禪師碧岩集卷第三

鴈三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閱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錦上鋪花脫籠頭卸

角獸太平時節或若辨得格外句舉一明三

其或未然依舊伏聽處分

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

鉤在泥裏洗土塊那

智門云蓮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下僧云出水後如何

其句思慮裏作活門

云荷葉

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江南

智門若是應機接物猶較些子若是截斷衆

流千里萬里且道這蓮花出水與未出水是

一是二若恁麼見得許你有箇入處雖然如

是若道是一顛預佛性儼侗真如若道是二

心境未忘落在解路上走有什麼歇期且道

古人意作麼生其實無許多事所以投子道

你但莫著名言數句若了諸事自然不着即

無許多位次不同你一切法一切法攝不得

本無得失夢幻如許多名目不可強與佗安

立名字誑說你諸人得麼你諸人問故所以

有言你若不問教我向你道什麼即得一切

事皆是你將得來都不干我事古人道欲識

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不見雲門舉僧問靈

雲云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豎起拂子僧云出

世後如何雲亦豎起拂子雲門云前頭打着

後頭打不着又云不說出與不出何處有伊

問時節也古人一問一答應時應節無許多

事你若尋言逐句了無交涉你若能言中透

得言意中透得意機中透得機放令閑閑地

方見智門答話處問佛未出世時如何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斑石內混沌未分時如何
父母未生時如何雲門道從古至今只是一
段事無是無非無得無失無生與未生古人
到這裏放一綫道有出有入若是未了底人
扶籬摸壁依草附木或教他放下又打入莽
莽蕩蕩荒然處去若是得底人二六時中不
依倚一物雖不依倚一物若露一機一境作
麼生摸索他這僧問道蓮花未出水時如何
智門云蓮花便只攔門一答不妨奇特諸方
皆謂之顛倒語那裏如此不見岳頭道常貴
未開口已前猶較些子古人露機處已是漏
逗了也如今學者不省古人意只管去理論
出水與未出水有什麼交涉不見僧問智門
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
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看他如此對答天下

馬三

二

人討他語脉不得或有人問夾山道蓮花未
出水時如何只對他道露柱燈籠且道與蓮
花是同是別出水後如何對他道杖頭挑日
月脚下太泥深你且道是不是且莫錯認定
盤星雪竇忒煞慈悲打破人情解所以頌出
蓮花荷葉報君知老婆心切見成出水何
如未出時泥裏洗土塊分開也江北江南
問王老主人公在什麼處問王老一狐疑
了一狐疑師作什麼你自踏破草鞋
智門本是浙人得得入川參香林既徹却回
三
住隋州智門雪竇是他的子見得好窮玄極
妙直道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
這裏要人直下便會山僧道未出水時如何
露柱燈籠出水後如何杖頭挑日月脚下太
泥深你且莫錯認定盤星如今人咬人言句

馬三

三

者有甚麼限你且道出水時是什麼時節未
出水時是什麼時節若向這裏見得許你親
見智門雪竇道你若不見江北江南問王老
雪竇意道你只管去江北江南問尊宿出水
與未出水江南添得兩句江北添得兩句一
重添一重展轉生疑且道何時得不疑去如
野狐多疑冰凌上行以聽水聲若不鳴方可
過河參學人若一狐疑了一狐疑幾時得平
穩去

垂示云大方無外細若隣虛擒縱非他卷舒
在我必欲解粘去縛直須削迹吞聲人人坐
斷要津箇箇壁立千仞且道是什麼人境界
試舉看

舉雪峰示眾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大小大怪汝等諸人切須好看
事不妨令人疑著

因一場 長慶云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
命普州人送賊以已妨人僧舉似玄沙同坑無異土奴見婢殷勤
同病 玄沙云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此我
相憐 不免作野狐精見解是 僧云和
即不憊麼 什麼消息毒氣傷人 尚作麼生也好像著玄沙云用南山作什
麼 猶較些子喪身失命也不知 雲門以
拄杖攬向雪峰面前作怕勢怕他作什麼一子親得
等是弄精魂 諸人試辨看
你若平展一任平展你若打破一任打破雪
峰與巖頭欽山同行凡二到投子九上洞山
後叅德山方打破漆桶一日率巖頭訪欽山
至鼈山店上阻雪巖頭每日只是打睡雪峰
一向坐禪巖頭喝云瞋眠去每日牀上恰似
七村裏土地相似佗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
去在峰自點眉云某甲這裏未穩在不敢自

瞞頭云我將謂你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峰云某甲實未穩在頭云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道來是處我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峰遂舉見鹽官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云此去

歷三

三十年切忌舉着峰又舉見洞山過水須得箇入處頭云若與麼自救不了後到德山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道什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遂喝云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峰云他後如何即是頭云他日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胃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峰於言下大悟便禮拜起來連聲叫云今日始是龍山成道今日始是龍山成道後回閩中住象骨山自貽作頌云人生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

歷三

五

得久居出嶺纔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已過應須旋旋除奉報滿朝朱紫貴閭王不怕佩金魚凡上堂示衆云一一蓋天蓋地更不說立說妙亦不說心說性突然獨露如火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似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失命若也佇思停機則沒交涉只如百丈問黃檗甚處去來檗云大雄山下採菌去來丈云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便拈斧作斫勢檗遂打百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座謂衆云大雄山有一大蟲汝等諸人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趙州凡見僧便問曾到此間麼云曾到或云不曾到州總云喫茶去院主云和尚尋常問僧曾到與不曾到總道喫茶去意旨如何州云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紫胡門下立一

牌牌上書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纔相看師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師便歸方丈正如雪峰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正當恁麼時你作麼生祇對不躡前蹤試請道看到這裏也須是會格外句始得一切公案語言舉得將來便知落處看他恁麼示衆且不與你說行說解還將情識測度得麼是他家兒孫自然道得恰好所以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言須有格外句須要透關若是語不離窠窟墮在毒海中也雪峰恁麼示衆可謂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長慶玄沙皆是他家屋裏人方會他恁麼說話只如雪峰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諸人還知落處麼到這裏須是具通方眼始得不見真

淨有頌云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雲門能唱和長慶解隨邪古曲無音韻南山鼈鼻蛇何人知此意端的是玄沙只如長慶恁麼祇對且道意作麼生到這裏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方可搆得若有纖毫去不盡便搆他底不得可惜許人多向長慶言下生情解道堂中纔有聞處便是喪身失命有者道元無一星事平白地上說這般話疑人人聞他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你便疑著若恁麼會且得沒交涉只去他言語上作活計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後來有僧舉似玄沙玄沙云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是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又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什麼但看玄沙語中便有出身處便云用南山作什麼若不是玄沙也大難酬對只如他恁麼道南山有一

條龍鼻蛇且道在什麼處到這裏須是向上

人方會恁麼說話古人道釣魚船上謝三郎

不愛南山龍鼻蛇却到雲門以拄杖攬向雪

峰面前作怕勢雲門有弄蛇手脚不犯鋒銚

明頭也打着暗頭也打着他尋常爲人如舞

屬三

七

太阿劍相似有時飛向人眉毛眼睫上有時

飛向三千里外取人頭雲門攬拄杖作怕勢

且不是弄精魂他莫也是喪身失命麼作家

宗師終不去一言一句上作活計雪竇只爲

受雲門契證得雪峰意所以頌出

象骨巖高人不到

千箇萬箇摸索不着非公境界

到者須

是弄蛇手

是精識精是賊識賊成拳作隊作什麼也須是同火始得稜

師備師不奈何

放過一着

喪身失命有多

罪不重科

韶陽知猶較些子這老漢只

帶累平人

落草漢有什麼用處

偏

重撥草

果然在什麼處便打

南北東

西無處討有麼有麼忽然突出拄杖頭高

着眼便打拋對雪峰大張口自作自受吞却千箇萬箇清什麼事

天下人摸索不着大張口兮同閃電然賴有未後

句別起眉毛還不見過過了也五湖四海

今在什麼處如今藏在乳峰前向什麼處去也大小雪竇也作

這去就山僧今來者一一看方便瞎莫向

看看取上座脚跟下着一箭了也師高聲喝云看脚下賊

後張弓第二頭第三頭重言不當吃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雪峰山

下有象骨巖雪峰機鋒高峻罕有人到他處

雪竇是他屋裏人毛羽相似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也須是通方作者共相證明只這龍鼻

蛇也不妨難弄須是解弄始得若不解弄反

被蛇傷五祖先師道此龍鼻蛇須是有不傷

犯手脚底機於他七寸上一捏捏住便與老

僧把手共行長慶玄沙有這般手脚雪竇道
稜師備師不奈何人多道長慶玄沙不奈何
所以雪竇獨美雲門且得沒交涉殊不知三
人中機無得失只是有親疎且問諸人什麼
處是稜師備師不奈何處喪身失命有多少
此頌長慶道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到
這裏須是有弄蛇手子細始得雪竇出他雲
門所以一時撥却獨存雲門一箇道韶陽知
重撥草蓋爲雲門知他雪峰道南山有一條
鼈鼻蛇落處所以重撥草雪竇頌到這裏更
有妙處云南北東西無處討你道在什麼處
忽然突出拄杖頭元來只在這裏你不可便
向拄杖頭上作活計去也雲門以拄杖攬向
雪峰面前作怕勢雲門便以拄杖作鼈鼻蛇
用有時却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

三

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只是一條拄杖子有時
作龍有時作蛇爲什麼如此到這裏方知古
人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頌道拋對雪
峰大張口大張口今同閃電雪竇有餘才拈
出雲門毒蛇云只這大張口今同於閃電相
似你若提議則喪身失命剔起眉毛還不見
向什麼處去也雪竇頌了須去活處爲人將
雪峰蛇自拈自弄不妨殺活臨時要見麼云
如今藏在乳峰前乳峰乃雪竇山名也雪竇
有頌云石牕四顧滄溟窄寥寥不許白雲白
長慶玄沙雲門雖弄得了不見却云如今藏
在乳峰前來者——看方便雪竇猶涉廉纖
在不言使用却高聲喝云看脚下從上來有
多少人拈弄且道還曾傷着人不曾傷着人
師便打

三

九

垂示云玉將火試金將石試劍將毛試水將杖試至於衲僧門下一言一句一機一境一出入一挨一揆要見深淺要見向背且道將什麼試請舉着

舉保福長慶遊山次

這兩箇落草漢

福以手指云

只這裏便是妙峰頂

平地上起骨堆切

慶

云是則是可惜許

若不是鐵眼銅睛幾被

坑埋雪竇着語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

什麼

不妨減人勛兩猶

復云百千年後不

道無只是少

少賣弄也是

後舉似鏡清有

有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骷髏遍野

同道者方

惡知大地茫茫愁殺人奴見婢慙慙

設使臨濟德山出來也須喫棒

保福長慶鏡清總承嗣雪峰他三人同得同

證同見同聞同拈同用一出入遞相挨揆

蓋爲他是同條生底人舉着便知落處在雪

峰會裏居常問答只是他三人古人行住坐

卧以此道爲念所以舉着便知落處一日遊

山次保福以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峰頂如

今禪和子恁麼問着便只口似匾擔賴值問

着長慶你道保福恁麼道圖箇什麼古人如

此要驗他有眼無眼是他家裏人自然知他

落處便對他道是即是可惜許且道長慶恁

麼道意旨如何不可一向恁麼去也似則似

罕有等閑無一星事賴是長慶識破他雪竇

着語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什麼且道落

在什麼處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雪

竇解點曾正似黃檗道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雪竇恁麼道也不妨險峻若不是同聲相應

爭得如此孤危奇怪此謂之着語落在兩邊

雖落在兩邊却不住兩邊後舉似鏡清清云

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徧野孫公乃長慶俗
姓也不見僧問趙州如何是妙峰孤頂州云
老僧不答你這話僧云爲什麼不答這話州
云我若答你恐落在平地上教中說妙峰孤
頂德雲比丘從來不下山善財去參七日不
逢一日却在別峰相見及乎見了却與他說
一念三世一切諸佛智慧光明普見法門德
雲既不下山因什麼却在別峰相見若道他
下山教中道德雲比丘從來不曾下山常在
妙峰孤頂到這裏德雲與善財的在那裏
自後李長者打葛藤打得好道妙峰孤頂是
一味平等法門一一皆真一一皆全向無得
無失無是非處獨露所以善財不見到稱
性處如眼不自見耳不自聞指不自觸如刀
不自割火不自燒水不自洗到這裏教中大

有老婆相爲處所以放一線道於第二義門
立賓立主立機境立問答所以道諸佛不出
世亦無有涅槃方便度衆生故現如斯事且
道畢竟作麼生免得鏡清雪竇恁麼道去當
時不能拍指相應所以盡大地人髑髏徧野
鏡清恁麼證將來那兩箇恁麼用將來雪竇
後面頌出更顯煥頌云

妙峰孤頂草離離

和身沒却脚下已深數丈也

拈得分

明付與誰

用作什麼大地没人知乾屎極堪作何用拈得鼻孔失却口

不是孫公辨端的

錯看箭着賊了也不知

髑髏着地

幾人知

更不再活如麻似栗間黎拈得鼻孔失却口

妙峰孤頂草離離草裏輒有什麼了期拈得
分明付與誰什麼處是分明處頌保福道只
這裏便是妙峰頂不是孫公辨端的孫公見
什麼道理便云是則是可惜許只如髑髏着

地幾人知汝等諸人還知麼瞎

垂示云高高峰頂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
行佛眼觀不見直饒眼似流星機如掣電未
免靈龜曳尾到這裏合作麼生試舉看

舉劉鐵磨到瀉山不妨難湊泊道山云老

特牛汝來也點撥竿影草向磨云來日臺

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箭不虛發大唐打

速收來瀉山放身卧中也你向什麼處見

太遲磨便出去過也見

思量磨機而作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則喪身

失命禪道若到緊要處那裏有許多事他作
家相見如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
知是火按着便動捺着便轉瀉山道老僧百
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
書五字云瀉山僧某甲且正當恁麼時喚作

隔三

十二

瀉山僧即是喚作水牯牛即是如今人問着
管取分疎不下劉鐵磨久叅機鋒峭峻人號
爲劉鐵磨去瀉山十里卓庵一日去訪瀉山
山見來便云老特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
大會齋和尚還去麼瀉山放身便卧磨便出
去你看他一如說話相似且不是禪又不是
道喚作無事會得麼瀉山去臺山自隔數千
里劉鐵磨因什麼却令瀉山去齋且道意旨
如何這老婆會他瀉山說話絲來線去一放
一收互相酬唱如兩鏡相照無影像可觀機
機相副句句相投如今人三搭不迴頭這老
婆一點也瞞他不得這箇却不是世諦情見
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是他知有向上事所以如此如今只管做無
事會四祖演和尚道莫將有事爲無事往往

事從無事生你若參得透去見他恁麼如尋
常人說話一般多被言語隔碍所以不會雅
是知音方會他底只如乾峰示衆云舉一不
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
日有一僧從天台來却往南岳去乾峰云典
座今日不得普請看他兩人放則雙放收則
雙收爲仰下謂之境致風塵草動悉究端倪
亦謂之隔身句意通而語隔到這裏須是左
撥右轉方是作家

曾騎鐵馬入重城慣戰作家塞外勅下傳

聞六國清狗銜敕書寶中天猶握金鞭問

歸客是什麼消息一條拄杖兩夜深誰共

御街行君向瀟湘我向秦

雪竇頌諸方以爲極則一百頌中這一頌最
具理路就中極妙貼體分明頌出曾騎鐵馬

入重城頌劉鐵磨恁麼來勅下傳聞六國清
頌瀉山恁麼問猶握金鞭問歸客頌磨云來
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夜深誰共御街
行頌瀉山放身便卧磨便出去雪竇有這般
才調急切處向急切處頌緩緩處向緩緩處
頌風穴亦曾拈同雪竇意此頌諸方皆美之
高高峰頂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
覷不見看他一箇放身卧一箇便出去若更
周遮一時求路不見雪竇頌意最好是曾騎
鐵馬入重城若不是同得同證焉能恁麼且
道得箇什麼意不見僧問風穴瀉山道老特
牛汝來也意旨如何穴云白雲深處金龍躍
僧云只如劉鐵磨道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
還去麼意旨如何穴云碧波心裏玉兔驚僧
云瀉山便作卧勢意旨如何穴云老倒疎慵

無事日閑眠高卧對青山此意亦與雪竇同也

垂示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羣陷於流俗忽若擊石火裏別縑素閃電光中辨殺活可以坐斷十方壁立千仞還知有恁麼時節麼試舉看

舉蓮花峰庵主拈拄杖示眾云

看頂門上具一隻眼

也是時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不可向虛人窠窟空裏釘楔衆無語千箇萬箇如麻似粟却權立化城衆無語較些子可憐許一棚俊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若向途中辨猶爭半月程

設使得力堪作什復云畢竟如何千人萬人豈可全無一箇

箇裏坐却千人萬又自代云柳標橫擔不

人中一箇兩箇會也好與三十棒只爲他擔板腦後見

腮莫與往來

諸人還裁辨得蓮花峰庵主麼脚跟也未點

馬三

十四

地在國初時在廬山蓮花峰卓庵古人既得道之後茅茨石室中折脚鐺兒內煮野菜根喫過日且不求名利放曠隨緣垂一轉語且要報佛祖恩傳佛心印纔見僧來便拈拄杖云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前後二十餘

年終無一人答得只這一問也有權有實有

照有用若也知他圈續不消一捏你且道因

什麼二十年如此問既是宗師所爲何故只

守一極若向箇裏見得自然不向情塵上走

凡二十年中有多少人與他平展下語呈見

馬三

十五

解做盡伎倆設有箇道得也不到他極則處

況此事雖不在言句中非言句即不能辨不

見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所以驗人端的處

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無他只要

見你知有不知有他見人不會所以自代云

爲他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契機
幾曾失却宗旨古人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
規矩如今只管撞將去便了得則得爭奈顛
頑籠侗若到作家漢將三要語印空印泥印
水驗他便見方木逗圓孔無下落處到這裏
討一箇因得同證臨時向什麼處求若是知
有底人開懷通箇消息有何不可若不遇人
且卷而懷之且問你諸人拄杖子是衲僧尋
常用底因什麼却道途路不得力古人到此
不肯住其實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石室善道
和尚當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衆云過去諸
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前諸佛也恁
麼雪峰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衆云這箇只
爲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人來
時如何峰拈拄杖便去雲門云我即不似雪

峰打破狼籍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雲門便打
大凡參問也無許多事爲你外見有山河大
地內見有見聞覺知上見有諸佛可求下見
有衆生可度直須一時吐却然後十二時中
行住坐卧打成一片雖在一毛頭上寬若大
千沙界雖居鑊湯爐炭中如在安樂國土雖
居七珍八寶中如在茅茨蓬蒿下這般事若
是通方作者到古人實處自然不費力他見
無人攆得他底復自徵云畢竟如何又奈何
不得自云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
去這箇意又作麼生且道指什麼處爲地頭
不妨句中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自放自
收豈不見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
是什麼僧云不識嚴云一條拄杖也不識嚴
復以拄杖地上刮一下云還識麼僧云不識

嚴云土窟子也不識嚴復以拄杖擔云會麼
僧云不會嚴云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
萬峰去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雪竇有
頌云誰當機舉不賺亦還希摧殘峭峻銷鑠
玄微重開曾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兔乍圓乍

馬三

十六

缺金烏似飛不飛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
水共依依因什麼山僧道腦後見腮莫與往
來纔作計較便是黑山鬼窟裏作活計若見
得徹信得及千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奈何
不得動着撥着自然有殺有活雪竇會他意
道直入千峰萬峰去方始成頌要知落處看
取雪竇頌云

眼裏塵沙耳裏土
千峰萬峰不肯住
流水太茫茫

馬三

十七

像憶三百擔鵲突突
有什麼限更有怎麼漢
你向什麼處去且落花
道是什麼消息
好箇消息閃電之機徒勞別
佇思左顧右生右顧萬劫易

起眉毛何處去
脚跟下更贈一對眼元來
只在這裏選截得庵主脚
說麼雖然如是也須是到這田
地始得打云爲什麼只在這裏

雪竇頌得甚好有轉身處不守一隅便道眼
裏塵沙耳裏土此一句頌蓮花峰庵主衲僧
家到這裏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於一切時中
如癡似兀不見南泉道學道之人如癡鈍者
也難得禪月詩云常憶南泉好言語如斯癡
鈍者還希法燈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南泉又道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唯有
盧行者不會佛法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且
道佛法與道相去多少雪竇拈云眼裏着沙
不得耳裏着水不得或若有箇漢信得及把
得住不受人瞞祖師言教是什麼熱碗鳴聲
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
人又云眼裏着得須彌山耳裏着得大海水

有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
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
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然後
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正
是這般生鐵鑄就底漢何故或遇惡境界或
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悉皆如夢相似不知
有六根亦不知有旦暮直饒到這般田地切
忌守寒灰死火打入黑漫漫處去也須是有
轉身一路始得不見古人道莫守寒巖異草
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所以蓮花峰庵主道爲
他途路不得力直須是千峰萬峰去始得且
道喚什麼作千峰萬峰雪竇只愛他道柳標
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所以領出且
道向什麼處去還有知得去處者麼落花流
水太茫茫落花紛紛流水茫茫閃電之機眼

底三

十八

前是什麼剔起眉毛何處去雪竇爲什麼也
不知他去處只如山僧道適來舉拂子且道
即今在什麼處你諸人若見得與蓮花峰庵
主同參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去
參詳看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

言中有響句
裏呈機驚殺

人有眼
不曾見

丈云獨坐大雄峰

涼涼威風四百
州坐者立者二

俱敗

僧禮拜

伶俐衲僧也有恁
麼人要見恁麼事

丈便打家

宗師何故來言
不費令不虛行

臨機具眼不顧危亡所以道不入虎穴爭得

虎子百丈尋常如虎挿翅相似這僧也不避
死生敢將虎鬚便問如何是奇特事這僧也
具眼百丈便與他擔荷云獨坐大雄峰其僧
便禮拜衲僧家須是別未問已前意始得這
僧禮拜與尋常不同也須是具眼始得莫教

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只這僧
問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獨坐大雄峰僧禮
拜丈便打看他放去則一時俱是收來則掃
蹤滅跡且道他便禮拜意旨如何若道是好
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麼若道是不好他禮

第三

十九

拜有什麼不得處到這裏須是識休咎別縉
素立向千峰頂上始得這僧便禮拜似捋虎
鬚相似只爭轉身處賴值百丈頂門有眼肘
後有符照破四天下深辨來風所以便打若
是別人無奈他何這僧以機投機以意遣意
他所以禮拜如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
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去
也時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
師有什麼過州禮拜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
用處纔到當機拈弄處自然活潑潑地五祖

先師常說如馬前相撲相似你但常教見聞
聲色一時坐斷把得定作得主始見他百丈
且道放過時作麼生看取雪竇頌出云

祖域交馳天馬駒

五百年一間生千人萬
人中有一箇半箇子承

父化門舒卷不同途

已在言前渠儂得自
由還他作家手段

電光石火存機變

劈面來也左轉右轉還
見百丈爲人處也無

堪笑人來捋虎鬚

好與三十棒重賞之下
必有勇夫不免喪身失

命放過關
黎一着

雪竇見得透方乃頌出天馬駒日行千里橫
行豎走奔驟如飛方名天馬駒雪竇頌百丈
於祖域之中東走向西西走向東一來一往
七縱八橫殊無少礙如天馬駒相似善能交
馳方見自由處這箇自是得他馬祖大機大
用不見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打
云我若不打你天下人笑我去在又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僧近前
祖劈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謀看他恁麼得大
自在於建化門中或卷或舒有時舒不在卷
處有時卷不在舒處有時卷舒俱不在所以
道同塗不同轍此頌百丈有這般手脚雪竇

馬三

二十

道電光石火存機變頌這僧如擊石火似閃
電光只在此些子機變處巖頭道却物爲上逐
物爲下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雪竇道機
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若轉不得有什麼用
處大丈夫漢也須是識些子機變始得如今
人只管供他款被他穿却鼻孔有什麼了期
這僧於電光石火中能存機變便禮拜雪竇
道堪笑人來捋虎鬚百丈似一箇大蟲相似
堪笑這僧去捋虎鬚

垂示云問一答十舉一明三見兔放鷹因風

吹火不惜眉毛則且置只如入虎穴時如何
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

是什麼時節家破人

亡人亡家破

雲門云體露金風

棒天柱地斬釘截鐵淨裸裸赤

洒洒平步青霄

若向箇裏薦得始見雲門爲人處其或未然
依舊只是指鹿爲馬眼瞎耳聾誰人到這境
界且道雲門爲復是答他話爲復是與他酬
唱若道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道與他唱和
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畢竟作麼生你若見

馬三

主

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
入鬼窟裏去大凡扶豎宗乘也須是全身擔
荷不惜眉毛向虎口橫身任他橫拖倒拽若
不如此爭能爲得人這僧致箇問端也不妨
嶮峻若以尋常事看他只似箇管閑事底僧

若據衲僧門下去命脉裏覷時不妨有妙處
且道樹凋葉落是什麼人境界十八問中此
謂之辨主問亦謂之借事問雲門不移易一
絲毫只向他道體露金風答得甚妙亦不敢
辜負他問頭蓋爲他問處有眼答處亦端的
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若是知音底
舉着便知落處你若向雲門語脉裏討便錯
了也只是雲門句中多愛惹人情解若作情
解會未免喪我兒孫雲門愛恁麼騎賊馬趁
賊不見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門云識情難
測這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
句中不妨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須會他舉一
明三舉三明一你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
拔箭他一句中須具三句函蓋乾坤句隨波
逐浪句截斷衆流句自然恰好雲門三句中

且道用那句接人試辨看頌曰

既問有宗

深辨來意
箭不應發

答亦攸全

豈有兩般
如鐘待扣

功不

三句可辨

上中下如今是第幾句須
是向三句外薦取始得

一簇遠空

中過也壑著磁
着箭過新羅

大野兮涼颼颼

颼 普天匝地還覺骨毛
卓豎麼放行去也

長天兮疎雨濛濛

風浩浩水漫漫頭
上漫漫脚下漫漫

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

客

更有不唧溜漢帶累殺
人黃河頭上瀉將過來

靜依熊耳一叢

叢

開眼也着合眼也着鬼窟裏作活計眼
瞎耳聾誰到這境界不免打折你板齒

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古人言不

虛設所以道大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

馬三

主三

若不識尊卑去就不識淨觸信口亂道有什
麼利濟凡出言吐氣須是如鉗如鈇有鈎有
鐐須是相續不斷始得這僧問處有宗旨雲
門答處亦然雲門尋常以三句接人此是極
則也雪竇頌這公案與頌大龍公案相類三

句可辨一句中具三句若辨得則透出三句
外一鏃遠空鏃乃箭鏃也射得太遠須是急
着眼看始得若也見得分明可以一句之下
開展大千沙界到此頌了雪竇有餘才所以
展開頌出道大野兮涼颼颼颼長天兮疎雨
濛濛且道是心是境是玄是妙古人道法法
不隱藏古今常顯露他問樹凋葉落時如何
雲門道體露金風雪竇意只作一境如今眼
前風拂拂地不是東南風便是西北風直須
便恁麼會始得你若更作禪道會便沒交涉
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達磨未歸西天時
九年面壁靜悄悄地且道是樹凋葉落且道
是體露金風若向這裏盡古今凡聖乾坤大
地打成一片方見雲門雪竇的爲人處靜
依熊耳一叢叢熊耳即西京嵩山少林也前

馬三

于五

山也千叢萬叢後山也千叢萬叢諸人向什
麼處見還見雪竇爲人處麼也是靈龜曳尾
舉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
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和尚合知壁立萬
仞還覺齒落麼
泉云有落草了也孟八郎作
什麼便有恁麼事丈云作麼生
是不爲人說底法看他作麼生看他手忙
脚亂將錯就錯但試問
看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果然納敗
關果然漏
這不丈云說了也莫與他說破從他錯一
平生不合與他恁麼道
泉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賴有轉身
處與長即
長與短即短
理長則就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
知有說不說看他手忙脚亂藏身露影去
死十分爛泥裏有刺恁麼別
賺泉云某甲不會作可恁麼賴值不會會
即打你頭破賴值這漢
只恁麼丈云我太煞爲你說了也雪上加霜
龍頭蛇尾
作什麼
到這裏也不消即心不即心不消非心不非

心直下從頂至足眉毛一莖也無猶較些子
即心非心壽禪師謂之表詮遮詮此是涅槃
和尚惟政禪師也昔時在百丈作西堂開田
說大義者是時南泉已見馬祖了只是往諸
方決擇百丈致此一問也大難酬云從上諸
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若是山僧掩耳而
出看這老漢一場懡㦬若是作家見他恁麼
問便識破得他南泉只據他所見便道有也
是孟八郎百丈便將錯就錯隨後道作麼生
是不爲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這漢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丈云說了
也可惜許與他注破當時但劈脊便棒教他
知痛痒雖然如是你且道什麼處是說處據
南泉見處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曾說着
且問你諸人因什麼却道說了也他語下又

無蹤迹若道他不說百丈爲什麼却恁麼道
南泉是變通底人便隨後一拶云某甲只恁
麼和尚又作麼生若是別人未免分疎不下
爭奈百丈是作家答處不妨奇特便道我又
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南泉便道箇
不會是渠果會來道不會莫是真箇不會百
丈云我太煞爲你說了也且道什麼處是說
處若是弄泥團漢時兩箇涎涎漚漚若是二
俱作家時如明鏡當臺其實前頭二俱作家
後頭二俱放過若是具眼漢分明驗取且道
作麼生驗他看雪竇頌出云

三

二十四

祖佛從來不爲人

各自守疆界有條攀條
記得箇元字脚在心入

地獄

衲僧今古競頭走

踏破草鞋拗折
拄杖高掛鉢囊

鏡當臺列像殊

也破也打破一一面南
鏡來與你相見

看北斗

還見老僧騎佛殿出山門麼新羅
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

斗柄垂

落處也不知在什麼處

無處討

暗可惜許枕于落地樣子

成七拈得鼻孔失却口

即裏得這消息來果然怎麼便打

釋迦老子出世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始從光耀上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恁麼道且道是說是不說如今滿龍宮盈

馬王

王

海藏且作麼生是不說豈不見修山主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又道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能觀衆生心隨機應病與藥施方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其實祖佛自古至今不曾爲人說只這不爲人正好參詳山僧常說若是添一句甜蜜蜜地好好觀來正是毒藥若是劈脊便棒驀口便擗推將出去方始親切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到處是也問不是也問問佛問祖問向上問向下雖然如此若未到這田

地也少不得如明鏡當臺列像殊只消一句可辨明白古人道萬象及森羅一法之所印又道森羅及萬象總在箇中圓神秀大師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大滿云他只在門外雪竇恁麼道且道在門內在門外你等諸人各有一面古鏡森羅萬象長短方圓一一於中顯現你若去長短處會平摸索不着所以雪竇道明鏡當臺列像殊却須是一一面南看北斗既是面南爲什麼却看北斗若恁麼會得方見百丈南泉相見處此兩句頌百丈揆揆處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雪竇到此須得落在死水裏恐人錯會却自提起云即今目前斗柄垂你更去什麼處討你纔拈得鼻孔失却口拈得口失却鼻孔了也

垂示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明辨主賓洞分
縑素直似當臺明鏡掌內明珠漢現胡來聲
彩色顯且道爲什麼如此試舉看

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

箇壞不壞這箇是什麼物這一句天下
衲僧摸索不着預擬待舉隋

云壞無孔鐵鎚當面擲沒却鼻
孔未開口已前勦破了也僧云恁麼

則隨他去也沒量大人語脉裏
轉却果然錯認隋云隨他

去前箭猶輕後箭深只這箇多少人摸索
不着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若道隨他去

在什麼處若道不隨
他去又作麼生便打

大隋真如和尚承嗣大安禪師乃東川鹽亭

麼人參見六十餘員善知識昔時在瀉山會

僧云火頭一日瀉山問云子在此數年亦不

多少箇問來看如何隋云令某甲問箇什麼

處若瀉山云子便不會問如何是佛隋以手

切莫山口山云汝已後覓箇掃地人也無後

歸川先於朔口山路次煎茶接待往來凡三

年後方出世開山住大隋有僧問劫火洞然

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這僧只據教意

來問教中云成住壞空三災劫起壞至三禪

天這僧元來不知話頭落處且道這箇是什

麼人多作情解道這箇是衆生本性隋云壞

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隋云隨他去只這箇

多少人情解摸索不着若道隨他去在什麼

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不見道欲得親

切莫將問來問後有僧問修山主劫火洞然

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山主云不壞僧

云爲什麼不壞主云爲同於大千壞也得塞

殺人不壞也得塞殺人其僧既不會大隋說

話是他也不妨以此事爲念却持此問直往

舒州投子山投子問近離甚處僧云西蜀大

隋投云大隋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投子焚
香禮拜云西蜀有古佛出世汝且速回其僧
復回至大隋隋已遷化這僧一場懺懺後有
唐僧景遵題大隋云了然無別法唯道印南
能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蛩寒鳴砌葉鬼
夜禮龕燈吟罷孤窗外徘徊恨不勝所以雪
竇後面引此兩句頌出如今也不得作壞會
也不得作不壞會畢竟作麼生會急着眼看
劫火光中立問端道什麼已衲僧猶帶兩
重關坐斷此人如何教得百可憐一句隨
他語天下衲僧作這般計較千句萬句也
萬里區區獨往還業識茫茫踉蹌過也不
雪竇當機頌出句裏有出身處劫火光中立
問端衲僧猶帶兩重關這僧問處先懷壞與
不壞是兩重關若是得底人道壞也有出身

處道不壞也有出身處可憐一句隨他語萬
里區區獨往還頌這僧持此問投子又復回
大隋可謂萬里區區也

舉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千

不如一見撥州云鎮州出大蘿蔔頭撐天

眉分八字新釘戴鐵箭過新羅
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這僧也是箇久參底問中不妨有眼爭奈趙
州是作家便答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可謂
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這老漢大似箇白拈賊
相似你纔開口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特達英

萬三

三六

靈底漢且下向擊石火裏閃電光中纔聞舉
着剔起便行苟或佇思停機不免喪身失命
江西澄散聖判謂之東問西答喚作不答話
不上他圈續若恁麼會爭得遠錄公云此是
傍瞥語收在九帶中若恁麼會夢也未夢見

在更帶累趙州去有者道鎮州從來出大蘿蔔頭天下人皆知趙州從來參見南泉天下人皆知這僧却更問道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所以州向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且得沒交涉都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會他家自有通霄路不見僧問九峰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峰云山前麥熟也未正對得趙州一答此僧話渾似兩箇無孔鐵鎚趙州老漢是箇無事底人你輕輕問着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知有底人細嚼來噉若是不知有底人一似渾崙吞箇棗

鎮州出大蘿蔔

天下人知切忌道著一回舉著一回新

衲僧取則

爭奈不恁麼誰用這閑言長語只知自古自今

半開半合如麻似粟自古爭辨鵠白鳥黑也不恁麼如今也不恁麼全機頓脫長者自長短者自短識得者貴也不消得辨

馬三賊賊吐更不是別自

是擔枷過狀衲僧鼻孔曾拈得穿過了也裂轉

鎮州出大蘿蔔你若取他爲極則早是錯了也古人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哂人皆知道這箇是極則語却畢竟不知極則處所以雪竇道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鵠白鳥黑雖知今人也恁麼答古人也恁麼答何曾分得緇素來雪竇道也須是去他石火電光中辨其鵠白鳥黑始得公案到此頌了也雪竇自出意向活潑潑處更向你道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三世諸佛也是賊歷代祖師也是賊善能作賊換人眼睛不犯手脚獨許趙州且道什麼處是趙州善做賊處鎮州出大蘿蔔頭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三

音釋

蚌步項切音鰲牛刀切音教
棒蛤屬也鰲海中大龜
又玉璚尼輒切音捻脇虛業切險入聲
佩步昧切音
佩步昧切音
抽與切音棒翅丑智切癡去
釜屬有耳足聲鳥翼也
也
風從下而上也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四 鷹四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閱

垂示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其或不動不覺

不免入野狐窟裏透得徹信得及無絲毫障

翳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放行也瓦礫生光把

定也真金失色古人公案未免周遮且道評

論什麼邊事試舉着

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匝振錫一

下卓然而立曹溪樣子一機脫出直得驚天動地敬云是是

泥裏洗土塊賺殺一船人雪竇着語云錯

是什麼話話緊難乘子猶較一着在麻谷又到南泉遶禪牀三匝

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依前泥裏洗土塊再運前來蝦跳不出斗

泉云不是不是何不承當殺人語話雪竇着

語云錯放過不可麻谷當時云章敬道是和尚

爲什麼道不是主人公在什麼處這漢元來取人古頭漏逗了也

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也好殺人須是血爲人須爲微

瞞却多少人來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果然被他籠罩

已何

古人行脚徧歷叢林直以此事爲念要辨他

曲衆木牀上老和尚具眼不具眼古人一言

相契即住一言不契即去看他麻谷到章敬

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章敬云是

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作家雪竇云錯

落在兩邊你若去兩邊會不見雪竇意他卓

然而立且道爲什麼事雪竇爲什麼却道錯

什麼處是他錯處章敬道是什麼處是是處

雪竇如坐讀判語麻谷檐箇是字便去見南

泉依然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

云不是不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宗師

雪竇云錯章敬道是是南泉云不是不是爲復是同是別前頭道是爲什麼也錯後頭道不是爲什麼也錯若向章敬句下薦得自救也不了若向南泉句下薦得可與佛祖爲師雖然恁麼衲僧家須是自肯始得莫一向取

馬四

二

人口辯他問既一般爲什麼一箇道是一箇道不是若是通方作者得大解脫底人必須別有生涯若是機境不忘底決定滯在這兩頭若要明辨古今坐斷大下人舌頭須是明取這兩錯始得及至後頭雪竇頌也只頌這兩錯雪竇要提活潑潑處所以如此若是皮下有血底漢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不向繫驢橛上作道理有者道雪竇代麻谷下這兩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古人着語鎖斷要開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慶

藏主道持錫遶禪牀如是不是俱錯其實亦不在此你不見永嘉到曹溪見六祖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十威儀入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爲甚麼六祖却道他生大我慢此箇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是與不是都是繫驢橛唯有雪竇下兩錯猶較些子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這老漢不惜眉毛漏逗不少南泉道章敬則是是汝不是南泉可謂見兔放鷹慶藏主云南泉忒煞即當不是便休更與佗出過道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佗麻谷持錫遶禪牀既

馬四

三

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且道畢竟發明心宗底事在什麼處到這裏也須是生鐵鑄就底箇漢始得豈不見張拙秀才參西堂藏禪師問云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藏云有張拙秀才云錯藏云先輩曾參見什麼人來拙云參見徑山和尚來某甲凡有所問話徑山皆言無藏云先輩有何眷屬拙云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却問徑山有甚眷屬拙云徑山古佛和尚莫謗渠好藏云待先輩得似徑山時一切言無張拙俛首而已大

來仰山云於曹溪印子上脫將來邑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仰山又復問中邑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邑云我於馬祖處得此三昧來似恁麼說話豈不是舉一明三見本逐末底漢龍牙示衆道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見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瞞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瞞人之心也無牙云汝道江湖還有碍人之心也無又云江湖雖無碍人之心自是時人過不得所以江湖却成碍人去不得道江湖不得人祖佛雖無瞞人之心自是時人透不得祖佛却成瞞人去也不得道祖佛不瞞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即過却祖佛也須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從上古人同如未透得儻學佛學

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瞞去牙云直須自悟去到這裏須是如此始得何故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南泉雪竇是這般人方敢拈弄頌云

此錯彼錯

惜取眉毛據今而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切忌拈却

兩箇無孔鐵鎚直鎚千手大悲也四海浪

提不起或若拈去鬧黎喫三十棒平

天下人不敢動着東西南百川潮落

北一等家風近日多雨水古策風高十二門

安穩盡得海晏河清門門有路空蕭索

這箇杖頭無眼切忌門門有路空蕭索

向拄杖頭上作活計門門有路空蕭索

也無賺你手非蕭索

生觀着即瞎非蕭索

果然賴有轉身處作

者好求無病藥一死更不再活十二時中

爲什麼瞞睡勝天摸地作

五

這一箇頌似德山見瀉山公案相似先將公案着兩轉語穿作一串然後頌出此錯彼錯切忌拈却雪竇意云此處一錯彼處一錯切

忌拈却拈却即乖須是如此着這兩錯直得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可煞清風明月你若向這兩錯下會得更沒一星事山是山水是水長者自長短者自短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所以道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後面頌麻谷持錫去古策風高十二門古人以鞭爲策衲僧家以拄杖爲策祖庭事苑中古策舉錫杖經西王母瑤池上有十二朱門古策即是拄杖頭上清風高於十二朱門天子及帝釋所居之處亦各有十二朱門若是會得這兩錯拄杖頭上生光古策也用不着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又道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此之類也到這裏七顛八倒於一切時中得大自在門門有路空蕭索雖有路只是空蕭索雪竇到此自覺漏逗更與你打破然雖

如是也有非蕭索處任是作者無病時也須是先討些藥喫始得

垂示云十方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還有同死同生底麼見成公案打疊不下古人葛藤試請舉着

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多少人到

此茫然猶有這箇濟下禪牀擒住與一掌在訝即當作什麼

便托開今日捉敗老婆心切定佇立已落鬼窟

裏蹉過了也未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

免失却鼻孔定方禮拜將勤補拙

冷地裏有人覷破全得他定方禮拜將勤補拙

力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定方禮拜將勤補拙

忽然大悟如暗得燈如貪得寶將錯就錯

看他恁麼直出直入直往直來乃是臨濟正

宗有恁麼作用若透得去便可翻天作地自

得受用定上座是這般漢被臨濟一掌禮拜

起來便知落處他是向北人最朴直既得之

無四

六

後更不出世後來全用臨濟機也不妨顯脫

一日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乃問甚

處來定云臨濟頭云和尚萬福定云已順世

了也頭云某等三人特去禮拜福緣淺薄又

值歸寂未審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

一兩則看定遂舉臨濟一日示眾云赤肉團

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諸人面門出入未

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は無位真人

濟便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位

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巖頭不覺吐

舌欽山云何不道非無位真人被定擒住云

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

道山無語直得面黃面青巖頭雪峰近前禮

拜云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望慈悲且

放過定云若不是這兩箇老漢掣殺這尿狀

鬼子又在鎮州齋回到橋上歌逢三人座主
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底定擒住擬
拋向橋下時二座主連忙救云休休是伊觸
忤上座且望慈悲定云若不是二座主從他
窮到底去看他恁麼手段全是臨濟作用更

看雪竇頌出云

馬

七

斷際全機繼後蹤

黃河從源頭滴了也子承父業

持來何

必在從容

在什麼處爭奈有如此人無脚手人還得他也無

巨靈

擡手無多子

嚇殺人少費弄打一拂子更不再勒

分破華山

千萬重

乾坤大地一時露出墮也

雪竇頌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
黃檗大機大用唯臨濟獨繼其蹤拈得將來
不容擬議或若躊躇便落陰界楞嚴經云如
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巨靈
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巨靈神有大

神力以手擘開太華放水流入黃河定上座
疑情如山堆岳積被臨濟一掌直得瓦解冰
消

垂示云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朝至暮從暮
至朝還道伊瞋睡麼有時眼似流星還道伊
惺惺麼有時呼南作北且道是有心是無心
是道人是常人若向箇裏透得始知落處方
知古人恁麼不恁麼且道是什麼時節試舉
看

舉陳操尚書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

是精識精是賊識賊若不識 籍爭識這漢還見金剛圖麼 操云弟子恁
麼來早是不看便何況更畫一圓相 今日
個體睡漢 福便掩却方丈門 賊不打貧兒家已入宅圖
這老賊 續了 雪竇云陳操只具一隻眼 雲竇頂門
也 他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灼然龍頭
蛇尾當時好與一撥教伊進亦無門退亦

無路且道更與
他什麼一撥

陳操尚書與裴休李翱同時凡見一僧來先
請齋襯錢三百須是勘辨一日雲門到相看
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
主作麼生是衲僧家行脚事雲門云尚書曾

馬四

問幾人來操云即今問上座門云即今且置
作麼生是教意操云黃卷赤軸門云這箇是
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操云口欲談而辭
喪心欲緣而慮亡門云口欲談而辭喪爲對
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
意操無語門云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操
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
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退位
操又無語門云尚書且莫草草師僧家拋却
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自不奈

何尚書又爭得會操禮拜云某甲罪過又一
日與衆官登樓次望見數僧來一官人云來
者總是禪僧操云不是官云焉知不是操云
待近來與你勘過僧至樓前操驀召云上座
僧舉頭書謂衆官云不信道唯有雲門一人

他勘不得他參見睦州來一日去參資福福
見來便畫一圓相資福乃瀉山仰山下尊宿
尋常愛以境致接人見陳操尚書便畫一圓
相爭奈操却是作家不受人瞞解自點檢云
弟子恁麼來早是不着便那堪更畫一圓相

馬四

九

福掩却門這般公案謂之言中辨的句裏藏
機雪竇道陳操只具一隻眼雪竇可謂頂門
具眼且道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若總
恁麼地衲僧家如何爲人我且問你當時若
是諸人作陳操時堪下得箇什麼語免得雪

實道他只具一隻眼所以雪竇踏翻頌云

團團珠遶玉珊珊

三尺杖子攪黃河須是碧眼胡僧始得生錢鏐

就馬載驢馳上鐵船

用許多作什麼有什麼限且與閑黎著

分付海山無事客

有人不安若是無事客也不消得須是無事始

得釣鼈時下一圈攣

出不得若是蝦蟇堪

作什麼蝦蟇螺蚌怎生奈何須是釣鼈始得

雪竇復云天下衲

僧跳不出

兼身在內一坑埋却

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馳上鐵船雪竇當

頭頌出只頌箇圓相若會得去如虎戴角相

似這箇些子須是桶底脫機關盡得失是非

一時放却更不要作道理會也不得作玄妙

會畢竟作麼生會這箇須是馬載驢馳上鐵

船這裏看始得別處則不可分付須是將去

分付海山無事底客你若肚裏有些子事即

承當不得這裏須是有事無事違情順境若

佛若祖奈何他不得底人方可承當若有禪

可參有凡聖情量決定承當他底不得承當

得了作麼生會他道釣鼈時下一圈攣釣鼈

須是圈攣始得所以風穴云慣釣鯨鯢沉巨

浸却嗟蛙步碾泥沙又云巨鼈莫載三山去

吾欲蓬萊頂上行雪竇復云天下衲僧跳不

出若是巨鼈終不作衲僧見解若是衲僧終

不作巨鼈見解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

天下人一般也要問過因風吹火不

可不作

僧云廬山

實頭人

山云曾遊五老

峰麼因行不妨掉

僧云不曾到

赤移一步而

直也似忘

山云闍黎不曾遊山

太多事生惜取蒼毛

好這老漢

雲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

落草之談

殺人刀活人劍兩箇三箇要知山上路須是去來人不

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道沒量大人

向語脉裏轉却若是頂門具眼舉着便知落處看他一問一答歷歷分明雲門爲什麼却道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古人到這裏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一箇蠅子也過他鑑不得且道作麼生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也不妨險峻到這田地也須是箇漢始可提掇雲門拈云這僧親從廬山來因什麼却道闍黎不曾遊山瀉山一日問仰山云諸方若有僧來汝將什麼驗他仰山云某甲有驗處瀉山云子試舉看仰云某甲尋常見僧來只舉拂子向伊道諸方還有這箇麼待伊有語只向伊道這箇即且置那箇如何瀉山云此是向上人牙爪豈不見馬祖問百丈什麼處來丈云山下來祖云路上還逢着一人麼丈云不曾祖云爲什

馮四

上

麼不曾逢着丈云若逢着即舉似和尚祖云那裏得這消息來丈云某甲罪過祖云却是老僧罪過仰山問僧正相類此當時待他道曾到五老峰麼這僧若是箇漢但云禍事却道不曾到這僧既不作家仰山何不據令而行免見後面許多葛藤却云闍黎不曾遊山所以雲門道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若是出草之談則不恁麼

出草入草

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半開

誰解

尋討

項門具一隻眼闍黎不解尋討

白雲重重

千重百匝頭上安頭

紅日杲杲

破也瞎舉眼即錯

左顧無暇

瞎漢依前無事你作

許多伎倆

右盼已老

一念萬年過

君不見寒山

子癩兒

行太早

也不早

十年歸不得

即今在什麼處

然忘却來時道

渠儂得自由放過一着便打莫做這忘前失後好

出草入草誰解尋討雪竇却知他落處到這

裏一手擡一手搗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大似
草茸茸煙羃羃到這裏無一絲毫屬凡無一
絲毫屬聖徧界不曾藏一一蓋覆不得所謂
無心境界寒不聞寒熱不聞熱都盧是箇大
解脫門左顧無暇右盼已老懶瓚和尚隱居
衡山石室中唐德宗聞其名遣使召之使者
至其室宣言天子有詔尊者當起謝恩瓚方
撥牛糞火尋煨芋而食寒涕垂頤未嘗答使
者笑曰且勸尊者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爲
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奏德宗甚欽嘆之
似這般清寥寥白的不受人處分直是把
得定如生鐵鑄就相似只如善道和尚遭沙
汰後更不復作僧人呼爲石室行者每踏碓
忘移步僧問臨濟石室行者忘移步意旨如
何濟云沒溺深坑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

卷四

十二

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
溪果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
是住居西雪竇道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
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寒山子詩云欲得安
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
下有班白人嘵嘵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
來時道永嘉又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
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
到這裏如癡似兀方見此公案若不到這田
地只在語言中走有甚了日

垂示云定龍蛇分玉石別縑素決猶豫若不
是頂門上有眼肘臂下有符往往當頭蹉過
只如今見聞不昧聲色純真且道是皂是白
是曲是直到這裏作麼生辨

舉文殊問無着近離什麼處

不可不借問
也有這箇消

息無着云南方草窠裏出頭何必擔向者

有南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若問別人

掛唇着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實頭人殊

云多少衆當時便與一喝着云或三百或

五百盡是野狐精無着問文殊此間如何

住持授着便回轉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

雜敗缺不少量着云多少衆還我話頭來

殊云前三三後三三顯言倒語且道是多

無着遊五臺至中路荒僻處文殊化一寺接

他宿遂問近離甚處着云南方殊云南方佛

法如何住持着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

多少衆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無着却問文殊

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着

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却喫茶文殊

舉起玻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着云無

殊云尋常將什麼喫茶着無語遂辭去文殊

令均提童子送出門首無着問童子云適來

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云大德着應

喏子云是多少又問此是何寺童子指金剛

後面着回首化寺童子悉隱不見只是空谷

彼處後來謂之金剛窟後有僧問風穴如何

是清涼山正主穴云一句不遑無着問迄今

猶作野盤僧若要參透平平實實腳踏實地

向無着言下薦得自然居鑊湯爐炭中亦不

聞熱居寒冰上亦不聞冷若要參透使孤危

峭峻如金剛王寶劍向文殊言下薦取自然

水洒不着風吹不入不見漳州地藏問僧近

離甚處僧云南方藏云彼中佛法如何僧云

商量浩浩地藏云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

且道與文殊答處是同是別有底道無着答

處不是文殊答處也有龍有蛇有凡有聖有
什麼交涉還辨明得前三三後三三麼前箭
猶輕後箭深且道是多少若向這裏透得千
句萬句只是一句若向此一句下截得斷把
得住相次間到這境界

千峰盤屈色如藍還見文殊麼誰謂文殊是對

談設使普賢也不堪笑清涼多少衆且道

麼已在前三二與後三三試請脚下辨看

言前
子落地樣
子成七片

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有者道

雪竇只是重拈一徧不曾頌着只如僧問法
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
又僧問瑯琊覺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
河大地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不可也喚作重拈一徧明招獨眼龍亦頌其

意有蓋天蓋地之機道廓周沙界勝伽藍滿
目文殊是對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
翠山巖廓周沙界勝伽藍此指草窟化寺所
謂有權實雙行之機滿目文殊是對談言下
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正當恁麼時
喚作文殊普賢觀音境界得麼要且不是這
箇道理雪竇只改明招底用却有針線千峰
盤屈色如藍更不傷鋒犯手句中有權有實
有理有事誰謂文殊是對談一夜對談不知
是文殊後來無着在五臺山作典座文殊每
於粥鍋上現被無着拈攪粥筴便打雖然如
是也是賊過後張弓當時等他道南方佛法
如何住持劈脊便棒猶較些子堪笑清涼多
少衆雪竇笑中有刀若會得這笑處便見他
道前三三與後三三

舉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

今日一日只管落草前頭

也是落草後頭也是落草

首座問和尚什麼處去來

也是落草後頭也是落草

沙云遊山來

不可落草敗缺

首座云到什麼處來

落草相牽入火坑

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林裏

座云大似春意

相隨來也將錯就錯一手搔一手摸

云也勝秋露滴芙蓉

土上加泥前箭猶輕後箭深有什麼了期

雪竇着語云謝答話

一火弄泥團漢三箇一狀領過

長沙鹿苑招賢大師法嗣南泉與趙州紫胡

輩同時機鋒敏捷有人問教便與說教要頌

便與頌你若作作家相見便與你作家相見

仰山尋常機鋒最爲第一一日同長沙翫月

次仰山指月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

沙云恰是便倩你用那仰山云你試用看沙

一踏踏倒仰山起云師叔一似箇大蟲後來

人號爲岑大蟲因一日遊山歸首座亦是

會下人便問和尚什麼處去來沙云遊山來

座云到什麼處去來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

落花回須是坐斷十方底人始得古人出入

未嘗不以此事爲念看他賓主互喚當機直

截各不相饒既是遊山爲什麼却問道到什

麼處去來若是如今禪和子便道到夾山亭

來看他古人無絲毫道理計較亦無住著處

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首座便隨

他意向他道大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芙

蕖雪竇云謝答話代末後語也也落兩邊畢

竟不在這兩邊昔有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

乃問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

化物也無沙云黃鸝樓崔顥題詩後秀才曾

題也未拙云未曾題沙云得開題取一篇也

好岑大蟲平生爲人直得珠圓玉轉要人當面便會頌云

大地絕纖埃

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盡少這箇不得天下太平

何人

眼不開

頂門上放光大光明始得撒土撒沙作什麼

始隨芳草去

漏逗不少不是一回落草賴值前頭已道了

又逐落花回

處處全真

且喜歸來脚下泥深三尺

羸鶴翹寒木

左之右之添一句更有許多開

事在狂猿嘯古臺

却因親着力添一句也不得

長

沙無限意

便打末後一句道什麼咄草裏一坑埋却墮在鬼窟裏漢賊

過後張云更不可放過

且道這公案與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

山仰云曾到五老峰麼僧云不曾到仰云闍

黎不曾遊山辨縞素看是同是別到這裏須

是機關盡意識忘山河大地草芥人畜無些

子滲漏若不如古人謂之猶在勝妙境界

不見雲門道直得山河大地無纖毫過患猶

爲四

十七

爲轉物不見一切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向上一竅始解穩坐若透得依舊山是山水是水各住自位各當本體如大拍盲人相似趙州道雞鳴丑愁見起來還漏逗褻子褊衫箇也無袈裟影裏些些子棍無檔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本爲修行利濟人誰知翻成不啣啗若得真實到這境界何人眼不開一任七顛八倒一切處都是這境界都是這時節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雪竇不妨巧只去他左邊貼一句右邊貼一句一似一首詩相似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雪竇引到這裏自覺漏逗驀云長沙無限意咄如作夢却醒相似雪竇雖下一喝未得勒絕若是山僧即不然長沙無限意掘地更深埋

垂示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當空霹靂掩耳
難諧腦門上播紅旗耳背後輪雙劍若不是
眼辨手親爭能搆得有般底低頭佇思意根
下卜度殊不知觸體前見鬼無數且道不落
意根不抱得失忽有箇恁麼舉覺作麼生祇
對試舉看

舉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

箭脫離弦無返
回勢月明照見

夜行人中也識法
者體好和聲便打
檢看便打
云是什麼

何處求心

其端人好不
勞重舉自點

向北幽州盤山寶積和尚乃馬祖下尊宿後
出晉化一人師臨遷化謂眾云還有人邈得
吾真麼眾皆寫真呈師師皆叱之晉化出云
某甲邈得師云何不呈似老僧晉化便打筋
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一
日示眾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

依何住璿璣不動寂止無痕觀面相呈更無
餘事雪竇拈兩句來頌直是渾金璞玉不見
道瘧病不假驢馳藥山僧爲什麼道和聲便
打只爲佗檐枷過狀古人道聞稱聲外句莫
向意中求且道他意作麼生直得奔流度水
電轉星飛若擬議尋思千佛出世也摸索他
不着若是深入閻奧徹骨徹髓見得透底盤
山一場敗缺若承言會宗左轉右轉底盤山
只得一槪若是拖泥帶水聲色堆裏轉未夢
見盤山在五祖先師道透過那邊方有自由
分不見三祖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
然體無去住若向這裏道無佛無法又打入
鬼窟裏去古人謂之解脫深坑本是善因而
招惡果所以道無爲無事人猶遭金鎖難也
須是窮到底始得若向無言處言得行不得

處行得謂之轉身處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你
若作情解只在他言下死却雪竇見處七穿
八穴所以頌出

三界無法

言猶在耳何處求心不勞重舉自點檢看打云是什

麼白雲爲蓋

頭上安頭千重萬重流泉作琴聞麼相隨來也

一聽

一曲兩曲無人會

不落宮商非干角徵借路經過

五音六律盡分明
自領出去聽則聲
掩耳直得拖泥帶
水在什麼處便打

雨過夜塘秋水深
不及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雪竇頌得一似華嚴境
界有者道雪竇無中唱出若是眼皮綻底終
不恁麼會雪竇去他傍邊貼兩句道白雲爲
蓋流泉作琴蘇內翰見照覺有頌云溪聲便
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
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雪竇借流泉作一片長
舌頭所以道一曲兩曲無人會不見九峰乾

和尚道還識得命麼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
波競起是文殊家風一亘晴空是普賢境界
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這般曲調也須
是知音始得若非其人徒勞側耳古人道聾
人也唱胡家曲好惡高底總不聞雲門道舉
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是體顧是用
未舉已前朕兆未分已前見得坐斷要津若
朕兆纔分見得便有照用若朕兆分後見得
落在意根雪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却似雨
過夜塘秋水深此一頌曾有人論量羨雪竇
有翰林之才雨過夜塘秋水深也須是急著
眼看更若遲疑即討不見
垂示云若論漸也返常台道闕市裏七縱八
橫若論頓也不留朕迹千聖亦摸索不着儻
或不立頓漸又作麼生快人一言快馬一鞭

正恁麼時誰是作者試舉看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倚公說禪祖

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千人萬人撼不動

處三要印開去即印住正令當住即印破

再犯不容看取只如不去不住看無頓置

令行時投便打馬的

印即是不印即是天下人頭出頭沒有

散禪牀喝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

牛之機釣得一箇暗曉請師不搭印好箇

爭奈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輾

泥沙似鶴捉鳩寶網陂佇思可憐許也有

放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挽旗奪鼓

議三回死了穴打一拂子好打這箇令須

得穴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何必雪陂

擬議開口一死更不再活這漢穴又打一

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灼然却破

穴云見箇什麼道理也好像一撥却

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似則似是則未是

家人死西穴便下座將錯就錯見機而

風穴乃臨濟下尊宿臨濟當初在黃檗會下

栽松次檠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濟云

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便

鑽地一下檠云雖然如是子已喫二十棒了

也濟又打地一下云噓噓檠云吾宗到汝大

興於世瀉山詰云臨濟恁麼大似平地喫交

雖然如是臨危不變始稱真丈夫檠云吾宗

到汝大興於世大似憐兒不覺醜後來瀉山

問仰山黃檗當時只囑付臨濟一人別更有

在仰山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

瀉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但舉看仰山云

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此乃識風

穴也穴初參雪峰五年因請益臨濟入堂兩
堂首座齊下一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
濟云賓主歷然穴云未審意旨如何峰云吾
昔與岩頭欽山去見臨濟在途中聞已遷化
若要會他賓主話須是參他宗派下尊宿穴
後又見瑞岩常自喚主人公自云咄復云惺
惺着他後莫受人瞞却穴云自拈自弄有什
麼難後在襄州鹿門與廓侍者過夏廓指他
來參南院穴云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一
日遂見南院舉前話云某甲特來親覲南院
云雪峰古佛一日見鏡清清問近離甚處穴
云自離東來清云還過小江否穴云大舸獨
飄空小江無可濟清云鏡水圓山鳥飛不渡
子莫盜聽遺言穴云滄海尚怯艤輪勢列漢
飛帆渡五湖清豎起拂子云爭奈這箇何穴

云這箇是什麼清云果然不識穴云出沒卷
舒與師同用清云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譚語
穴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云赦罪放僣速
須出去穴云出即失乃便出至法堂上自謂
言大丈夫公案未了豈可便休却回再入方
丈清坐次便問某適來輒呈駿見冒瀆尊顏
伏蒙和尚慈悲未賜罪責清云適來從東來
豈不是翠巖來穴云雪竇親棲寶蓋東清云
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詩篇穴云路
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云詩速
祕却畧借劍看穴云鼎首旣人携劍去清云
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顛頑穴云若不觸風化
烏明古佛心清云何名古佛心穴又云再許
允容師今何有清云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穴
云只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清云巨浪

湧千尋澄波不離水穴云一句截流萬機寢
削便禮拜清以拂子點三點云俊哉且坐喫
茶風穴初到南院便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
師分院左手拍膝一下穴便喝院右手拍膝
一下穴亦喝院舉左手云這箇即從闍黎又
舉右手云這箇又作麼生穴云瞎院遂拈拄
杖穴云作什麼某甲奪却拄杖打着和尚莫
言不道院便擲下拄杖云今日被這黃面浙
子鈍置一上穴云和尚大侶持鉢不得詐道
不餓院云闍黎莫曾到此間麼穴云是何言
歟院云好好借問穴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
坐喫茶你看俊流自是機鋒峭峻南院亦未
辨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平常問云今夏在
什麼處穴云鹿門與廊侍者同過夏院云元
來親見作家來又云佗向你道什麼穴云始

風

三

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
這般納敗缺底漢有什麼用處穴自此服膺
在南院會下作圓頭一日院到園裏問云南
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云
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起棒云棒下無
生忍臨機不讓師穴於是豁然大悟是時五
代離亂鄧州牧主請師度夏是時臨濟一宗
大盛他凡是問答垂示不妨語句尖新攢花
簇錦字字皆有下落一日牧主請師上堂示
衆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
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何
故不似石人木馬之機直下似鐵牛之機無
你撼動處你才去即印住你才住即印破教
你百雜碎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
看他恁麼垂示可謂鉤頭有餌是時座下有

盧陂長老亦是臨濟下尊宿敢出頭來與他對機便轉他話頭致箇問端不妨奇特道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爭奈風穴是作家便答他道慣釣鯨鯢沉巨浸却嗟蛙步輾泥沙也是言中有響雲開云垂釣四海只釣得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巨浸乃十二頭水牯牛爲釣餌却只釣得一蛙出來此語且無玄妙亦無道理計較古人道若向事上覷則易若向意根下卜度則沒交涉盧陂佇思見之不取千載難逢可惜許所以道直饒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其實盧陂要討好語對他不欲行令被風穴一向用撓旗奪鼓底機鋒一向逼將去只得沒奈何俗諺云陣敗不禁若掃掃當初更要討鎗法敵他等你討得來即頭落也牧主亦久參風穴解道佛

法與王法一般穴云你見箇什麼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風穴渾是一團精神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按着便動解隨機說法若不隨機翻成妄語穴便下座只如臨濟有四賓主話夫參學之人大須仔細如賓主相見有語論賓主往來或應物見形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有如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樣學人便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便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辨得是境把他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禮拜此喚

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
知識更與他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
辨呼爲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
異知其邪正不見僧問慈明一喝分賓主照
用一時行時如何慈明便喝又雲居弘覺禪
師示衆云譬如獅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
全其力時有僧問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
欺之力看佗雪竇頌出

擒得盧陂跨鐵牛

千人萬人中也要呈巧
藝敗軍之將不再斬

三玄戈甲未經酬

當局者迷受災如
受福受降如受敵楚王

城畔朝宗水

說什麼朝宗水浩浩充塞
大地任是四海也須倒流喝

下曾令却倒流

不是這一喝截却你舌頭
咄驚走陝府鐵牛嚇殺嘉

州大像

雪竇知風穴有這般宗風便頌道擒得盧陂
跨鐵牛三玄戈甲未經酬臨濟下有三玄三

要凡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僧
問風穴如何是第一句穴云三要印開朱點
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如何是第二句穴云妙
辨豈容無着問溫和不負截流機如何是第
三句穴云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籍裏頭
人風穴一句中便具三玄戈甲七事隨身不
輕酬他若不如此爭奈盧陂何後面雪竇要
出臨濟下機鋒莫道是盧陂假饒楚王城畔
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盡去朝宗只消一喝也
須教倒流

垂示云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諦流布底
如猿在檻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欲煅
百鍊精金須是作家爐鞴且道大用現前底
將什麼試驗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

搥搥堆頭
見丈六金

身班班駁駁 門云花藥欄 問處不真答來曲
莽壁著磁著曲不

藏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 放愁作麼 門

云金毛獅子 也褒也貶兩采一賽將
錯就錯是什麼心行

諸人還知這僧問處麼雲門答處麼若知得

兩口同無一舌若不知未免顛預僧問玄沙

如何是清淨法身沙云膿滴滴地具金剛眼

試請辨看雲門不同別人有時把定壁立萬

仞無你湊泊處有時與你開一線道同死同

生雲門三寸甚密有者道是信彩答去若恁

麼會且道雲門落在什麼處這箇是屋裏事

莫向外卜度所以百丈道森羅萬象一切語

言皆銷歸自己令轉轉地活潑潑處便

道若擬議尋思便落第二句了也永嘉道法

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雲門驗這

僧其僧亦是他屋裏人自是久參知他屋裏

事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金毛獅子且

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褒他是貶他巖頭道

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又道他參活句不

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

自救不了又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

門云清波無透路進云和尚從何而得門云

再問復何來僧云正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重

疊關山路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如擊石火

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雪竇

是其中人便當頭頌出

花藥欄 言猶在耳 莫顛預 如麻似粟也有星在

秤今不在盤 太葛藤各自向衣單 便恁麼

箇索 太無端 錯怪他雲門好 金毛獅

子大家看 放出一箇半箇也是箇狗

雪竇相席打令動絃別曲一句一句判將去

此一頌不異拈占之格花藥欄便道莫顛顛
人皆道雲門信彩答將去總作情解會佗底
所以雪竇下本分草料便道莫顛顛蓋雲門
意不在花藥欄處所以雪竇道星在秤兮不
在盤這一句式煞漏逗水中元無月月在青
天如星在秤不在於盤且道那箇是秤若辨
明得出不辜負雪竇古人到這裏也不妨慈
悲分明向你道不在這裏在那邊去且道那
邊是什麼處此頌頭邊一句了後面頌這僧
道便怎麼去時如何雪竇道這僧也太無端
且道是明頭合暗頭合會來怎麼道不會來
怎麼道金毛獅子大家看還見金毛獅子麼
瞎
垂示云休去歇去鐵樹開花有麼有麼點兒
落節直饒七縱八橫不免穿他鼻孔且道請

訛在什麼處試舉看

舉陸巨大夫與南泉語話次陸云肇法師

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

怪鬼窟裏作活計盡餅不南泉指庭前花

道可充饑也是草裏商量什麼咄咄經有經師論有論師不干山僧

事咄咄大夫當時下得一轉語不唯截斷

南泉亦乃與天下袖僧出氣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

花如夢相似鶻鶻繞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莫寐語引得黃鶻下

陸巨大夫久參南泉尋常留心於理性中游

泳肇論一日坐次遂拈此兩句以爲奇特問

云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

也甚奇怪肇法師乃音時高僧與生融濬同

在羅什門下謂之四哲幼年好讀莊老後因

寫古維摩經有悟處方知莊老猶未盡善故

綜諸經乃造四論莊老意謂天地形之大也

我形亦爾也同生於虛無之中莊生大意只論齊物肇公大意論性皆歸自己不見他論中道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雖有神有人有賢有聖各別而皆同一性一體古人道盡乾坤大地只是一箇自己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有則普天普地有無則普天普地無是則普天普地是非則普天普地非法眼云渠渠渠我我我南北東西皆可不可可但唯我無不可所以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石頭因看肇論至此會萬物爲自己處豁然大悟後作一本參同契亦不出此意看他恁麼問且道同什麼根同那箇體到這裏也不妨奇特豈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豈有恁麼事陸亘大夫恁麼問奇則甚奇

馬四

十九

只是不出教意若道教意是極則世尊何故更拈花祖師更西來作麼南泉答處用衲僧巴鼻與佗拈出痛處破他窠窟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如引人向萬丈懸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斷你若平地上推倒彌勒佛下生也只不解命斷亦如人在夢欲覺不覺被人喚醒相似南泉若是眼目不正必定被他搽糊將去看他恁麼說話也不妨難會若是眼目定動活底聞得如醍醐上味若是死底聞得翻成毒藥古人道若於事上見墮在常情若向意根下卜度卒摸索不着巖頭道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南泉大意如此有擒虎兒定龍蛇底手脚到這裏也須是自會始得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

影看他雪竇頌出

聞見覺知非一一森羅萬象無有一法七

一時是箇花入裂眼耳鼻舌身意

無孔鐵鎚山河不在鏡中觀我這裏無這

自長短者自短青是青霜天月落夜將半

黃是黃你向什麼處觀霜天月落夜將半

引你入草了也徧界不誰共澄潭照影寒

曾藏切忌向鬼窟裏坐誰共澄潭照影寒

有麼有麼若不同牀睡馬知被底穿

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南泉小睡語雪竇大睡語雖然作夢却作得

箇好夢前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聞見覺知

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若道在鏡中觀然

後方曉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地草木叢林

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爲兩段但只可山是

山水是水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山河不

馬

三十

澄潭照影寒爲復自照爲復共人照須是絕

機絕解方到這境界即今也不要澄潭也不

待霜天月落即今作麼生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四

音釋

珊師姦切音山珊瑚生海

閨中色赤又珊瑚聲

切煨烏魁切音威煨

音力霹靂迅

雷又雷神名

又寐窟上苦禾切音科鳥在穴曰寐

慧上田黎切音題下洪孤

翻上田黎切音題下洪孤

翻上田黎切音題下洪孤

翻上田黎切音題下洪孤

翻上田黎切音題下洪孤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五

鴈五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垂示云是非交結處聖亦不能知逆順縱橫
時佛亦不能辨爲絕世超倫之士顯逸羣大
士之能向冰凌上行劒刃上走直下如麒麟
頭角似火裏蓮花宛見超方始知同道誰是
好手者試舉看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

有恁

麼事賊不打貪兒家
慣曾作客方憐客投子云不許夜行投

明須到

看樓打樓是賊賊賊若
不同牀卧焉知被底穿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對
他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什麼時節
無孔笛撞著甕拍版此謂之驗主問亦謂之
心行問投子趙州諸方皆美之得逸羣之辯

二老雖承嗣不同看他機鋒相投一般投子
一日爲趙州置茶筵相待自過蒸餅與趙州
州不管投子令行者過胡餅與趙州州禮行
者三拜且道他意是如何看他盡是向根本
上提此本分事爲人有僧問如何是道答云
道如何是佛答云佛又問金鎖未開時如何
答云開金雞未鳴時如何答云無這箇音響
鳴後如何答云各自知時投子平生問答總
如此看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他便
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直下如擊石火似閃
電光還他向上人始得大死底人都無佛法
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長短到這裏只恁麼休
去古人謂之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
是好手也須是透過那邊始得雖然如是如
今人到這般田地早是難得或若有依倚有

解會則沒交涉詰和尚謂之見不淨潔五祖
先師謂之命根不斷須是大死一番却活始
得浙中永安和尚道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
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
非常之旨人焉慶哉趙州問意如此投子是
作家亦不辜負他所問只是絕情絕迹不妨
難會只露面前些子所以古人道欲得親切
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若非投子
被趙州一問也大難酬對只爲他是作家漢
舉著便知落處頌云

活中有眼還同死

兩不相知翻來覆去若不蘊藉爭辯得這漢綱

藥忌何須鑒作家

若不驗過爭辯端的遇著試與一鑒又且

何妨也

古佛尚言曾未到

賴是有伴千聖要問過也不傳山僧亦

不知誰解撒塵沙

即今也不少開眼也看合眼也著關黎恁

什麼處

活中有眼還同死雪竇是知有底人所以敢
頌古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雪竇道活中
有眼還同於死漢相似具眼如同活人古人
道殺盡死人方見活人活盡死人方見死人
趙州是活底人故作死問驗取投子如藥性
所忌之物故將去試驗相似所以雪竇道藥
忌何須鑒作家此頌趙州問處後面頌投子
古佛尚言曾未到只這大死底人却活處古
佛亦不曾到天下老和尚亦不曾到任是釋
迦老子碧眼胡僧也須再叅始得所以道只
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雪竇道不知誰解撒
塵沙不見僧問長慶如何是善知識眼慶云
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天下老和
尚據曲录木牀上行棒行喝豎拂敲牀現神
通作主宰盡是撒沙且道如何免得

垂示云單提獨弄帶水拖泥敲唱俱行銀山
鐵壁擬議則觸體前見鬼尋思則黑山下打
坐明明果日麗天颯颯清風匝地且道古人
還有請訛處麼試舉看

舉龐居士辭藥山

這老漢作怪也

山命十禪客相

送至門首

也不輕他是甚麼境界也須是識端倪底衲僧始得

居士

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

無風起浪指頭

有眼道老漢言中有響

時有全禪客云落在甚麼處

中也相隨來也果然上鈎來

士打一掌

著果然勾賊破家

全云

居士也不得草草

棺木裏瞠眼

士云汝恁麼稱

禪客問老子未放汝在

第二杓惡水潑了何止問老子山僧

這裏也放不過

全云居士作麼生

麤心不改又是要喫棒這僧從

頭到尾

士又打一掌

果然雪上加霜

云眼

見如盲口說如啞

更有斷和句又與他讀判語

雪實別

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

是則是賊過後張弓也是漏逗

不少雖然如是要見箭鋒相柱爭奈落在鬼窟裏了也

龐居士參馬祖石頭兩處有頌初見石頭便
問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聲未斷被石頭
掩却口有個省處作頌道日用事無別唯吾
自偶諸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
號青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後
參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祖云
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豁然大
悟作頌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
佛場心空及第歸爲佗是作家後列刹相望
所至競譽到藥山盤桓既久遂辭藥山山至
重佗命十人禪客相送是時值雪下居士指
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禪客云落在什
麼處士便掌全禪客既不能行令居士令行
一半令雖行全禪客恁麼酬對也不是佗不

知落處各有機鋒卷舒不同然有不到居士處所以落他架下難出他驚中居士打了更與說道理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竇別前語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雪竇恁麼要不辜他問端只是機遲慶藏主道居士機如掣電等你握雪團到幾時和聲便應和聲打方始勦絕雪竇自頌佗打處云

原五

四

雪團打雪團打

爭奈落在第二機不勞拈出頭上漫漫脚下漫漫

龐老機關沒可把

往往有人不知只恐不恁麼天上人

間不自知

是什麼消息眼裏耳裏絕瀟灑

箭鋒相拄眼見如盲口說如啞瀟灑絕

作麼生向什麼處見龐老與雪竇

碧眼胡僧難辯別

連磨出來向你道什麼打云關黎道什麼一坑

却埋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雪竇要在居士頭上行古人以雪明一色邊事雪竇意

原五

五

道當時若握雪團打時居士縱有如何機關亦難搆得雪竇自誇他打處殊不知有落節處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瀟灑眼裏也是雪耳裏也是雪正住在一色邊亦謂之普賢境界一色邊事亦謂之打成一片雲門

道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爲物轉不見一色始是半提若要全提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針劄不入不聽他人處分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有什麼用處雪竇到此須殺了復轉機道只此瀟灑絕直饒是碧眼胡僧也難辯別碧眼胡僧尚難辨別更教山僧說箇什麼

垂示云定乾坤句萬世共道擒虎兇機千聖莫辨直下更無纖翳全機隨處齊彰要明向

上鉗鎚須是作家爐鞴且道從上來還有恁麼家風也無試舉看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

不是這箇時節

旁頭劈面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

天下人尋不得

不得藏身露影蕭何賈却假銀城

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

賺殺一船人隨他轉也一釣便上

山云寒時寒殺閻黎熱

時熱殺閻黎

真不掩偽曲不藏直臨崖看虎兒特地一場愁掀翻大海

踢倒須彌且道洞山在什麼處

黃龍新和尚拈云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剗襟爭奈這僧不甘如今有箇出來問黃龍且道

如何支遣良久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

頭火自涼諸人且道洞山圈續落在什麼處

若明辨得始知洞山下五位回互正偏接人

不妨奇特到這向上境界方能如此不消安

排自然恰好所以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

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更無真休更迷頭還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氣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浮山遠錄公以此公案爲五位之格若會得一則餘者自然易會巖頭道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著便轉殊不消絲毫氣力曾有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山云趕向水牯牛羣裏去僧云和尚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佗力洞山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此是正中偏雖正却偏雖偏却圓曹洞錄中備

載子細若是臨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直
下便會有者道大好無寒暑有什麼巴鼻古
人道若向劔刃上走則快若向情識上見則
遲不見僧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
待無人來向你道遂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
人請和尚道微指竹云這一竿竹得恁麼長
那一竿竹得恁麼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
問僧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僧云鑊湯爐炭
裏迴避山云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僧云衆
苦不能到看他家裏人自然會他家裏人說
話雪竇用他家裏事頌出

垂手還同萬仞崖不是作家誰能辨得何處不圓融正勅既行諸
侯避正偏何必在安排若是安排何處有今日作麼生兩頭
不涉風行草琉璃古殿照明月
偃水到渠成圓陀陀地切忌認影
且莫忍俊韓獺空上階
當頭不是這回躡過了也逐塊作什麼打

云你與這
僧同參

曹洞下有出世不出世有垂手不垂手若不
出世目視雲霄若出世便灰頭土面目視雲
霄即是萬仞峯頭灰頭土面即是垂手邊事
有時灰頭土面即在萬仞峯頭有時萬仞峯
頭即是灰頭土面其實入廬垂手與孤峯獨
立一般歸源了性與差別智無異切忌作兩
概會所以道垂手還同萬仞崖直是無你湊
泊處正偏何必在安排若到用時自然如此
不在安排也此頌洞山答處後面道琉璃古
殿照明月忍俊韓獺空上階此正頌這僧逐
言語走洞下有此石女木馬無底籃夜明珠
死蛇等十八般大綱只明正位如月照琉璃
古殿似有圓影洞山答道何不向無寒暑處
去其僧一似韓獺逐塊連忙上階捉其月影

相似又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
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如韓獹逐塊走到階上
又却不見月影韓獹乃出戰國策云韓氏之
獹駿狗也中山之兔狡兔也是其犬方能尋
其兔雪竇引以喻這僧也只如諸人還識洞

應

八

山爲人處麼良久云討甚

舉禾山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

天下衲僧跳不出無過此二者是爲真過
孔鐵鎚一箇鐵槌子頂門上具一
隻眼作什麼僧出問如何是真過
下有一個山云解打鼓鐵槌鐵槌
鐵槌子蔡確確又問如

何是真諦道什麼兩重公案山云解打鼓

鐵槌鐵槌又問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

非心非佛道什麼這箇拈拄三
段山云

解打鼓鐵槌鐵槌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

接道什麼這箇第四杓惡水山云解打鼓

鐵槌鐵槌蔡確確且道落在
什麼處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禾山垂示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
二者是爲真過此一則語出寶藏論學至無
學謂之絕學所以道淺聞深悟深聞不悟謂
之絕學一宿覺道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

疏尋經論習學既盡謂之絕學無爲開道人
及至絕學方始與道相近直得過此二學是
謂真過其僧也不妨明敏便拈此語問禾山
山云解打鼓所謂言無味語無味欲明這箇
公案須是向上人方能見此語不涉理性亦

應

九

無議論處直下便會如桶底脫相似方是衲
僧安穩處始契得祖師西來意所以雲門道
雪峯輒毬禾山打鼓國師水碗趙州喫茶盡
是向上拈提又問如何是真諦山云解打鼓
真諦更不立一法若是俗諦萬物俱備真俗

無二是聖諦第一義又問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卽心卽佛卽易求若到非心非佛卽難少有人到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接山云解打鼓向上人卽是透脫灑落底人此四句語諸方以爲宗旨謂之禾山四打鼓只如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老僧今日失利似此答話有十八般失利又僧問淨果大師鶴立孤松時如何果云脚底下一場懣懣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果云日出後一場懣懣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向什麼處去果云三門外兩箇漢一場懣懣諸方謂之三懣懣又保福問僧殿裏是什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釋迦老子僧云莫

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云你名什麼僧云咸澤福云或遇枯涸時如何僧云誰是枯涸者福云我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你作什麼業喫得恁麼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作蹲身勢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浴主浴鍋闊多少主云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勢主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諸方謂之保福四瞞人又如雪峯四漆桶皆是從上宗師各出深妙之旨接人之機雪竇後面引一落索依雲門示衆頌出此公案

一拽石囊中天子勅願見牽二般土塞外將軍
今兩箇一狀領作向上人恁麼來發機須是千鈞弩若也透
過同病相憐不得不可輕翻象骨老師曾輓毬曾恁麼
豈爲死蝦蟇來有箇無孔鐵爭似禾山解打鼓鐵板子
錢阿誰不知

老漢始得報君知雪寶也未夢見在雪莫

一千親得也報君知上加霜你還知麼

芥鹵龍龍伺伺甜者甜兮苦者苦謝答話

腳好與三十棒喫棒得也未便打依舊黑漫漫

歸宗一日普請拽石宗問維那什麼處去維

馬五

那云拽石去宗云石且從汝拽即不得動著

中心樹子木平凡有新到至先令般三轉土

木平有領示衆云東山路窄西山低新到莫

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

迷後來有僧問云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事

作麼生平云鐵輪天子裏中勅僧無語平便

打所以道一拽石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

雪寶以千鈞之弩喻此話要見他爲人處三

十斤爲一鈞一千鈞則三萬斤若是擗龍虎

狼猛獸方用此弩若是鷓鴣小可之物必不

馬五

十一

骨老師曾輓毬即雪峯一日見玄沙來三箇

木毬一齊輓玄沙便作斫牌勢雪峯深肯之

雖然總是全機大用處俱不如禾山解打鼓

多少徑截只是難會所以雪寶道爭似禾山

解打鼓又恐人只在話頭上作活計不知來

由芥芥鹵鹵所以道報君知莫芥鹵也須是

實到這般田地始得若要芥芥鹵甜者甜兮

苦者苦雪寶雖然如是拈弄畢竟也跳不出

垂示云要道便道舉世無雙當行即行全機

不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疾焰過風奔流度

刃拈起向上鉗鎚未免亡鋒結舌放一線道

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撰著這

山積藏切忌向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老漢堆

衫重七斤鬼窟裏作活計果然七縱八橫拽却漫天網還

見趙州麼衲僧鼻孔曾拈得還

知趙州落處麼若這裏見得便乃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水到渠成風行草偃苟或未
然老僧在
你脚跟下

若向一擊便行處會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
時穿却不奈你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躊躇
老僧在你脚跟下佛法省要處言不在多語
不在繁只如這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他却答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若向語句上辨錯認定盤星不向語句上辨
爭奈却恁麼道這箇公案雖難見却易會雖
易會却難見難則銀山鐵壁易則直下惺惺
無你計較是非處此話與普化道來日大悲
院裏有齋話更無兩般一日僧問趙州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
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曾將境示人看他
恁麼向極則轉不得處轉得自然蓋天蓋地

馬五

十二

若轉不得觸途成滯且道他有佛法商量也
無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說心說性說玄
說妙若道他無佛法旨趣他又不曾辜負你
問頭豈不見僧問木平和尚如何是佛法大
意平云這箇冬瓜如許大又僧問古德深山
懸崖迴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
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大底
大小底小看這般公案諍訛在什麼處雪竇
知他落處故打開義路與你頌出

編辟曾挨老古錐

何必攖著這老漢
挨攖向什麼處去 七斤

衫重幾人知

再來不直半分錢直得口似
匾擔又却被他贏得一籌

如今拋擲西湖裏

還雪竇手腳始
得山僧也不要 下載清

風付與誰

自古自今且道雪竇與他
唱與他下注脚一子親得

十八問中此謂之編辟問雪竇道編辟曾挨
老古錐編辟萬法教歸一致這僧要挨挨他

趙州州也不妨作家向轉不得處有出身之路敢開大口便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道這箇七斤布衫能有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裏萬法歸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要一時拋在西湖裏雪竇住洞庭翠

四五

十三

峰有西湖也下載清風付與誰此是趙州示衆你若向北來與你上載你若向南來與你下載你若從雪峰雲居來也是箇擔板漢雪竇道如此清風堪付阿誰上載者與你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種種方便若是下載更無許多義理玄妙有底擔一擔禪到趙州處一點也使不著一時與他打疊教灑灑落落無一星事謂之悟了還同未悟時如今人盡作無事會有底道無迷無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世時達磨未來此土時不可不恁麼也用

佛出世作什麼祖師更西來作什麼總如此有什麼干涉也須是大徹大悟了依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萬法悉皆成現方始作箇無事底人不見龍牙道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爭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只如趙州這箇七斤布衫話子看他古人恁麼道如金如玉山僧恁麼說諸人恁麼聽總是上載且道作麼生是下載三條椽下看取

垂示云一槌便成超凡越聖片言可折去縛解粘如冰凌上行劒刃上走聲色堆裏坐聲色頭上行縱橫妙用則且置剎那便去時如何試舉看

舉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

等閑垂一釣不患聾問什

麼僧云雨滴聲

不妨實頭也好箇消息

清云衆生顛

倒迷已逐物

事生也慣得其便鏡鈎搭索還他本分手脚

僧云

和尚作麼生

果然納敗缺轉捨來也不妨難當却把槍頭倒刺人

云泊不迷已

咄直得分

僧云泊不迷已意

旨如何

搜著這老漢逼殺人前箭猶輕後箭深

清云出身猶

可易脫體道應難

養子之緣雖然如是德山臨濟向什麼處去不

與作兩滴聲喚作什麼聲直得分疎不下

只這裏也好薦取古人垂示一機一境要接

人一日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

聲清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又問門外什麼

聲僧云鶉鳩聲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

如來正法輪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蛇咬蝦

蟬聲清云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此語與

前頭公案更無兩般衲僧家於這裏透得去

於聲色堆裏不妨自由若透不得便被聲色

所拘這般公案諸方謂之煅煉語若是煅煉

只成心行不見他古人爲人處亦喚作透聲

色一明道眼二明聲色三明心宗四明忘情

五明展演然不妨子細爭奈有窠臼在鏡清

恁麼問門外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却道衆

生顛倒迷已逐物人皆錯會喚作故意轉人

且得沒交涉殊不知鏡清有爲人底手脚膽

大不拘一機一境忒煞不惜眉毛鏡清豈不

知是雨滴聲何消更問須知古人以探竿影

草要驗這僧這僧也善挨拶便道和尚又作

麼生直得鏡清入泥入水向他道泊不迷已

其僧迷已逐物則故是鏡清爲什麼也迷已

須知驗他句中便有出身處這僧太懵懂要

勦絕此話更問道只箇泊不迷已意旨如何

若是德山臨濟門下棒喝已行鏡清通一線

道隨他打葛藤更向他道出身猶可易脫體

道應難雖然恁麼古人道相續也大難他鏡
清只一句便與這僧明脚跟下大事雪竇頌
云

虛堂雨滴聲

從來無間斷 大家在這裏 作者難酬對 然

不知山僧從來不是作者有 權有實有放有收殺活擒縱 若謂曾入流

刺頭入膠盆不喚作 雨滴聲喚作什麼聲

依前還不會 山僧幾 曾問你

來這漆桶還我 無孔鐵鎚來

會不會 雨頭坐斷兩處不 分不在這兩邊

南山北山轉霧霽

頭上脚下若喚作雨聲 則賺不喚作雨聲喚作

什麼聲到這裏須 是腳踏實地始得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喚作雨聲則是

迷已逐物不喚作雨聲又如何轉物到這裏

任是作者也難酬對所以古人道見與師齊

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又南院道棒

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若謂曾入流依前還

不會教中道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

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若道是雨滴聲也不是

若道不是雨滴聲也不是前頭頌兩喝與三

喝作者知機變正類此頌若道是入聲色之

流也不是若喚作聲色依前不會他意譬如

以指指月月不是指會與不會南山北山轉

霧霽也

垂示云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

生焉向四時行處可以見體於萬物生處可

以見用且道向什麼處見得衲僧離却言語

動用行住坐卧併却咽喉唇吻還辨得麼

馬五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

多少入疑著千 聖跳不出漏逗

不門云六不收

斬釘截鐵八角磨盤空裏 走靈龜曳尾朕兆未分時

薦得已是第二頭朕兆已生後薦得又落 第三首若更向言語上辨得且喜沒交涉

雲門道六不收直是難構若向朕兆未分時

構得已是第二頭若向朕兆已生後薦得又

落第三首若向言句上辨明卒摸索不著且畢竟以何爲法身若是作家底聊聞舉著別起便行苟或佇思停機伏聽處分太原孚上座本爲講師一日登座講次說法身云豎窮三際橫亘十方有一禪客在座下聞之失笑孚下座云某甲適來有甚短處願禪者爲說看禪者云座主只講得法身量邊事不見法身孚云畢竟如何卽是禪者云可暫罷講於靜室中坐必得自見孚如其言一夜靜坐忽聞打五更鐘忽然大悟遂敲禪者門云我會也禪者云你試道看孚云我從今日去更不將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又教中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又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雲門道六不收此公案有者

過五

十七

道只是六根六塵六識此六皆從法身生六根收他不得若恁麼情解且得沒交涉更帶累雲門要見便見無你穿鑿處不見教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他答話多惹人情解所以一句中須具三句更不辜你問頭應時應節一言一句一點一畫不妨有出身處所以道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且道是法身是祖師放你三十棒雪竇頌云

一二三四五六

角而後始滴水滴凍碧眼賣許多工夫作什麼

胡僧數不足

三生六十劫達磨何曾夢少見關黎爲什麼知而故犯

林謾道付神光

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從頭來已錯了也 卷衣

又說歸天竺

賺殺一船人 天竺茫茫無處

尋

在什麼處始是太夜來却對乳峰宿 刺

平如今在什麼處 你眼晴也是無風起浪且道

雪竇善能於無縫罅處出眼目頌出教人見

雲門道六不收雪竇爲什麼却道一二三四五六直是碧眼胡僧也數不足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須是還他屋裏兒孫始得適來道一言一句應時應節若透得去方知道不在言句中其或未然不免作情解五祖老師道釋迦牟尼佛下賤客作兒庭前栢樹子一二三四五若向雲門言句下諦當見得相次到這境界少林謾道付神光二祖始名神光及至後來又道歸天竺達磨葬於熊耳山之下時宋雲奉使西歸在慈嶺見達磨手携隻履歸西天去使回奏聖開墳惟見遺下一隻履雪竇道其實此事作麼生分付既無分付卷衣又說歸天竺且道爲什麼此土却有二三遍相恁麼傳來這裏不妨請訛也須是構得始可入作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

應五

十八

却對乳峯宿且道卽今在什麼處師便打云
瞎

舉王太傳入招慶煎茶

作家相聚須有奇特等閑無事大家

若一隻眼惹禍來也

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鉞

泥團漢

不會煎茶常累別人

朗翻却茶鉞

事生也

太傳見問

上座茶爐下是什麼

果然

朗云捧爐神

然

中他箭了也

太傳云既是捧爐神爲什麼

翻却茶鉞

何不與他本分草料事生也

朗云仕官千日

失在一朝

錯指注是什麼語話杜撰禪和如麻似栗

大傳拂袖

便去

灼然作家許他具一隻眼

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

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樵

更與三十棒這獨眼龍只具一

隻眼也須是明人點破始得

朗云和尚作麼生

好與一

撥終不作這般死即當見解

招云非人得其便

果然一隻

眼道得一半一

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

手捏一手搦爭奈賊過後張弓雖然如是也未稱德山門下客一等是潑郎潑賴就中奇特

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王太傅知泉州久叅招慶一日因入寺時朗上座煎茶次翻却茶銚太傅也是箇作家纔見他翻却茶銚便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捧爐神不妨言中有響爭奈首尾相違失却宗旨傷鋒犯手不惟辜負自己亦且觸忤他人這箇雖是無得失底事若拈起來依舊有親疎有皂白若論此事不在言句上却要向言句上辨箇活處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據朗上座恁麼道如狂狗逐塊太傅拂袖便去似不肯他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檉野檉卽是荒野中火燒底木橛謂之野裡用明朗上座不向正處行却向外邊走朗授云和尚又作麼生招云非人得其便明招自然有出身處亦不辜負他所問所以道

俊狗咬人不露牙馮山詰和尚云王太傅大似相如奪璧直得鬚鬢衝冠蓋明招忍俊不禁難逢其便大瀉若作朗上座見他太傅拂袖便行放下茶銚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逢不見寶壽問胡釘鉸云久聞胡釘鉸莫便是否胡云是壽云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師打破將來壽便打胡不肯壽云異日自有多口阿師爲你點破在胡後見趙州舉似前話州云你因什麼被他打胡云不知過在什麼處州云只這一縫尚不奈何更教他打虛空來胡便休去州代云且釘這一縫胡於是有省京兆米七師行脚歸有老宿問云月夜斷井索人皆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時喚作什麼七師云若有所見卽同衆生老宿云也是千年桃核忠國師問紫璘供奉聞說

供奉解註思益經是否奉云是師云凡當註經須解佛意始得奉云若不會意爭敢言註經師遂令侍者將一碗水七粒米一隻筋在碗上送與供奉問云是什麼義奉云不會師云老僧意尚不會更說甚佛意王太傅與朗上座如此話會不一雪竇末後却道當時但與踏倒茶爐明招雖是如此終不如雪竇雪峰在洞山會下作飯頭一日淘米次山問作什麼峰云淘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峰云沙米一時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峰便覆却盆山云子因緣不在此雖然怎麼爭似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一等是什麼時節到他用處自然騰今煥古有活脫處頌云

來問若成風

箭不虛發偶爾成文不妨要妙

應機非善巧

弄泥團漢有什麼限方木

堪悲獨眼龍

只具

周王

二

一隻眼只得一撥曾未呈牙爪
也無牙爪可呈說什麼牙爪也不得

他牙爪開

你還見麼雪竇却教些子若有恁麼手脚踏倒茶爐

生雲

雷

雷大地人一時與棒天下雷僧無著身處早天霹靂

逆水之波經

幾回

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太傅問處似運斤成風此出莊子郢人泥壁餘一小竅遂圓泥擲補之時有少泥落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補竅甚巧我運斤爲你取鼻端泥其鼻端泥若蠅子翼使匠者斲之匠者運斤成風而斲之盡其泥而不傷鼻郢人立不失容所謂二俱巧妙朗上座雖應其機語無善巧所以雪竇道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明招道得也太奇特爭奈未有拏雲攫霧底爪牙雪竇傍不肯忍俊不禁代他出氣雪竇暗去合他意自頌他踏倒茶爐

語牙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雲門道
不望你有逆水之波但有順水之意亦得所
以道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朗上座與明招
語句似死若要見活處但看雪竇踏倒茶爐
垂示云七穿八穴攬鼓奪旗百匝千重瞻前
顧後踞虎頭收虎尾未是作家牛頭沒馬頭
回亦未爲奇特且道過量底人來時如何試
舉看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
不妨縱橫自在此間太高
生你合只自知何必更問峰云待汝出網

來向汝道

減人多少聲價作
家宗師天然自在

聖云一千五

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

迅雷霹靂可然
驚羣一任蹄跳

峰云老僧住持事繁

不在勝負放過
一著此語最毒

雪峰三聖雖然一出一入一挨一拶未分勝
負在且道這二尊宿具什麼眼目三聖自臨

濟受訣徧歷諸方皆以高賓待之看他致箇
問端多少人摸索不著且不涉理性佛祖却
問道透網金鱗以何爲食且道他意作麼生
透網金鱗尋常既不食他香餌不知以什麼
爲食雪峰是作家匠似閑只以一二分酬他
却向他道待汝出網來向汝道汾陽謂之呈
解問洞下謂之借事問須是超倫絕類得大
受用頂門有眼方謂之透網金鱗爭奈雪峯
是作家不妨減人聲價却云待汝出網來向
汝道看他兩家把定封疆壁立萬仞若不是
三聖只此一句便去不得爭奈三聖亦是作
家方解向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
不識雪峯却道老僧住持事繁此語得恁麼
頑慢他作家相見一擒一縱逢強即弱遇賤
即貴你若作勝負會未夢見雪峯在看他二

人最初孤危峭峻末後二俱死即當且道還
有得失勝負麼他作家酬唱必不如此三聖
在臨濟作院主臨濟遷化垂示云吾去後不
得滅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
正法眼藏濟云已後有人問你作麼生三聖
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
却三聖便禮拜他是臨濟真子方敢如此酬
唱雪竇末後只頌透網金鱗顯他作家相見
處頌云

透網金鱗

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何似生千聖不奈何

休云滯水

向他雲外立活潑
縱地且其能置好
放出又振鬣擺尾
誰敢辨端倪做得個伎
何妨

千尺鯨噴洪浪飛

轉過那邊去不効奇特
盡大地人一口吞盡

一聲雷震清颿起

有眼有耳如聾
如盲誰不悚然

清颿起

在什麼處吐

天上人間知幾幾

雪峯牢把陣頭
三聖牢把陣脚

馬五

王

撒土撒沙作什麼
打云你在什麼處

透網金鱗休云滯水五祖道只此一句頌了
也既是透網金鱗豈居滯水必在洪波浩渺
白浪滔天處且道二六時中以何爲食諸人
且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定當看雪竇道
此事隨分拈弄如金鱗之類振鬣擺尾時直
得乾坤動搖千尺鯨噴洪浪飛此頌三聖道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如鯨噴洪
浪相似一聲雷震清颿起頌雪峯道老僧住
持事繁如一聲雷震清颿起相似大綱頌他
兩箇俱是作家清颿起天上人間知幾幾且
道這一句落在什麼處颿者風也當清颿起
時天上人間能有幾人知
垂示云度越階級超絕方便機機相應句句
相投儻非入大解脫門得大解脫用何以權

衡佛祖龜鑑宗乘且道當機直截逆順縱橫

如何道得出身句試請舉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

天下衲僧盡在這裏

作案窠滿口含霜門云鉢裏飯桶裏水
撒沙撒土作什麼
裏盛鉢金沙混雜將錯就錯
錯合元般裏不同長安

還定當得麼若定當得雲門鼻孔在諸人手

裏若定當不得諸人鼻孔在雲門手裏雲門

有斬釘截鐵句此一句中具三句有底問著

便道鉢裏飯粒粒皆圓桶裏水滴滴皆濕若

恁麼會且不見雲門端的爲人處頌云

鉢裏飯桶裏水

露也撒沙撒土作什麼三口

阿師難下觜

縮却舌頭識法者懼北斗南

星位不殊

喚東作西作什麼坐立儼然白

浪滔天平地起

脚下深教丈廣主互換甚

打擬不擬

蒼天蒼地止不止
然在你頭上你又作麼生
添添苦箇箇

無視長者子

解當不少傍觀者晒

雪竇前面頌雲門對一說話道對一說太孤

絕無孔鐵鎚重下楔後面又頌馬祖離四句

絕百非話道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

得若於此公案透得便見這箇頌雪竇當頭

便道鉢裏飯桶裏水言中有響句裏呈機多

口阿師難下觜隨後便與你下注脚也你若

向這裏要求玄妙道理計較轉難下觜雪竇

只到這裏也得他愛恁麼頭上先把定恐衆

中有具眼者覷破也到後面須放過一著俯

應五

二十四

爲初機打開頌出教人見北斗依舊在北南

星依舊只在南所以道北斗南星位不殊白

浪滔天平地起忽然平地上起波瀾又作麼

生若向事上覷則易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

不著這箇如鐵橛子相似擺撥不得插嘴不

得你若擬議欲會而不會止而不止亂呈懞
 袋正是箇箇無視長者子寒山詩道六極常
 嬰苦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勢閉蓬門
 日上巖猶暗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
 總無視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五

馬王

三

音釋

灑沙下切沙 灑上聲灑落 兕詳子切 趕古旱切干 獮龍
切音盧韓 涸曷各切音 鹵郎古切音魯鹵
獮犬也 贏餘輕切音盈 霧上與滂同平聲下滂
輸之對也 鄧庚頂切音穎 攬丘
又水 吻武粉切音制 鄧地名在楚 攬丘
流貌 吻口脣連曰吻 鄧地名在楚 攬丘
切匣入聲 攬取也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六

鴈六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垂示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落階級又無摸索且道放行卽是把住卽是到這裏若有

屬六

一絲毫解路猶滯言詮尚拘機境盡是依草附木直饒便到獨脫處未免萬里望鄉關還構得麼若未構得且只理會箇現成公案試舉看

舉雪峰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

作甚麼一狀領過

峰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甚麼

眼

睛無孔笛子

僧亦云是甚麼

泥彈子墮拍板箭鋒相拄

峰低頭歸庵

爛泥裏有刺如龍無足似蛇有角就中難爲措置 僧

後到巖頭

也須是問過始得同道方知 頭問甚麼處來

也須是作家始得這漢往往納敗關若不是同參泊乎放過

僧云嶺南

來傳得甚麼消息來也須是 頭云曾到雪

峰麼勘破了多時 僧云曾到實頭人難得

頭云有何言句便恁麼 僧舉前話便恁麼

重納 頭云他道甚麼好劈口便打失 僧云

他無語低頭歸庵又納敗關你且 頭云噫

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

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癡兒案件不

粉碎且道他圖 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

已是不惺惺正賊去 頭云何不早問好與

了多時賊過後張弓 頭云何不早問披倒

禪床過也 僧云未敢容易這棒本是這僧喫穿却鼻孔停囚長智已

是兩重 頭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

同條死漫地 要識末後句只這是賺殺一

也不信泊乎 大凡扶豎宗教須是辨箇當機知進退是非

明殺活擒縱若忽眼目迷黎麻羅到處逢問

便問逢荅便荅殊不知鼻孔在別人手裏只如雪峰巖頭同參德山此僧參雪峰見解只到恁麼處及乎見巖頭亦不曾成得一事虛煩他二老宿一問一答一擒一縱直至如今天下人成節角誦訛分疎不下且道節角誦訛在甚麼處雪峰雖遍歷諸方末後於鰲山店巖頭因而激之方得勦絕大徹巖頭後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懸一板有人過敲板一下頭云你過那邊遂從蘆葦間舞棹而出雪峰歸嶺南住庵這僧亦是久參底人雪峰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甚麼如今有底恁麼問著便去他語下咬嚼這僧亦怪也只向他道是甚麼峰低頭歸庵往往喚作無語會去也這僧便摸索不著有底道雪峰被這僧一問直得無語歸庵殊不知雪峰

馬六

二

意有毒害處雪峰雖得便宜爭奈藏身露影這僧後辭雪峰持此公案令巖頭判既到彼巖頭問甚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峰麼若要見雪峰只此一問也好急著眼看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此語亦不空過這僧不曉只管逐他語脉轉頭云他道甚麼僧云他低頭無語歸庵這僧殊不知巖頭著草鞋在他肚皮裏行幾回了也巖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巖頭也是扶強不扶弱這僧依舊黑漫漫地不分縑素懷一肚皮疑真箇道雪峰不會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巖頭頭云何不早問這老漢計較生也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巖頭太煞不惜眉毛諸人畢

馬六

三

竟作麼生會雪峰在德山會下作飯頭一日
齋晚德山托鉢下至法堂峰云鐘未鳴鼓未
響這老漢托鉢向甚麼處去山無語低頭歸
方丈雪峰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
後句山聞令侍者喚至方丈問云汝不肯老
僧那頭密啟其語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
同頭於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
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他何雖然如是只得
三年此公案中如雪峰見德山無語將謂得
便宜殊不知著賊了也蓋爲他曾著賊來後
來亦解做賊所以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
關有者道巖頭勝雪峰則錯會了也巖頭常
用此機示衆云明眼漢沒窠臼却物爲上逐
物爲下這末後句設使親見祖師來也理會
不得德山齋晚老子自捧鉢下法堂去巖頭

道大小德山未曾末後句在雪竇拈云曾聞
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
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知得昨
日與今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
胡知不許老胡會自古及今公案萬別千差
如荆棘林相似你若透得去天下人不奈何
三世諸佛立在下風你若透不得巖頭道雪
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只這一句
自然有出身處雪竇頌云

末後句

已在言前將謂真箇覩著則暗

爲君說

舌頭落也說不著有

頭無尾有

明暗雙雙底時節

葛藤老漢如牛無角似虎

有角彼此

同條生也共相知

是何種族彼此沒交涉君

向滿湘

不同條死還殊絕

拄杖子在我手裏爭怪得山僧

我向泰

還殊絕

還要喫棒麼有黃

你鼻孔爲什麼

還殊絕

什麼摸索處

在別人手裏

還殊絕

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我也

頭碧眼須甄別

怎麼他人却不怎麼只許

老胡知不收脚跟下猶南北東西歸去來

詩老胡會帶五色線在乞你一條猶載半月程夜深同看千巖雪

挂杖子從他大地雪漫漫填溝壑無人會也只是簡點漢還識得木後句麼便打

末後句爲君說雪竇頌此末後句他意極有

落草相爲頌則煞頌只頌毛彩些子若要透

見也未在更敢開口便道明暗雙雙底時

節與你開一綫路亦與你一句打殺了也未

後更與你注解只如招慶一日問羅山云巖

頭道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意旨如何羅

山召云大師師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慶禮

謝而去三日後又問前日蒙和尚垂慈只是

看不破山云盡情向你道了也慶云和尚是

把火行山云若恁麼據大師疑處問將來慶

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生亦同死慶

當時禮謝而去後有僧問招慶同生亦同死

遇六

五

時如何慶云合取狗口僧云大師收取口喫

飯其僧却來問羅山云同生不同死時如何

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

云如虎戴角末後句正是這箇道理羅山會

下有僧便用這箇意致問招慶慶云彼此皆

知何故我若東勝昇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

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也知心心相知眼眼

相照同條生也則猶易見不同條死也還殊

絕釋迦達磨也摸索不著南北東西歸去來

有些子好境界夜深同看千巖雪且道是雙

明雙暗是同條生是同條死具眼衲僧試甄

別看

崇僧問趙州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畧

約也有人來將虎黃也是衲僧本分事州云汝只見畧約且

不見石橋慣得其便這老僧云如何是石

漢賣身去也

橋上釣來州云渡驢渡馬一網打就直得
也果然
氣處一死
盡大妙人無出
更不再活

趙州有石橋蓋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畧
約者卽是獨木橋也其僧故意減他威光問
他道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趙州便
道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據他問處也只
是平常說話相似趙州用去釣他這僧果然
上鉤隨後便問如何是石橋州云渡驢渡馬
不妨言中自有出身處趙州不似臨濟德山
行棒行喝他只以言句殺活這公案好好看
來只是尋常關機鋒相似雖然如是也不妨
難湊泊一日與首座看石橋州乃問首座是
什麼人造座云李膺造州云造時向什麼處
下手座無對州云尋常說石橋問著下手處
也不知又一日州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善知

識爲什麼有塵州云外來底又問清淨伽藍
爲什麼有塵州云又有一點也又僧問如何
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不問這箇道問大道
州云大道透長安趙州偏用此機他到平實
安穩處爲人更不傷鋒犯手自然孤峻用得
此機甚妙雪竇頌云

孤危不立道方高

須是到這田地始得言猶在耳還他本分草料

入海還須釣巨鰲

坐斷要津不通凡聖眼

漢不可兩

堪笑同時灌溪老

也有恁麼人

兩三三

解云劈箭亦徒勞

猶較半月

有恁麼用機

關底手脚

是則

未是

六

孤危不立道方高雪竇頌趙州尋常爲人處
不立玄妙不立孤危不似諸方道打破虛空
擊碎須彌海底生塵須彌鼓浪方稱他祖師
之道所以雪竇道孤危不立道方高壁立萬

何顯佛法奇特靈明雖然孤危峭峻不如不立孤危但平常自然轉轉地不立而自立不高而自高機出孤危方見玄妙所以雪竇云入海還須釣巨鰲看他具眼宗師等閑垂一語用一機不釣鰲蜆螺蚌直釣巨鰲也不

馬六

七

妨是作家此一句用顯前面公案堪笑同時灌溪老不見僧問灌溪久響灌溪及乎到來只見箇漚麻池溪云汝只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僧云如何是灌溪溪云劈箭急又僧問黃龍久響黃龍及乎到來只見箇赤斑蛇龍云子只見赤斑蛇且不見黃龍僧云如何是黃龍龍云拖拖地僧云忽遇金翅鳥來時如何龍云性命難存僧云恁麼則遭他食噉去也龍云謝子供養此總是立孤危是則也是不免費力終不如趙州尋常用底所以雪竇

道解云劈箭亦徒勞只如灌溪黃龍卽且置趙州云渡驢渡馬又作麼生會試辨看垂示云徧界不藏全機獨露觸途無滯著著有出身之機句下無私頭頭有殺人之意且道古人畢竟向什麼處休歇試舉看

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

雨

落草漢草裏觀
暮願作什麼

大師云是什麼

和尚合知
這老漢鼻

孔也丈云野鴨子

鼻孔已在別人手裏只
管供養第二杓惡水更

毒大師云什麼處去也

前箭猶輕後箭深
第二回啗啄也合

自丈云飛過去也

只管隨他後
轉當面蹉過大師遂扭

百丈鼻頭

父母所生鼻孔却在別人手
裏別轉轉頭換轉鼻孔來也

作忍痛聲

只在這裏還喚作野鴨
子得麼還識痛痒麼大師云

何曾飛去

莫痛人好這老漢元來
只在鬼窟裏作活計

正眼觀來却是百丈具正因馬大師無風起浪諸人要與佛祖爲師參取百丈要自救不

了參取馬祖大師看他古人二六時中未嘗不在箇裏百丈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昌乃傾心依附二十年爲侍者及至再參於喝下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本無悟處作箇悟門建立此事若恁麼見解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不見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長智不大者見不遠若用作建立會佛法豈到如今看他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豈不知是野鴨子爲甚麼却恁麼問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百丈只管隨他後走馬祖遂扭他鼻孔丈作忍痛聲馬祖云何曾飛去百丈便省而今有底錯會纔問著便作忍痛聲且喜跳不出宗師家爲人須爲教徹見他不免傷鋒犯手只要教他明此事所以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

馬六

流布馬祖當時若不扭住只成世諦流布也須是逢境遇緣宛轉教歸自己十二時中無空缺處謂之性地明白若只依草附木認箇驢前馬後有何用處看他馬祖百丈恁麼用雖似昭昭靈靈却不住在昭昭靈靈處百丈作忍痛聲若恁麼見去徧界不藏頭頭成現所以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馬祖次日陞堂衆纔集百丈出卷却拜馬祖便下座歸方丈次問百丈我適來上堂未曾說法你爲什麼便卷却馬祖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云你昨日向甚處留心丈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云你深知今日事丈乃作禮却歸侍者寮哭同事侍者問云你哭作什麼丈云你去問取和尚侍者遂去問馬祖祖云你去問取他看侍者却歸寮問百丈丈却呵

馬六

九

阿大笑侍者云你適來哭而今爲什麼却笑
丈云我適來哭如今却笑看他悟後阿轆轤
地羅籠不住自然玲瓏雪竇頌云

野鴨子成群作隊知何許用作什麼馬祖
又有一隻打葛藤有什麼了期說箇話
見來相共語什麼獨有馬祖識望依低話

盡山雲海月情東家約柄長西家約柄依

前不會還飛去短知他打葛藤多少欲飛去

鼻孔在別人手裏已却把住老婆心切道

是與他下注脚了也什麼道不可也教山僧道不可作野鴨
道子叫蒼天蒼天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不
知向什麼處去

雪竇劈頭便頌道野鴨子知何許且道有多
少馬祖見來相共語此頌馬祖問百丈云是
什麼丈云野鴨子話盡山雲海月情頌再問
百丈什麼處去馬大師爲他意旨自然脫體
百丈依前不會却道飛過去也兩重蹉過欲

飛去却把住雪竇據款結案又云道道此是
雪竇轉身處且道作麼生道若作忍痛聲則
錯若不作忍痛聲又作麼生會雪竇雖然頌
得甚妙爭奈也跳不出
垂示云透出生死撥轉機關等閑截鐵斬釘
隨處蓋天蓋地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試舉
看

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不可也道西禪探

西南僧云西禪果然可煞實頭當門云西

禪近日有何言句欲舉恐驚和尚深解來

僧展兩手敗關了也勾賊破門打一掌據

而行好打家不妨令人疑著僧云某甲話在你待要翻款那

鼓底門却展兩手發駕與青僧無語可門

手脚不可放過此棒合是雲門哭何故當

便打斷不斷反招其亂聞黎合哭多少放

過一著若不放過合作麼生

雲門問這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這箇是當面話如閃電相似門云近日有何言句也只是平常說話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却到去驗雲門便展兩手若是尋常人遭此一驗便見手忙腳亂他雲門有石火電光之機便打一掌僧云打即故是爭奈某甲話在這僧有轉身處所以雲門放開却展兩手其僧無語門便打看他雲門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處會瞻前亦解顧後不失蹤由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頌云

虎頭虎尾一時收

殺人刀活人劍須是這僧始得千兵易得一將

難凍凜威風四百州

坐斷天下人舌却問頭蓋天蓋地

不知何大嶮

不可直插棒雪實元來未知在關黎相次著也

云放過一着

若不放過又作麼生盡天下人一時落節舉棒床一下

雪竇頌得此語極易會大意只頌雲門機鋒

唐六

士

所以道虎頭虎尾一時收古人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雪竇只據款結案愛雲門會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僧展兩手門便打是據虎頭雲門展兩手僧無語門又打是收虎尾頭尾齊收眼似流星自然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得凜凜威風四百州直得盡大地世界風颯颯地却問不知何太嶮不妨有嶮處雪竇云放過一著且道如今不放過時又作麼生盡大地人總須喫棒如今禪和子總道等他展手時也還他本分草料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雲門不可只恁麼教你休也須別有事在

垂示云穩密全真當頭取證涉流轉物直下承當向擊石火閃電光中坐斷諸訛於據虎頭收虎尾壁立千仞則且置放一線道還有

爲人處也無試舉看

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云生

邪死邪道什麼好不慳慳吾云生也不道

死也不道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源云爲什

麼不道果然錯會吾云不道不道惡水養頭逆前

箭猶輕回至中路太慳源云和尚快與某

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却較些子平逆

舟人似道般不啻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

道再三須重事就身打却道源便打好打

打他作什麼屈棒後道吾遷化源至石霜

舉似前話知而故犯不知是霜云生也不

道死也不道可煞新鮮這般茶源云爲什

麼不道語雖一般意無兩種且霜云不道

不道天上天下曹溪波浪如源於言下有

省臨漢且莫源一日將鉢子於法堂上從

東過西從西過東也是死中得活好與先

漢一場霜云作什麼隨後妻源云覓先師

靈骨喪車背後拋棄發悔霜云洪波浩渺

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也須還他作

作隊作雪竇著語云蒼天蒼天太遲生賊

什麼源云正好着力且道落在什麼處

坑埋却太原孚云先師靈骨

猶在大眾見麼閃電相似是

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木云生邪

死邪若向句下便入得言下便知歸只這便

是透脫生死底關鍵其或未然往往當頭蹉

過看他古人行住坐卧不妨以此事爲念纔

至人家弔慰漸源便拍棺問道吾云生邪死

邪道吾不移易一絲毫對他道生也不道死

也不道漸源當面蹉過逐他語句走更云爲

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吾可謂赤心片片
將錯就錯源猶自不惺惺回至中路又云和
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這漢識
什麼好惡所謂好心不得好報道吾依舊老
婆心切更向他道打卽任打道卽不道源便
打雖然如是却是他贏得一籌道吾恁麼血
滴滴地爲他漸源得恁麼不瞥地道吾旣被
他打遂向漸源云汝且去恐院中知事探得
與你作禍密遣漸源出去道吾忒煞傷慈源
後來至一小院聞行者誦觀音經云應以此
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忽然大
悟云我當時錯怪先師爭知此事不在言句
上古人道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有底情
解道道吾云不道不道便是道了也喚作打
背翻筋斗教人摸索不著若恁麼會作麼生

得平穩去若腳踏實地不隔一絲毫不見七
賢女遊屍陀林遂指屍問云屍在這裏人在
什麼處大姊云作麼作麼一衆齊證無生法
恐且道有幾箇千箇萬箇只是一箇漸源後
到石霜舉前話石霜依前云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霜云不道不道他便
悟去一日將鉢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
過東意欲呈已見解霜果問云作什麼源云
覓先師靈骨霜便截斷他脚跟云我這裏洪
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他旣是
覓先師靈骨石霜爲什麼却恁麼道到這裏
若於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處言下薦得方知
自始至終全機受用你若作道理擬議尋思
直是難見漸源云正好著力看他悟後道得
自然奇特道吾一片頂骨如金色擊時作銅

聲雪竇著語云蒼天蒼天其意落在兩邊太
原乎云先師靈骨猶在自然道得穩當這一
落索一時拈向一邊且道作麼生是省要處
作麼生是著力處不見道一處透千處萬處
一時透若向不道不道處透得去便乃坐斷
天下人舌頭若透不得也須是自參自悟不
可容易過日可惜許時光雪竇頌云

馬六

古

兔馬有角

新可然奇特
可煞新鮮

牛羊無角

斬成什
麼模樣

瞞別人
即得

絕毫絕釐

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你向什麼處摸索

如山如嶽

在什麼處平地起
波瀾

黃金靈骨今猶

在

哉却舌頭塞却咽喉拈向
一邊只恐無人識得伊

白浪滔天何

處著

放過一著脚跟下踏
過眼裏耳裏著不得

無處著

果然却
較些子

果然沒
窮深究

隻履西歸曾失却

祖彌不了累及
兒孫打云爲什

麼却在
這裏

雪竇偏會下注脚他是雲門下兒孫凡一句

中具三句底鉗鎚向難道處道破向撥不開
處撥開去他緊要處頌出直道兔馬有角牛
羊無角且道兔馬爲什麼有角牛羊爲什麼
却無角若透得前話始知雪竇有爲人處有
者錯會道不道便是道無句是有句兔馬無
角却云有角牛羊有角却云無角且得沒交
涉殊不知古人千變萬化現如此神通只爲
打破你這精靈鬼窟若透得去不消一箇了
字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
這四句似摩尼寶珠一顆相似雪竇渾淪地
馬六
吐在你面前了也末後皆是據款結案黃金
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此頌石霜與
太原孚語爲什麼無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却
靈龜曳尾此是雪竇轉身爲人處古人道他
參活句不參死句既是失却他一火爲什麼

却競頭爭

垂示云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祖師
不曾西來未嘗以心傳授自是時人不了向
外馳求殊不知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緣
千聖亦摸索不著只如今見不見聞不聞說
不說知不知從什麼處得來若未能洞達且
向葛藤窟裏會取試舉看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

妨奇特不妨是箇猛將山云放出關中主看

大家知主山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

已落第二頭山云更待何時

箭放不著所在便出

云且來聞黎

把不住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卽且止試

與欽山發箭看

議果然摸索不著打云可惜許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

疑三十年令合恁麼有始有終頭正

良禪客也不妨是一員戰將向欽山手裏左

盤右轉墜鞭閃鎗末後可惜許弓折箭盡雖

然如是李將軍自有家聲在不得封侯也是

閑這箇公案一出一入一擒一縱當機觀面

提觀面當機疾都不落有無得失謂之玄機

稍虧些子力量便有顛蹶這僧亦是箇英靈

底衲子致箇問端不妨驚群欽山是作家宗

師便知他問頭落處鏃者箭鏃也一箭射透

三關時如何欽山意道你射透得則且置試

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也不

妨奇特欽山云更待何時看他恁麼祇對欽

山所問更無些子空缺處後頭良禪客却道

好箭放不著所在拂袖便出欽山纔見他恁

麼道便喚云且來闍黎良禪客果然把不住
便回首欽山擒住云一鏃破三關則且止試
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欽山便打七棒更隨
後與他念一道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如
今禪和子盡道爲什麼不打八下又不打六

下

十六

下只打七下不然等他問道試與欽山發箭
看便打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在這箇公案須
是胸襟裏不懷些子道理計較超出語言之
外方能有一句下破三關及有放箭處若存
是之與非卒摸索不著當時這僧若是箇漢
欽山也大嶮他既不能行此令不免倒行且
道關中主畢竟是什麼人看雪竇頌云

與君放出關中主

中也當頭

放箭之徒

莫莽鹵

一死不再活

取箇眼今耳必聾

三

半斤放過一箇左

捨箇耳今目雙瞽

八兩

七

只得一路進前則墮坑可憐一鏃破三關
落盤退後則猛虎銜脚
全機恁麼來時如何的分明箭後路
道什麼破也墮也
咄打云君不見
還見麼
那箇不
是玄沙
在我手裏未有天地世界
已前在什麼處安身立命
大夫先天爲心祖
機發前鼻孔
玄沙有言兮

此頌數句取歸宗頌中語歸宗昔日因作此
頌號曰歸宗宗門中謂之宗旨之說後來同
安聞之云良公善能發箭要且不解中的有
僧便問如何得中的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
後有僧舉似欽山云良公若恁麼也未免
得欽山口雖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雪竇道
與君放出關中主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有形
無形盡斬爲三段放箭之徒莫莽鹵若善能
放箭則不莽鹵若不善放則莽鹵可知取箇
眼今耳必聾捨箇耳今目雙瞽且道取箇眼

爲什麼却耳聾捨箇耳爲什麼却雙瞽此語
無取捨方能透得若有取捨則難見可憐一
鏃破三關的的分明箭後路良禪客問一鏃
破三關時如何欽山云放出關中主看乃至
末後同安公案盡是箭後路畢竟作麼生君
不見玄沙有言今大丈夫先天爲心祖尋常
以心爲祖宗極則這裏爲什麼却於天地未
生已前猶爲此心之祖若識破這箇時節方
識得關中主的的分明箭後路若要中的箭
後分明有路且道作麼生是箭後路也須是
自著精彩始得大丈夫先天爲心祖玄沙常
以此語示衆此乃是歸宗有此頌雪竇誤用
爲玄沙語如此參學者若以此心爲祖宗參
到彌勒佛下生也未曾在若是大丈夫漢心
猶是兒孫天地未分已是第二頭且道正當

卷六

六

恁麼時作麼生是先天地
垂示云未透得已前一似銀山鐵壁及乎透
得了自己元來是鐵壁銀山或有人問且作
麼生但向他道若向箇裏露得一機看得一
境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未爲分外苟或未然
看取古人樣子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

不揀擇

這鐵蒺藜多少人云不得州云天

上天下唯我獨尊

平地上起骨堆衲僧鼻

舉僧云此猶是揀擇

果然隨他轉了州云

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

山高石裂僧無語

棒直得目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三祖信心銘

劈頭便道這兩句有多少人錯會何故至道
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

一萬年也未夢見在趙州常以此語問人這僧將此語倒去問他若向語上覓此僧却驚天動地若不在語句上又且如何更參三十年這箇些子關淚子須是轉得始解將虎鬚也須是本分手段始得這僧也不顧危亡敢

馬六

上

將虎鬚便道此猶是揀擇趙州劈口便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若問著別底便見脚忙手亂爭奈這老漢是作家向動不得處動向轉不得處轉你若透得一切惡毒言句乃至千差萬狀世間戲論皆是醍醐上味若到著實處方見趙州赤心片片田庫奴乃福唐人鄉語罵人似無意智相似這僧道此猶是揀擇趙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鳥擎海直取龍吞雪竇頌云

似海之深是什麼度量淵源難測也未得一半在如山之固什麼人撼得蚊蟲弄空裏猛風也有恁麼底果然不料力可煞不自量螻蟻撼於鐵柱同坑無異土且得沒交涉同衆已在前一坑埋却如麻揀兮擇兮什麼趙州來也當軒布鼓似果打云寒却你咽喉

雪竇注兩句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僧云此猶是揀擇雪竇道這僧一似蚊蟲弄空裏猛風螻蟻撼於鐵柱雪竇賞他膽大何故此是上頭人用底他敢恁麼道趙州亦不放他便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豈不是猛風鐵柱揀兮擇兮當軒布鼓雪竇末後提起教活若識得明白十分你自將來了也何故不見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是故當軒布鼓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

兩重公案也是疑人處踏著秤鎚硬似鐵猶有這箇在莫以已妨人

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而赤

不如語直胡孫喫
毛蟲蚊子咬鐵牛

趙州平生不行棒喝用得過於棒喝這僧問
得來也甚奇怪若不是趙州也難答伊蓋趙

州是作家只向伊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

集

三

分疎不下問處壁立千仞答處亦不輕他只

恁麼會直是當頭若不會且莫作道理計較

不見投子宗道者在雪竇會下作書記雪竇

令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

竇問他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

畜生畜生後隱居投子凡去住持將袈裟裏

草鞋與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宗云袈

裟裏草鞋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

桐城所以道獻佛不在香多若透得脫去縱

奪在我既是一問一答歷歷現成爲什麼趙

州却道分疎不下且道是時人窠窟否趙州

在窠窟裏答他在窠窟外答他須知此事不

在言句上或有箇漢徹骨徹髓信得及去如

龍得水似虎靠山頌云

象王嚙呻

富貴中之富貴誰人
不悚然好箇消息

獅子哮吼

作家中作家百款
爛製好箇入路

無味之談

相罵幾你接
箭鐵線子回

似有什麼咬嚼處分疎不下五年一葉
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起誰知別有

好思

塞斷人口

相唾銳你潑水
喚關黎道甚麼

有麼有麼天上
天下蒼天蒼天

鳥飛兔走

自古自今
一時活埋

趙州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似

集

三

象王嚙呻獅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

北東西鳥飛兔走雪竇若無末後句何處更

有雪竇來既是鳥飛兔走且道趙州雪竇山

僧畢竟落在什麼處

垂示云該天括地越聖超凡白草頭上指出

涅槃妙心于戈叢裏點定衲僧命脉且道承箇什麼人恩力便得恁麼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再運前來道什麼

公案二重纔有語言是揀擇滿口和尚如何

爲人撥著道州云何不引盡這語賊是小人智過

君子白話賊僧去某甲只念到這裏弄泥

新賊馬趕賊州云只這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畢竟只這老漢被他

趙州道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擊石火

似閃電光擒縱殺活得恁麼自在諸方皆謂

趙州有逸群之辯趙州尋常示衆有此一篇

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

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等還護惜也無

時有僧問云旣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

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旣不知爲什麼道不

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卽得禮拜了退後來這

僧只拈他繫縛處去問他問得也不妨奇特

爭奈只是心行若是別人奈何他不得爭奈

趙州是作家便道何不引盡這語這僧也會

轉身吐氣便道某甲只念到這裏一似安排

相似趙州隨聲拈起便答不須計較古人謂

之相續也大難他辨龍蛇別休咎還他本分

作家趙州換却這僧眼睛不犯鋒銚不著計

較自然恰好你喚作有句也不得喚作無句

也不得喚作不有不無句也不得離四句絕

百非何故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急

著眼看方見若或擬議躊躇不免喪身失命

雪竇頌云

水灑不著說什麼太深遠生風吹不入如

空相似硬剎剎虎步龍行他家得自在鬼

地望空敬告

號神泣

大衆掩耳道假風行頭長三尺知

是誰

怪底物何方聖相對無言獨足立

頭去放過一著山馳放過即不可便打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無

你啗啄處此四句頌趙州答話大似龍馳虎

驟這僧只得一場懨懨非但這僧直得鬼也

號神也泣風行草偃相似末後兩句可謂一

子親得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

不見僧問古德如何是佛古德云頭長三尺

頭長二寸雪竇引用未審諸人還識麼山僧

也不識雪竇一時脫體盡却趙州真箇在裏

了也諸人須子細著眼看

垂示云諸佛衆生本來無異山河自己寧有

等差爲什麼却渾成兩邊去也若能撥轉話

頭坐斷要津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盡大地

不消一捏且作麼生是撥轉話頭處試舉看

舉雲門以拄杖示衆云

熟化在臨時殺人

拄杖子化爲龍

何用周遮用吞却乾

坤了也

天下衲僧性命不存還得著咽山

河大地甚處得來

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東西南北四維上下

爭奈這箇何

只如雲門道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

山河大地甚處得來若道有則瞎若道無則

死還見雲門爲人處麼還我拄杖子來如今

人不會他雲門獨露處却道卽色明心附物

顯理且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可不

知此議論何故更用拈花迦葉微笑這老漢

便搭胡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

訶大迦葉更何必單傳心印諸人既是祖師

門下客還明得單傳底心麼胸中若有一物

山河大地縱然現前胸中若無一物外則了無絲毫說什麼理與智冥境與神會何故一會一切會一明一切明長沙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忽若打破陰界身心一如身

外無餘猶未得一半在說什麼卽色明心附

物顯理古人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且道是那箇一塵若識得這一塵便識得拄杖子纔

拈起拄杖子便見縱橫妙用怎麼說話早是

葛藤了也何況更化爲龍慶藏主云五千四

十八卷還曾有怎麼說話麼雲門每向拄杖

處拈掇全機大用活潑潑地爲人芭蕉示衆

云衲僧巴鼻盡在拄杖頭上永嘉亦云不是

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如來昔於然

燈佛時布髮掩泥以待彼佛然燈曰此處當

建梵剎時有一天子遂標一莖草云建梵剎竟諸人且道這箇消息從那裏得來祖師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且道承當箇什麼忽有人問如何是拄杖子莫是打筋斗麼莫是撫掌一下麼總是弄精魂且喜沒交涉雪竇頌

云

拄杖子吞乾坤

道什麼只用打狗

徒說桃花浪奔

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也不在翠雲攬霧處說得千徧萬徧不如手腳羅籠

一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

左之右之老僧只管看也只是

一箇乾柴片

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

人人氣宇如王自是

你千里萬里

拈了也

謝慈惠老

爭奈悚然

聞不聞

不免

落草用問

直須灑灑落落

殘羹餽飯乾坤大地甚處得來

作什麼

休更紛紛紜紜

舉令者先犯相次到你

十二棒且輕恕

山僧不曾行此令據

一百

五十難放君

正令當行豈可只恁麼了直

鏡湖打三千幕打八百堪作

師驀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走散

雪竇龍頭

蛇尾作什麼

雲門委曲爲人雪竇截徑爲人所以撥却化爲龍不消恁麼道只是拄杖子吞乾坤雪竇大意免人情解更道徒說桃花浪奔更不必

歷六

重

化爲龍也蓋禹門有三級浪每至三月桃花浪漲魚能逆水而躍過浪者卽化爲龍雪竇道縱化爲龍亦是徒說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魚過禹門自有天火燒其尾拏雲攫霧而去雪竇意道縱化爲龍亦不在拏雲攫霧也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清凉疏序云積行菩薩尚乃曝腮於龍門大意明華嚴境界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詣猶如魚過龍門透不過者點額而回困於死水沙磧中曝其腮也雪竇意道既點額而回必喪膽亡魂拈了也聞不

聞重下注脚一時與你掃蕩了也諸人直須灑灑落落去休更紛紛紜紜你若更紛紛紜紜失却拄杖子了也七十二棒且輕恕雪竇爲你捨重從輕古人道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如今人錯會却只算數目合是七十五棒爲什麼却只七十二棒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所以道此事不在言句中免後人去穿鑿雪竇所以引用直饒真箇灑灑落落正好與你七十二棒猶是輕恕直饒總不如此一百五十難放君一時領了也却更拈拄杖重重相爲雖然恁麼也無一箇皮下有血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六

音釋

佼古巧切 鍵巨展切 釐離十溪切

楚楚丁切 鑿鄧切 瞽功土切 蟲眉切

翳翳人切 括古括切 覺許慎切 罽去音

裂千解切 漲知亮切 水泛音 障大水

裂也 漲貌又水泛溢也 三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七

鴈七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還他本分宗師定龍

蛇別縑素須是作家知識劒刃上論殺活棒

頭上別機宜則且置且道獨據囊中事一句

作麼生商量試舉看

舉風穴垂語云典雲致雨也若立一塵我

法王於法自在家國興盛不是他不立一

塵掃蹤滅跡失却眼家國喪亡一切處光

作什麼全是雪竇拈拄杖云須是壁立千

他家屋裏事還還我話頭來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雖然如是

也不平之事須於雪竇商量始得還知麼

若知許你自由自在若不知朝打三千暮

只如風穴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

一塵家國喪亡且道立一塵即是不立一塵

即是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始得所以道設

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句下精通

未免觸途狂見他是臨濟下尊宿直下用本

分草料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輦盛意在

立國安邦須藉謀臣猛將然後麒麟出鳳凰

翔乃太平之祥瑞也他三家村裏人爭知有

恁麼事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風颯颯地野老

爲什麼出來謳歌只爲家國喪亡洞下謂之

轉變處更無佛無衆生無是非無好無惡

絕音響蹤跡所以道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

云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已靈猶不重佛

祖是何人七穿八穴神通妙用不爲奇特到

箇裏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

更說心說性說玄說妙都用不着何故他家

自有神仙境南泉示衆云黃梅七百高僧盡
是會佛法底人不得他衣鉢唯有盧行者不
會佛法所以得他衣鉢又云三世諸佛不知
有狸奴白牯却知有野老或輦蹇或謳歌且
道作麼生會且道他具什麼眼却恁麼須知
野老門前別有條章雪竇雙拈了却拈拄杖
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當時若有箇漢
出來道得一句互爲賓主免得雪竇這老漢
後面自點胸

野老從教不展眉

三千里外有箇人
美食不中飽人喫

且圖

家國立雄基

太平一曲大家知要行即行
要住即住盡乾坤大地是箇

解脫門你

謀臣猛將今何在

有麼有麼土
曠人稀相逢

者少且

萬里清風只自知

旁若無人教誰
掃地也是雲居

漢

適來雙提了也這裏却只拈一邊放一邊裁

長補短捨重從輕所以道野老從教不展眉
我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雪竇
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一似道
還有謀臣猛將麼一口吞却一切人了也所
以道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還有相知者麼出
來一坑埋却萬里清風只自知便是雪竇點
胸處也

垂示云以無師智發無作妙用以無緣慈作
不請勝友向一句下有殺有活於一機中有
縱有擒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舉雲門示衆云乾坤之內

土曠人稀六
合收不得字

宙之間

休向鬼窟裏作
活計錯過了也

中有一寶

在什麼
處光生

也切忌向

秘在形山

點

拈燈籠向佛殿裏

鬼窟裏覓

將三門來燈籠上

雲門大師是即是
不妨請說猶較些

子若子細檢點將
來未免屎臭氣

雲門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且道雲門意在釣竿頭意在燈籠上此乃肇法師寶藏論數句雲門拈來示衆肇公時於後秦逍遙園造論寫維摩經方知莊老未盡其妙肇乃禮羅什爲師又叅瓦棺寺跋陀婆羅菩薩從西天二十七祖處傳心印來肇深造其堂奧肇一日遭難臨刑之時乞七日假造寶藏論雲門便拈論中四句示衆大意云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界之中論中語言皆與宗門說話相符合不見鏡清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卽如是事作麼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瞞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知不恁麼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所以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

意明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雲門便拈來示衆已是十分現成不可更似座主相似與你注解去他慈悲更與你下注脚道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且道雲門恁麼道意作麼生不見古人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又云卽凡心而見佛心形山卽是四大五蘊也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所以道諸佛在心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道佛性堂堂顯現住相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來心面是娘生面^{應七}切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有者只認箇昭昭靈靈爲實只是不得其用亦不得其妙所以動轉不得開撥不行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拈燈籠向佛殿裏若是常情可測度得將三門來燈籠上還測度得麼雲門

與你一時打破情識意想得失是非了也雪
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
又云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刃翦却令人愛他
道拈燈籠向佛殿裏這一句已截斷了也又
將三門來燈籠上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
電光雲門道汝若相當去且覓箇入路微塵
諸佛在你脚跟下三藏聖教在你舌頭上不
如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
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
面前按山來看便有僧出問云學人見山是
山水是水時如何門云三門爲什麼從這裏
過恐你死却遂以手劃一劃云識得時是醒
翻上味若識不得反爲毒藥也所以道了了
了時無可了玄玄處處直須可雪竇又拈云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掛

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着而今衲僧
要見劈脊便棒看佗本分宗師終不將實法
繫綴人玄沙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雖
然恁麼也是靈龜曳尾雪竇頌云

看看高着眼用看作古岸何人把釣竿孤危

甚孤危壁立甚壁立賊過後雲冉冉打斷

張弓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百匝千重浪左之右之水漫漫始得

帽子鶴臭布衫花君自看前遮後掩明月蘆

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爲人處他向雲門

示衆後面兩句便與你下箇注脚云看看你

便作瞠眉瞠眼會且得沒交涉古人道靈光

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

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若只向瞠

眉努眼處坐殺豈能脫得根塵雪竇道看看

雲門如在古岸把釣竿相似雲又冉冉水又

漫漫明月映蘆花蘆花映明月正當恁麼時
且道是何境界若便直下見得前後只是一
句相似

垂示云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詮不及宜急
着眼若也電轉星飛便可傾湫倒嶽衆中莫
有辨得底麼試舉看

舉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猫兒不是今日合開也一

場滿南泉見遂提起云道得卽不斬正令
通十方坐斷這老漢衆無對可惜放過一隊
有定龍蛇手脚漆桶堪作什麼
杜撰和泉斬猫兒爲兩段快哉快哉若
如麻似栗不如此盡是

弄泥團漢賊過後張弓已
是第二頭未舉起時好打

宗師家看他一動一靜一出一入且道意旨
如何這斬猫兒話天下叢林商量浩浩地有
者道提起處便是有底道在斬處且得都没
交涉他若不提起時亦匝匝地作盡道理殊

不知他古人有定乾坤底眼有定乾坤底劍
你且道畢竟是誰斬猫兒只如南泉提起云
道得卽不斬當時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斬
不斬所以道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出頭天外
看誰是箇中人其實當時元不斬此話亦不
在斬與不斬處此事斬知如此分明不在情
塵意見上討若向情塵意見上討則辜負南
泉去但向當鋒劍刃上看是有也得無也得
不有不無也得所以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
而今人不解變通只管向語句上走南泉恁
屬七
麼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語只要教人自
薦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恁麼會卒摸索不着
雪竇當頭頌云

兩堂俱是杜禪和親言出親口一句撥動
煙塵不奈何看你作什麼折合現賴得南

泉能舉令

舉拂子云一似這箇王老師猶較些子好箇金剛王寶劍用切

泥去一刀兩段任偏頗

百難碎忽有人按住刀看他作什麼

也不可放過

也便打

兩堂俱是杜禪和雪竇不向句下死亦不認
驢前馬後有撥轉處便道撥動煙塵不奈何

馬七

雪竇與南泉把手共行一句說了也兩堂首

七

座沒歇頭處到處只管撥動煙塵奈何不得
賴得南泉與他斷這公案收得淨盡地爭奈
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所以道賴得南泉能舉
令一刀兩段任偏頗直下一刀兩段更不管
有偏頗且道南泉據什麼令

舉南泉復舉前話問趙州

也須是同心同意始得同道者

方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

不免拖泥帶水南泉

云子若在却救得貓兒

唱拍相隨知音者少將錯就錯

趙州乃南泉的子道頭會尾舉着便知落處

南泉晚間復舉前話問趙州州是老作家便
脫草鞋於頭上戴出泉云子若在却救得貓
兒且道真箇恁麼不恁麼南泉云道得卽不
斬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趙州便脫草鞋於頭
上戴出佗參活句不參死句日日新時時新
千聖移易一絲毫不得須是運出自己家珍
方見他全機大用他道我爲法王於法自在
人多錯會道趙州權將草鞋作貓兒有者道
待他云道得卽不斬便戴草鞋出去自是你
斬貓兒不干我事且得沒交涉只是弄精魂
殊不知古人意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他父子
相投機鋒相合那箇舉頭他便會尾如今學
者不識古人轉處空去意路上卜度若要見
但去他南泉趙州轉處便見好頌云

公案圓來問趙州

言猶在耳不消更新長喪車背後懸藥袋

安城裏任閑遊

得恁麼快活得恁麼自在信手拈來草不可不教你

恁麼去也草鞋頭戴無人會

也有一箇半箇別是一家風明頭也

合暗頭也合歸到家山即便休

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

什麼處只爲你無風起浪彼此放下只恐不恁麼恁麼也大奇

公案圓來問趙州慶藏主道如人結案相似

馬七

八棒是八棒十三是十三已斷了也却拈來

問趙州州是他屋裏人會南泉意旨他是透

徹底人望着磕着便轉具本分作家眼腦纔

聞舉着剔起便行雪竇道長安城裏任閑遊

漏逗不少古人道長安雖樂不是久居又云

長安甚開我國晏然也須是識機宜別休咎

始得草鞋頭戴無人會戴草鞋處這些子雖

無許多事所以道唯我能知唯我能證方見

得南泉趙州雪竇同得同用處且道而今作

麼生會歸到家山即便休什麼處是家山他

若不會必不恁麼道他既會且道家山在什麼處便打

垂示云無相而形充十虛而方廣無心而應徧刹海而不煩舉一明三目機銖兩直得棒如雨點喝似雷奔也未當得向上人行履在

且道作麼生是向上人事試舉看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雖然如是屋裏

人也有些子香氣雙動倚空飛翹是不問

世尊良久其語世尊

生者立者皆動他不得

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

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令制一茶便轉盤裏明珠外道

馬七

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

不妨令人疑著也

佛云如世良馬見鞭

影而行

且道與什麼作鞭影打一拂子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裏看

拾得口喫飯

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

句或道無言便是又向消祖師西來作什麼
只如從上來許多公案畢竟如何見其下落
這一則公案話會者不少有底喚作良久有
底喚作據坐有底喚作默然不對且喜沒交
涉幾曾摸索得著來此事其實不在言句上
亦不離言句中若稍有擬議則千里萬里去
也看他外道省悟後方知亦不在此亦不在
彼亦不在是亦不在不是且道是箇什麼天
衣懷和尚頌云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
成過咎吹毛匣裏冷光寒外道天魔皆拱手
百丈和尚參法眼眼令看此話法眼一日
問你看什麼因緣常云外道問佛話眼云你
試舉看常擬開口眼云住住你擬向良久處
會那常於言下忽然大悟後示衆云百丈有
三訣喫茶珍重歇擬議更思量知君猶未徹

翠巖真點胸拈云六合九有青黃赤白一一
交羅外道會四維陀典論自云我是一切智
人在處索人論議他致問端要坐斷釋迦老
子舌頭世尊不費纖毫氣力他便省去讚歎
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
作麼生是大慈大悲處世尊隻眼通三世外
道雙眸貫五天瀉山真如拈云外道懷藏至
寶世尊親爲高提森羅顯現萬象歷然且畢
竟外道悟箇什麼如起狗逼牆至極則無路
處他須回來便乃活潑潑地若計較是非一
時放下情盡見除自然徹底分明外道去後
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
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後來諸方便道又被
風吹別調中又云龍頭蛇尾什麼處是世尊
鞭影什麼處是見鞭影處雪竇云邪正不分

過猶鞭影真如云阿難金鐘再擊四眾共聞

雖然如是大似二龍爭珠長他智者威憐雪

寶頌云

機輪曾未轉

在這裏果然不動一絲毫轉必兩頭走

有必落無不東則西明鏡忽臨臺

還見釋迦老子

左眼半斤右眼八兩當下分妍醜

盡大地是箇解脫門

麼一撥便轉破也好與三十棒還

放一線

兄釋迦老子麼妍醜分兮迷雲開

道計你

有箇轉身處爭慈門何處生塵埃

徧界不

希只是箇外道因思良馬窺鞭影

我有拄杖子

後退後連且道什麼處是良馬處

不消你與我

處什麼處是良馬處千里追風喚得回

佛騎

放出三門去也轉身自喚得回鳴指三下

錯放過即不可便打

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

折拄杖子向

什麼處去雪竇當聲甚大雨點全無機輪

是從本已來諸人命脉不見古人道千聖靈

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

馬七

士

壁秦主相如總喪身外道却是把得住作得

主未嘗動著何故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豈不是全機處世尊會看風使帆應病與藥

所以良久全機提起外道全體會去機輪便

阿轆轤地轉亦不轉向有亦不轉向無不落

得失不拘凡聖二邊一時坐斷世尊纔良久

他便禮拜如今人多落在無不然落在有只

管在有無處兩頭走雪竇道明鏡忽臨臺當

下分妍醜這箇不曾動着只消箇良久如明

鏡臨臺相似萬象不能逃其形質外道云世

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是什

麼處是外道入處到這裏須是箇箇自參自

究自悟自會始得便於一切處行住坐卧不

問高低一時現成更不移易一絲毫纔作計

較有一絲毫道理即礙塞殺人更無入作分

也後面頌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
入當下忽然分妍醜妍醜分今迷雲開慈雲
何處生塵埃盡大地是世尊大慈大悲門戶
你若透得不消一捏此亦是放開底門戶不
見世尊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說
法疾入於涅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
喚得回追風之馬見鞭影而便過千里教回
卽回雪竇意賞他道若得俊流方可一撥便
轉一喚便回若喚得回便鳴指三下且道是
點破是撒沙

垂示云當機覲面提陷虎之機正按傍提布
擒賊之略明合暗合雙放雙收解弄死蛇還
佗作者

舉巖頭問僧什麼處來
未開口時納敗缺
了也穿過獨體要
知來處
僧云西京來
果然一頭云黃巢過
也不難

馬七

十三

後還收得劍麼
平生不曾做草賊不懼
頭落便恁麼問好大膽僧
云收得
敗也未識轉身處
茅廣漢如麻似栗
巖頭引頸近前
云因
也須識機宜始得
虎之機是什麼心行
僧云師頭落也
只見雞頭利不見鷲
頭方識甚好惡著也
巖頭呵呵大笑
盡天
下袖
僧不奈何欺殺天下人
僧後到雪峰
依前
顛顛
華這老漢頭落處不得
像這僧往往
十分納敗缺去
峰問什麼處來
不可不說
來處也要
過僧云巖頭來
果然納
敗缺
峰云有何言句
不免
僧舉前話
便好
趕出
雪峰打三十棒趕出
與棒
雖然斬釘截鐵因甚只打三十棒
也未到折在且未是本分何故朝打三千
棒打八百若不是同參爭辯端的雖
然如是且道雪峰巖頭落在什麼處

大凡挑囊負鉢撥草瞻風也須是具行脚服
始得這僧眼似流星也被巖頭勘破了一串
穿却當時若是箇漢或殺或活舉着便用這
僧近郎當却道收得似恁麼行脚闍羅老子
問你索飯錢在知他踏破多少草鞋直到雪

峰當時若有些子眼筋便解瞥地去豈不快哉這箇因緣有節角請訛處此事雖然無得失得失甚大雖然無揀擇到這裏却要具眼揀擇看他龍牙行脚時致箇問端問德山學人仗鎧鉞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引頸近

馬七

十三

前云因龍牙云師頭落也山便歸方丈牙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德山當時道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佗無語則且置借我德山落底頭來看牙於言下大悟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有僧傳到德山處德山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也救得有什麼用處這箇公案與龍牙底一般德山歸方丈則暗中最妙巖頭大笑他笑中有毒若有人辨得天下橫行這僧當時若辨得出千古之下免得檢責於巖頭門下已是一場蹉過看

他雪峰老人是同參便知落處也不與他說破只打三十棒趕出院可以光前絕後這箇是拈作家衲僧鼻孔爲人底手段更不與他如之若何教他自悟去本分宗師爲人有時籠罩不教伊出頭有時放令死郎當地却須有出身處大小巖頭雪峰到被箇喫飯禪和勘破只如巖頭道黃巢過後還收得劒麼諸人且道這裏合下得什麼語免得他笑又免得雪峰行棒趕出這裏請訛若不曾親證親悟縱使口頭快利至究竟透脫生死不得山僧尋常教人覷這機關轉處若擬議則遠之遠矣不見投子問鹽平僧云黃巢過後收得劒麼僧以手指地投子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看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也不道收得也不道收不得與西京僧如隔

海在真如拈云他古人一箇做頭一箇做尾
定也雪竇頌云

黃巢過後曾收劍孟八郎漢有什麼用大

笑還應作者知一子親得能有幾箇三十

山藤且輕怨同條生同條死朝三千暮八百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却

與教得活得便宜是落便宜據欵結案悔不愼當初也有些子

黃巢過後曾收劍大笑還應作者知雪竇便

頌這僧與巖頭大笑處這箇些子天下人摸

索不着且道他笑箇什麼須是作家方知這

笑中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有殺有活三十山

藤且輕怨頌這僧後到雪峰面前這僧依舊

莽鹵峰便據令而行打三十棒趕出且道爲

什麼却如此你要盡情會這話麼得便宜是

落便宜

舉梁武帝請傳大士講金剛經達磨兄弟來也魚行

酒肆卽不無拂僧門下卽不可大士便於

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直得火星迸散似

煩打武帝愕然雨同三度被人瞞誌公問

陛下還會麼實理不黨情脫膊不帝云不

會可惜誌公云大士講經竟也須逐出國始得當時和

誌公一時與趙出國始是

梁高祖武帝蕭氏諱衍字叔達立功業以至

受齊禪卽位後別註五經講議奉黃老甚篤

而性至孝一日思得出世之法以報劬勞於

是捨道事佛迺受菩薩戒於婁約法師處披

佛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以報父母時誌公

大士以顯異惑衆繫於獄中誌公乃分身遊

化城邑帝一日知之感悟極推重之誌公數

行遮護隱顯迨不可測時婺州有大士者居

雲黃山手栽二樹謂之雙林自稱當來善慧

大士一日修書命弟子上表聞於帝時朝廷以其無君臣之禮不受傳大士將入金陵城中賣魚時武帝或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貧道不能講市中有傳大士者能講此經帝下詔召之入禁中傳大士既至於講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當時便與推轉免見一場狼籍却被誌公云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誌公云大士講經竟也是一人作頭一人作尾誌公恁麼道還夢見傳大士麼一等是弄精魂這箇就中奇特雖是死蛇解弄也活既是講經爲甚却不大分爲二一如尋常座主道金剛之體堅固物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萬物如此講說方喚作講經雖然如是諸人殊不知傳大士只拈向上關捩子畧露鋒銚教人知落處直截與你壁立萬仞恰好被誌公不

識好惡却云大士講經竟正是好心不得好報如美酒一盞却被誌公以水攪過如一釜羹被誌公將一顆鼠糞污了且道既不是講經畢竟喚作什麼頌云

不向雙林寄此身

只爲他把不住囊裏豈可藏雖却於梁

土惹埃塵

若不入草爭見端的

當時不得

誌公老

作賊不須本有牽伴底癩兒

也是栖栖去國人

正好一狀領過便打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傳大士與沒板齒老漢一般相逢達磨初到金陵見

馬七

六

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魏武帝舉問誌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云不識誌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誌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

取合國人去他亦不同所以雪竇道當時不得誌公老也是栖栖去國人當時若不是誌公爲傳大士出氣也須是趕出國去誌公既饒舌武帝却被他熱瞞一上雪竇大意道不須他來梁土講經揮案所以道何不向雙林寄此身喫粥喫飯隨分過時却來梁土恁麼指注揮案一下便下座便是他惹埃塵處既是要殊勝則目視雲霄上不見有佛下不見有衆生若論出世邊事不免灰頭土面將無作有將有作無將是作非將麤作細魚行酒肆橫拈倒用教一切人明此箇事若不恁麼放行直到彌勒下生也無一箇半箇傳大士既是拖泥帶水賴是有知音若不得誌公老幾乎趕出國了且道卽今在什麼處

坐

主

箇活鱖鱖漢始得句句相投機機相應且從上來什麼人合恁麼請舉看

舉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名實相奪聖云

慧寂坐斷舌頭仰山云慧寂是我各守

聖云我名慧然開市裏李去彼仰山呵呵

大笑可謂是箇時節錦上添花天下人不

似巖頭笑又非巖頭笑一等是笑爲

三聖是臨濟下尊宿少具出群作略有大機

有大用在衆中昂昂藏藏名聞諸方後辭臨

濟徧遊淮海到處叢林皆以高賓待之自向

北至南方先造雪峰便問透網金鱗未審以

何爲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卽向汝道聖云一

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

持事繁峰往寺莊路逢獼猴乃云這獼猴各

各佩一面古鏡聖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

鏡峰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罪過老僧住持事繁後至仰山山極愛其俊利待之於明窓下一日有官人來參仰山山問官居何位云推官山豎起拂子云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語衆人下語俱不契仰山意時三聖病在延壽堂仰山令侍者持此語問之聖云和尚有事也再令侍者問未審有什麼事聖云再犯不容仰山深肯之百丈當時以禪板蒲團付黃檗拄杖拂子付爲山爲山後付仰山仰山旣大肯三聖聖一日辭去仰山以拄杖拂子付三聖聖云某甲已有師仰山詰其由乃臨濟的子也只如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佗不可不知其名何故更恁麼問所以作家要驗人得知子細只似等閑問云汝名什麼更道無計較何故

馬七

大

三聖不云慧然却道慧寂看佗具眼漢自然不同三聖恁麼又不是顛一向攬旗奪鼓意在仰山語外此語不墮常情難爲摸索這般漢手段却活得人所以道佗參活句不參死句若順常情則歇人不得看佗古人念道如此用盡精神始能大悟旣悟了用時還同未悟時人相似隨分一言半句不得落常情三聖知佗仰山落處便向佗道我名慧寂仰山要收三聖三聖倒收仰山仰山只得就身打劫道慧寂是我是放行處三聖云我名慧然亦是放行所以雪竇後面頌云雙收雙放若爲宗只一句內一時領了仰山呵呵大笑也有權有實也有照有用爲佗八面玲瓏所以用處得大自在這箇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有毒藥這箇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雪

寶頌云

雙收雙放若爲宗

知他幾人八面玲瓏
將謂真箇有甚麼事

騎虎由來要絕功

若不是頂門上有眼肘
臂下有符爭得到這裏

騎則不妨只恐你下不得
不是恁麼人爭明恁麼事笑罷不知何處

去盡四百軍州恁麼人也難得
言猶在耳千古萬古有清風只應千

古動悲風

如今在什麼處吐既是大笑爲
什麼却動悲風大地黑漫漫

雙收雙放若爲宗放行互爲賓主仰山云汝

名什麼聖云我名慧寂是雙放仰山云慧寂

是我聖云我名慧然

是雙收其實是互換之

機收則大家收放則大家放雪竇一時頌盡

了也佗意道若不放收若不互換你是你我

是我都來只四箇字因甚却於裏頭出沒卷

舒古人道你若立我便坐你若坐我便立若

也同坐同立二俱瞎漢此是雙收雙放可以

爲宗要騎虎由來要絕功有如此之高風最

上之機要要騎便騎要下便下據虎頭亦得

收虎尾亦得三聖仰山二俱有此之風笑罷

不知何處去且道佗笑箇什麼直得清風凜

凜爲什麼末後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

死而不弔一時與你注解了也爭奈天下人

啗啄不入不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知落處

諸人還知麼

垂示云無啗啄處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

透荆棘林衲僧家如紅爐上一點雪平地上

七穿八穴則且止不落黃綠又作麼生試舉

看

舉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至中

路三人同行必有我師有
什麼奇特也要辨端的南泉於地上畫

一圓相云道得卽去無風起浪也要人知
擲却陸沉船若不驗

過爭辨
端的歸宗於圓相中坐一人打鑼
同道方知麻谷

便作女人拜一人打鼓三箇也得泉云恁麼則不去

也半路抽身是好人好歸宗云是什麼心

行領得機妙當時好與一字孟八郎漢

當時馬祖盛化於江西石頭道行於湖湘忠

國師道化於長安他親見六祖來是時南方

馬七

子

擎頭帶角者無有不欲升其堂入其室若不

爾爲人所耻這老漢三箇欲去禮拜忠國師

至中路做這一場敗缺南泉云恁麼則不去

也既是一一道得爲什麼却道不去且道古

人意作麼生當時待他道恁麼則不去也劈

耳便掌看他作什麼伎倆萬古振綱宗只是

這些子機要所以慈明道要牽只在索頭邊

撥著點著便轉如水上捺葫蘆子相似人多

喚作不相肯語殊不知此事到極則處須離

泥離水拔楔抽釘你若作心行會則沒交涉

古人轉變得好到這裏不得不恁麼須是有

殺有活看他一人去圓相中坐一人作女人

拜也甚好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歸宗云是

什麼心行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他恁麼道

大意要驗南泉南泉尋常道喚作如如早是

變了也南泉歸宗麻谷却是一家裏人一擒

一縱一殺一活不妨奇特雪竇頌云

由基箭射猿當頭一路誰敢向前遠樹何

太直若不承當爭敢恁麼東西千箇與

萬箇如麻似粟野狐精一是誰曾中的箇

半箇更沒相呼相喚歸去來一隊弄

不如歸去曹溪路上休登陟太勞生想

溪門下客高低處平之復云曹溪路坦平

爲什麼休登陟不唯南泉半路抽身雪竇

無雪竇也患這般病痛

由基箭射猿遶樹何太直由基乃是楚時人
姓養名叔字由基時楚莊王出獵見一白猿
使人射之其猿捉箭而戲勅群臣射之莫有
中者王遂問群臣群臣奏曰由基者善射遂
令射之由基方彎弓猿乃抱樹悲號至箭發
時猿遶樹避之其箭亦遶樹中殺此乃神箭
也雪竇何故却言太直若是太直則不中既
是遶樹何故却云太直雪竇借其意不妨用
得好此事出春秋有者道遶樹是圓相若真
箇如此蓋不識語之宗旨不知太直處三箇
老漢殊途而同歸一撥一齊太直若是識得
他去處七縱八橫不離方寸百川異流同歸
大海所以南泉道怎麼則不去也若是衲僧
正眼觀著只是弄精魂若喚作弄精魂却不
是弄精魂五祖先師道他三人是慧炬三昧

莊嚴王三昧雖然如此作女人拜他終不作
女人拜會雖畫圓相他終不作圓相會既不
怎麼會又作麼生會雪竇道千箇與萬箇是
誰曾中的能有幾箇百發百中相呼相喚歸
去來頌南泉道怎麼則不去也南泉從此不
去故云曹溪路上休登陟滅却荆棘林雪竇
把不定復云曹溪路坦平爲什麼休登陟曹
溪路絕塵絕迹露髌髌赤洒洒平坦坦脩然
地爲什麼却休登陟各自看脚下
垂示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萬年一念一念
萬年要知直截未舉已前且道未舉已前作
麼生摸索請舉看

舉瀉山五峰雲巖同侍立百丈

阿呵呵終始請訖君

向滿湘我之東魯

百丈問瀉山併却咽喉唇吻作

麼生道

一將難求

瀉山云却請和尚道

借路丈經過

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

不免老喪

心切面皮厚三寸和泥和水就身打劫

瀉山五峰雲巖同侍立百丈百丈問瀉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云却請和尚道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百丈雖然如此鍋子已被別人奪去了也丈復問五峰峰云和尚也須併却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云和尚有也未丈云喪我兒孫三人各是一家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所以宗師家以荆棘林驗人何故若於常情句下驗人不得衲僧家須是句裏呈機言中辨的若是擔板漢多向句中死却便道併却咽喉唇吻更無下口處若是變通底人有逆水之波只向問頭上有一條路不傷鋒犯手瀉山云却請和尚道

偈七

重

且道他意作麼生向箇裏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相似撥他問處便答自有出身之路不費纖毫氣力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百丈却不采他只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大凡宗師爲人抽釘拔楔若是如今人便道此答不肯他不領話殊不知箇裏一路生機處壁立千仞賓主互換活潑潑地雪竇愛他此語風措宛轉自在又能把定封疆所以頌云

却請和尚道

西蓋乾坤已
是傷鋒犯手

虎頭生角出荒

草

可煞驚
不妨奇特

十洲春盡花凋殘

觸處清涼
讚歎也不

及

珊瑚樹林日杲杲

千重百匝爭奈百
頭上尋他不得答處

蓋天
蓋地

此三人答處各各不同也有壁立千仞也有照用同時也有自救不了却請和尚道雪竇

便向此一句中呈機了也更就中輕輕撥令人易見云虎頭生角出荒草瀧山答處一似猛虎頭上安角有什麼近傍處不見僧問羅山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雪竇只一句領了也作有轉變餘才更云十洲春盡花凋殘海上有三山十洲以百年爲一春雪竇語帶風措宛轉盤礴春盡之際百千萬株花一時凋殘獨有珊瑚樹林不解凋落與太陽相奪其光交映正當恁麼時不妨奇特雪竇用此明作却請和尚道十洲皆海外諸國之所附一祖洲出反魂香二瀛洲生芝草玉石泉如酒味三玄洲出僊藥服之長生四長洲出木瓜玉英五炎洲出火浣布六元洲出靈泉如蜜七生洲有山川無寒暑八鳳麟洲

馬七

馬

人取鳳喙麟角煎續弦膠九聚窟洲出獅子銅頭鐵額之獸十檀洲一作流洲出琨吾石作劍切玉如泥珊瑚外國雜傳云大秦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盤石珊瑚生其石上人以鐵網取之又十洲記云珊瑚生南海底如樹高三二尺有枝無皮似玉而紅潤感月而生凡枝頭皆有月暈此一則與八卷首公案同看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七

音釋

蟬上反寶切音貪下子六綴朱劣切音切宗入聲蟬蹙貌
瞠抽庚切音同啖食也
瀛餘輕切音盈居音切音交驗魚欠切瀛洲神山名
暈禹溫切音運暈也效也
暈日月旁氣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八

鴈八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舉百丈復問五峰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

道阿呵呵箭峰云和尚也須併却攪族奪

截流萬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土曠人稀

機殺劍此一則與七卷末公案同看

瀉山把定封疆五峰截斷衆流這些子要是箇漢當面提掇如馬前相撲不容擬議直下使用緊迅危峭不似瀉山盤礴滔滔地如今禪和子只向架下行不能出他一頭地所以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五峰答處當頭坐斷不妨快俊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殺是活見他阿轆轤地只與他一點雪竇頌云

和尚也併却已在言前了龍蛇陣上看謀

略須是金牙始解七令人長憶李將軍手妙

無多子足馬單鎗千萬里天邊飛一鶚大

見麼且道落在什麼處

和尚也併却雪竇於一句中撈一撈云龍蛇

陣上看謀略如排兩陣突出突入七縱八橫

有闢將底手脚有大謀略底人足馬單鎗向

龍蛇陣上出沒自在你作麼生圍繞得他若

不是這箇人爭知有如此謀略雪竇此三頌

皆就裏頭狀出底語如此大似李廣神箭萬

里天邊飛一鶚一箭落一鶚定也更不放過

雪竇頌百丈問處如一鶚五峰答處如一箭

相似山僧只管讚歎五峰不覺渾身泥水了

也

舉百丈又問雲巖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

道

綴辯處表出來道什麼

巖和尚有也未

粘皮著骨拖泥

滯水前不構村後不迭店

丈云喪我兒孫

灼然有此答得半前落後

雲巖在百丈二十年作侍者後同道吾至藥

山山問云子在百丈會下爲箇什麼事巖云

透脫生死山云還透脫也未巖云渠無生死

馬六

山云二十年在百丈習氣也未除巖辭去見

二

南泉後復歸藥山方契悟看他古人二十年

參究猶自半青半黃粘皮著骨不能顛脫是

則也是只是前不構村後不迭店不見道語

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白雲橫谷口迷却幾

人源洞下謂之觸破故云躍開仙仗鳳凰樓

時人嫌觸當今號所以道荆棘林須是透過

始得若不透過終始涉廉纖斬不斷適來道

前不構村後不迭店雲巖只管去點檢他人

底百丈見他如此一時把來打殺了也雪竇

頌云

和尚有也未

公案現成隨波逐浪和泥合水

金毛獅子不

踞地

灼然有什麼用處可借許

兩兩三三舊路行

併却咽喉

唇吻作麼生道轉身吐氣脚跟下踏過了也

大雄山下空彈指

一死更無再活可悲可痛蒼天中更添怨苦

和尚有也未雪竇據欵結案是則是只是金

毛獅子爭奈不踞地獅子捉物藏牙伏爪踞

地返擲物無大小皆以全威要全其功雲巖

云和尚有也未只是向舊路上行所以雪竇

云百丈向大雄山下空彈指

馬六

三

垂示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

無得說既無說無示爭如不說聽既無聞無

得爭如不聽而無說又無聽却較些子只如

今諸人聽山僧在這裏說作麼生免得此過

具透關眼者試舉看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

某甲西來意什麼處得這話頭馬師云我

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退身

離過也不知藏身露影不僧問智藏也須

妨是這老漢推過與別人草裏無尾大

一撥踉蹌過藏云何不問和尚藏出來也道

什麼直得草繩自稱去處十分僧云和尚教來問受人疾

猶睡後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

取海兄去不妨是八十四員善知僧問海

兄轉與別人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不用

從教千古萬僧舉似馬大師些子眼睛馬

古黑漫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寒中天子勅

這箇公案山僧舊日在成都參真覺覺云只

消看馬祖第一句自然一時理會得且道這

僧是會來問不會來問此問不妨深遠離四

句者有無非有非無非有非非無離此四

句絕其百非只管作道理不識話頭討頭腦

不見若是山僧待馬祖道了也便與展坐具

禮三拜看他作麼生道當時馬祖若見這僧

來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

以拄杖劈脊便棒趕出看他省不省馬大師

只管與他打葛藤以致這漢當面踉蹌更令

去問智藏殊不知馬大師來風深辨這僧像

懂走去問智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

教來問看他這些子揔著便轉更無閑暇處

智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

兄去馬這僧又去問海兄海兄云我到這裏却

不會且道為什麼一人道頭痛一人云不會

畢竟作麼生這僧却回來舉似馬大師師云

藏頭白海頭黑若以解路卜度却謂之相瞞

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者道三箇總識他問

頭所以不答總是拍盲地一時將古人醍醐
上味著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
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
得藏頭白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
檐懺懺換得箇不安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
泥入水畢竟這僧不瞥地雖然一恁麼這三
箇宗師却被箇檐板漢勘破如今人只管去
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
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
須是向正脉裏自看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
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
事如當門按一口劔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
又道譬如擲劔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
面玲瓏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或云野
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

馬八

五

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
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
雪竇頌云

藏頭白海頭黑

牛合半開一手擡
一手翳全聲玉振

明眼衲

僧會不得

更行脚三十年終是被人穿却
你鼻孔山僧故是口似圓信

馬駒踏殺天下人

叢林中也須是這老
漢始得放出這老漢臨

濟未是白拈賊

藏兒牽伴直饒好
手也被人捉了也離四句

絕百非

道什麼也須是自點
檢者阿爺似阿婆

天上人間唯

我知

用我作什麼奪却拄杖子或若
無人無我無得無失將什麼知

藏頭白海頭黑且道意作麼生這些子天下

衲僧跳不出看他雪竇後面合殺得好道直

饒是明眼衲僧也會不得這箇些子消息謂

之神仙秘訣父子不傳釋迦老子說一代時

教末後單傳心印喚作金剛王寶劔喚作正

位恁麼葛藤早是事不獲已古人畧露些子

鋒銑若是透得底人便乃七穿八穴得大自在若透不得從前無悟入處轉說轉遠也馬駒踏殺天下人西天般若多羅識達磨云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已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馬達磨六祖皆先識馬祖看他作畧果然別只道藏頭白海頭黑便見踏殺天下人處只這一句黑白語千人萬人咬不破臨濟未是白拈賊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牀搗住云道道僧無語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峰後聞云臨濟大似白

馬八

六

拈賊雪竇要與他臨濟相見觀馬祖機鋒尤過於臨濟此正是白拈賊臨濟未是白拈賊也雪竇一時穿却了也却頌這僧道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且莫向鬼窟裏作活計古人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早是奇特你作麼生離得四句絕得百非雪竇道此事唯我能知直饒三世諸佛也覷不見既是獨自箇知諸人更上來求箇什麼大爲真如拈云這僧恁麼問馬祖恁麼答離四句絕百非智藏海兄都不知要會麼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垂示云鑊鉤橫按鋒前翦斷葛藤窠明鏡高懸句中引出毘盧印田地穩密處著衣喫飯神通遊戲處如何湊泊還委恁麼看取下文舉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

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

竿頭絲線

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如醍醐毒藥一時行是則是七珍八寶一時羅刹爭奈相逢者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

識賊

是精識精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僧問長慶古人道菩薩

不妨疑者元來不知落處長慶道什麼

子喫飯來意旨如何

慶云大似因齋慶讚

相席打令據款結案

金牛乃馬祖下尊宿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

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如

此者二十年且道他意在什麼處若只喚作

喫飯尋常敲魚擊鼓亦自告報矣又何須更

自將飯桶來作許多伎倆莫是他顛麼莫是

提唱建立麼若是提唱此事何不去寶華王

座上敲床豎拂須要如此作什麼今人殊不

知古人意在言外何不且看祖師當時初來

底題目道什麼分明說道教外別傳單傳心

印古人方便也只教你直截承當去後來人

妄自卜度便道那裏有許多事寒則向火熱

則乘涼饑則喫飯困則打眠若恁麼以常情

義解詮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不知古人向

二六時中念念不捨要明此事雪竇云雖然

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只這一句多少人錯會

所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

藥金牛既是落草爲人雪竇爲什麼道不是

好心因什麼却恁麼道衲僧家須是有生機

始得今人不到古人田地只管道見什麼心

有什麼佛若作這見解壞却金牛老作家了

也須是子細看始得若只今日明日口快些

子無有了期後來長慶上堂僧問古人道菩

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

尊宿家忒煞慈悲漏逗不少是則是因齋慶

讚你且道慶讚箇什麼看他雪竇頌云

白雲影裏笑呵呵笑中有刀熱發作什麼天下衲僧不知落處

兩手持來付與他豈有恁麼事莫誇金牛好喚作飯桶得麼若是

本分衲僧不須是他格喫這般茶飯若是金毛獅子外始得許

他具眼只不直半文錢恐眼不正三千里外見請訛一場漏逗請

訛在什麼處瞎漢

白雲影裏笑呵呵長慶道因齋慶讚雪竇道

兩手持來付與他且道只是與他喫飯爲當

別有奇特若向箇裏知得端的便是箇金毛

獅子子若是金毛獅子子更不必金牛將飯

桶來作舞大笑直向三千里外便知他敗缺

處古人道鑒在機先不消一捏所以衲僧家

尋常須是向格外用始得稱本分宗師若只

據語言未免漏逗

垂示云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

馬八

八

活人在彼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
持若要平展一任平展且道不落賓主不拘
回互時如何試舉看

舉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白烏白問

定州法道何似這裏言中有響要辨淺深探竿影草太煞瞞人

僧云不別死漢中有活底一箇半箇鐵板子一般踏著實地曰云

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令當行僧云棒

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也是這作家始得却是獅子兒曰

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說牛麼一箇千箇萬

箇僧便出去元來是屋裏人只得受屈只是見機而作曰云屈

棒元來有人喫在啞子喫舌瓜放去又收來點得回來堪作何用

僧轉身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依前三百六十

日却是箇伶俐衲僧曰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知他

是君阿誰是臣敢向虎口橫身戢煞不識好惡僧近前奪曰手中

棒打曰三下也是一箇作家禪客始得賓主互換縱奪臨時曰云

屈棒屈棒

點這老漢著什麼死急

僧云有人喫在

可

是幾箇杓柄却在這僧手裏

曰云草草打著箇漢

不邊

知他是阿誰

僧便禮拜

臨危不變方是大夫兒 曰云和尚

却恁麼去也

點 僧大笑而出

作家禪客大然有在猛虎

須得清風隨方知盡始盡終天下人摸索不著

曰云消得恁麼消

得恁麼

可惜放過何不劈脊便棒將謂走到什麼處去

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曰曰亦是作家

諸人若向這裏識得此二人一出一入千箇

萬箇只是一箇作主也恁麼作實也恁麼二

人畢竟合成一家一期勘辨賓主問答始終

作家看烏曰問這僧云定州法道何似這裏

僧便云不別當時若不是烏曰難奈這僧何

曰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爭奈這僧是

作家漢便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曰一

向行令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其僧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轉地俱是作家了這

一事須要分縑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

案却未了在烏曰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

何這僧却似撐門拄戶所以未見得他烏曰

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

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

裏烏曰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

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

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曰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

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

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

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朔地也不

奈他何這僧便禮拜這箇禮拜最毒也不是
好心若不是烏曰也識他不破烏曰云却恁
麼去也其僧大笑而出烏曰云消得恁麼消
得恁麼看他作家相見始終實主分明斷而
能續其實也只是互換之機他到這裏亦不
道有箇互換處自是他古人絕情塵意想彼
此作家亦不道有得有失雖是一期間語言
兩箇活潑潑地都有血脉針線不唯於此見
得亦乃向十二時中歷歷分明其僧便出是
雙放已下是雙收謂之互換也雪竇止恁麼
地頌出

呼即易天下人總疑著臭肉引來遣即難天下初僧總不知落處
不妨勸絕海上明公秀互換機鋒子細看一出入
一條拄杖兩人扶劫石固來猶可壞
且道在阿誰邊金鎚
如何辨取向什麼處安
千聖不傳排棒頭有眼滄溟深處立須乾

獨許他可憐許這老烏曰老烏曰老幾何
親得也是箇無端與他杓柄太無端已在言
般漢百千萬重
打破蔡州好與三十梅且道過在什麼處
呼即易遣即難一等是落草雪竇忒煞慈悲
尋常道呼蛇易遣蛇難如今將箇瓢子吹來
喚蛇即易要遣時即難一似將棒與他却易
復奪他棒遣去却難須是有本分手脚方能
遣得他去烏曰是作家有呼蛇底手脚亦有
遣蛇底手段這僧也不是瞌睡底烏曰問定
州法道何似這裏便是呼他烏曰便打是遣
他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却轉在這
僧處便是呼來烏曰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
僧便近前奪棒也打三下却是這僧遣去乃
至這僧大笑而出烏曰云消得恁麼消得恁
麼此分明是遣得他恰好看他兩箇機鋒互

換絲來線去打成一片始終賓主分明有時
主却作賓有時賓却作主雪竇也讚歎不及
所以道互換之機教人且子細看劫石固來
猶可壞謂此劫石一由旬四十里廣八萬四
千由旬原八萬四千由旬凡五百年乃有天
人下來以六銖衣袖拂一下又去至五百年
又來如此拂拂盡此石乃爲一劫謂之輕衣
拂石劫雪竇道劫石固來猶可壞石雖堅固
尚爾可泊磨盡此二人機鋒千古萬古更無
有窮盡滄溟深處立須乾任是滄溟洪波浩
渺白浪滔天若教此二人向內立地此滄溟
也須乾竭雪竇到此一時頌了末後更道烏
臼老烏臼老幾何般或擒或縱或殺或活畢
竟是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這箇拄杖子
三世諸佛也用歷代祖師也用宗師家也用

馬

主

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爭得輕易分付與
人雪竇意要獨用賴值這僧當時只與他平
展忽若旱地起雷看他如何當抵烏臼過杓
柄與人去豈不是太無端
垂示云細如米末冷似冰霜富塞乾坤離明
絕暗低低處觀之有餘高高處平之不足把
住放行總在這裏許還有出身處也無試舉
看

舉丹霞問僧甚處來
正是不可總沒來處
也要知來處也不難
著單鞋入你肚裏過也只是
不會言中有響語含來知也

是黃霞云喫飯了也未
第一杓惡水澆何
是緣以定盤星要知端
的果然撞著箇露柱却破旁
僧云喫飯了
人穿却鼻孔元來是箇無

孔鐵霞云將飯來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
雖然走倚勢欺人也堪據款結案
當時好撒倒禪床無端作什麼
果然走不得這僧若是作
家向他道與和尚限一教長慶問保福將

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

也只得

一半通身是過身是一刀向後一手種一手溺福云施者受者二

俱瞎漢據合而行一句長慶云盡其機來

還成瞎否識甚好惡猶自未肯討什麼碗福云道我瞎得

麼兩箇俱是草裏漢龍頭蛇尾當時待他道盡其機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也

人道得一半一等是作家爲什麼前不構村後不迭店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初習儒學

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

占者曰解空之祥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

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霞云選佛

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

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大師

以兩手托幞頭脚一作馬師顧視云吾非汝

師南嶽石頭處去遽抵南嶽還似前意投之

石頭云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堂隨衆作

務凡三年石頭一日告衆云來日剗佛殿前

草至來日大衆各備鋤鋤剗草丹霞獨以盆

盛水淨頭於師前跪膝石頭見而笑之便與

剃髮又爲說戒丹霞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

謁馬祖未參禮便去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

時大衆驚愕急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

子天然霞便下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

然他古人天然如此穎脫所謂選官不如選

佛也傳燈錄中載其語句直是壁立千仞句

句有與人抽釘拔鏹底手脚似問這僧道什

麼處來僧云山下來這僧却不通來處一如

具眼到去勘主家相似當時若不是丹霞也

難爲收拾丹霞却云喫飯了也未頭邊總未

見得此是第二回勘他僧云喫飯了也惜懂

漢元來不會霞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

麼僧無語丹霞意道與你這般漢飯喫堪作
什麼這僧若是箇漢試與他一剗看他如何
雖然如是丹霞也未放你在這僧便眼眨眨
地無語保福長慶同在雪峰會下常舉古人
公案商量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

馬八

十四

分爲什麼不具眼不必盡問公案中事大綱
借此語作話頭要驗他諦當處保福云施者
受者二俱瞎漢快哉到這裏只論當機事句
裏有出身之路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
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保福意謂我恁麼具眼
與你道了也還道我瞎得麼雖然如是半合
半開當時若是山僧等他道盡其機來還成
瞎否只向他道瞎可惜許保福當時若下得
這箇瞎字免得雪竇許多葛藤雪竇亦只用
此意頌

盡機不成瞎

只道得一半也要按牛頭喫

草

失錢遺罪半河南半河
北殊不知傷鋒犯手

四七二三諸祖

師

有條攀條帶累先聖
不唯只帶累一人

寶器持來成過咎

盡大地人

換手拋胸還我拄過咎深可然
杖束帶累山僧也出頭不得深天

下衲僧

跳不出無處尋在你脚跟下天上
且道深多少摸索不著

人間同陸沉

天下衲僧一坑埋却還有活
底人麼放過一著蒼天蒼天

盡機不成瞎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
福云道我瞎得麼一似按牛頭喫草須是等
他自喫始得那裏按他頭教喫雪竇恁麼頌
自然見得丹霞意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
來成過咎不唯只帶累長慶乃至西天二十
八祖此土六祖一時埋沒釋迦老子四十九
年說一大藏教末後唯傳這箇寶器永嘉道
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若作保
福見解寶器持來都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

這箇與你說不得但去靜坐向他句中點檢看既是過咎深因什麼却無處尋此非小過也將祖師大事一齊於陸地上平沉却所以雪竇道天上人間同陸沉

再示云向上轉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鶻

捉鳩向下轉去自己鼻孔在別人鼻孔裏如龜

藏殼箇中忽有箇出來道本來無向上向下

用轉作什麼只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

作活計且道作麼生辨箇縑素良久云有條

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

開早地忽

雲門 雲門云餠餅

舌柱上
過也

這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餠

餅還覺寒毛卓豎麼衲僧家問佛問祖問禪

問道問向上向下了更無可得問却致箇問

端問超佛越祖之談雲門是作家便水長船

高泥多佛大便答道餠餅可謂道不虛行功

不浪施雲門復示衆云你勿可作了見人道

著祖師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你且喚

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卽說超佛越祖之談

便問箇出三界你把三界來看有什麼見聞

覺知隔得著你有什么麼聲色佛法與汝可了

了箇什麼碗以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勿

奈你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物物覲體

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埋沒

了也會得此語便識得餠餅五祖云驢屎比

麝香

一作
馬糞

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

我不能到這裏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看這

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餠餅還識

羞慚麼還覺漏逗麼有一般人杜撰道雲門

見兔放鷹便道餠餅若恁麼將餠餅便是超佛越祖之談見去豈有活路莫作餠餅會又不作超佛越祖會便是活路也與麻三斤解打鼓一般雖然只道餠餅其實難見後人多作道理云籠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若恁麼

卷八

十六

會且去作座主一生贏得多知多解如今禪和子道超佛越祖之時諸佛也踏在脚跟下祖師也踏在脚跟下所以雲門只向他道餠餅既是餠餅豈解超佛越祖試去參詳看諸方頌極多盡向問頭邊作言語唯雪竇頌得最好試舉看頌云

超談禪客問偏多

箇箇出來便作這般見解如麻似粟縫罅

披離見也麼

已在言前開也

餠餅罅來猶

不住

將木楔子換却你眼睛了也

至今天下有請訛

畫箇

圓相云莫是恁麼會麼咬人言語有甚了期大地茫茫愁殺人便打

超談禪客問偏多此語禪和家偏愛問不見雲門道你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覓箇超佛越祖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屙屎放尿至於茅坑裏蟲子市肆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道得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有者更不識好惡作圓相土上加泥添枷帶鎖縫罅披離見也麼他致問處有大小大縫罅雲門見他問處披離所以將餠餅攔縫塞定這僧猶自不肯住却更問是故雪竇道餠餅罅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請訛如今禪和子只管去餠餅上解會不然去超佛越祖處作道理既不在這兩頭畢竟在什麼處三十年後待山僧換骨出來却向你道

舉古有十六開士

成群作隊有什麼用於處這一隊不啻囉漢

浴僧時隨例入浴檀香室柱浴忽悟水因

惡水惡水諸禪德作麼生會他道妙觸宣明

頭頭更不十別人作麼生會他撲落非他物成佛子住天下初僧

索不著兩頭也須七穿八穴始得到這裏撲

三面作什麼幸負山僧好撞著磁著一條痕莫

楞嚴會上跋陀婆羅菩薩與十六開士各修

梵行乃各說所證圓通法門之因此亦二十

五圓通之一數也他因浴僧時隨例入浴忽

悟水因云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且道洗箇什

麼若會得去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千箇萬箇

更近傍不得所謂以無所得是真般若若有

所得是相似般若不見達磨謂二祖云將心

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這裏些子

是初僧性命根本更總不消得如許多葛藤

只消道箇忽悟水因自然了當既不洗塵亦

不洗體且道悟箇什麼到這般田地一點也

著不得道箇佛字也須諱却他道妙觸宣明

成佛子住宣則是顯也妙觸是明也既悟妙

觸成佛子住即住佛地也如今人亦入浴亦

洗水也怎麼觸因甚却不悟皆被塵境惑障

粘皮著骨所以不能便惺惺去若向這裏洗

亦無所得觸亦無所得水因亦無所得且道

是妙觸宣明不是妙觸宣明若向箇裏直下

見得便是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如今人亦觸

還見妙處麼妙觸非常觸與觸者合則爲觸

離則非也玄沙過嶺磕著脚指頭以至德山

棒豈不是妙觸雖然怎麼也須是七穿八穴

始得若只向身上摸索有什麼交涉你若七

穿八穴去何須入浴便於一毫端上現寶王

剎向微塵裏轉大法輪一處透得千處萬處

一時透莫只守一窠一窟一切處都是觀音
入理之門古人亦有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若
一人悟去則故是因甚十六開士同時悟去
是故古人同修同證同悟同解雪竇拈他教
意令人去妙觸處會取出他教眼領免得人
去教網裏籠罩半醉半醒要令人直下灑灑
落落頌云

了事衲僧消一箇現有一箇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跳出金剛圈一箇也不長連床上展脚卧果然是箇睡漢論劫不論禪
夢中曾說悟圓通早是睡夢更說夢却計你夢見寐語作什麼

香水洗來薦面唾吐土上加泥又一滴莫來淨地上屑

了事衲僧消一箇且道了得箇什麼事作家
禪客聊聞舉著剔起便行似恁麼衲僧只消
得一箇何用成群作隊長連床上展脚卧古
人道明明無悟法悟了却迷人長舒兩脚睡

無偽一無真所以胸中無一事機來喫飯困
來眠雪竇意道你若說入浴悟得妙觸宣明
在這般無事衲僧分上只似夢中說夢所以
道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薦面唾似恁
麼只是惡水薦頭澆更說箇什麼圓通雪竇
道似這般漢正好薦頭薦面唾山僧道士上
加泥又一重

垂示云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活捉生擒不勞
餘力且道是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也解持虎鬚

天轟霹靂自投子云是睡殺一船人費身屎不覺臭與你了也拈放一邊是什麼

僧云和尚莫尿沸碗鳴聲只見錐頭利不見

見鑿頭方道什投子便打著好打放又問麼果然納敗缺

龕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第二回持虎鬚抱賊

叫屈作什麼東西投子云是又是賣身與南北猶有影響在

之機也是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見只

什麼心行之機利不見整頭方雖有逆水之波只是頭上無角含血喫人投子便打著不可放過好打拄杖未到折因什麼便休去

投子朴實頭得逸羣之辯凡有致問開口便

見膽不費餘力便坐斷他舌頭可謂運籌帷

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馬八這僧將聲色佛法見

解貼在他額頭上逢人便問投子作家來風

深辨這僧知投子實頭合下做箇圈繯子教

投子入來所以有後語投子却使陷虎之機

釣他後語出來這僧接他答處道和尚莫尿

沸碗鳴聲果然一釣便上若是別人則不奈

這僧何投子具眼隨後便打咬猪狗底手脚

須還作家始得左轉也隨他阿轆轤地右轉

也隨他阿轆轤地這僧既是做箇圈繯子要

來捋虎鬚殊不知投子更在他圈繯頭上投

子便打這僧可惜許有頭無尾當時等他拈

棒便與掀倒禪床直饒投子全機也須倒退

三千里又問龐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

投子亦云是一似前頭語無異僧云喚和尚

作一頭驢得麼投子又打這僧雖然作窠窟

也不妨奇特若是曲衆木床上老漢頂門無

眼也難折挫他投子有轉身處這僧既做箇

道理要攙他行市到了依舊不奈投子老漢

何不見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投

子放去太遲收來太急這僧當時若解轉身

吐氣豈不作得箇口似血盆底漢衲僧家一

不做二不休這僧既不能返擲却被投子穿

了鼻孔頌云

投子投子灼然天下無這實頭機輪無阻

有甚麼奈何他放一得二換却你眼睛什

處也有些子

同彼同此

怎麼來也。樊樵關黎替他便打。可憐也。樊樵關黎替他便打。

無限弄潮人

叢林中放出一箇半箇放出這雨箇漢天下袖僧怎麼去

畢竟還落潮中死

可惜許爭奈出這圈續不得愁人莫向愁人說

忽然活

禪床震動驚殺山僧也倒退三十里百川倒流開湫

湫

險徒勞竹思山僧不敢開口投于老漢也須是拗折拄杖始得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投子尋常道你總道投

子實頭忽然下山三步有人問你道如何是

投子實頭處你作麼生抵對古人道機輪轉

處作者猶迷他機輪轉轉地全無阻隔所

以雪竇道放一得二不見僧問如何是佛投

子云佛又問如何是道投子云道又問如何

是禪投子云禪又問月未圓時如何投子云

吞却三箇四箇圓後如何吐却七箇八箇投

子接人常用此機答這僧只是一箇是字這

僧兩回被打所以雪竇道同彼同此四句一

時頃投子了也末後頃這僧道可憐無限弄

潮人這僧敢攬旗奪鼓道和尚莫尿沸碗鳴

聲又道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此便是弄潮

處這僧做盡伎倆依前死在投子句中投子

便打此僧便是畢竟還落潮中死雪竇出這

僧云忽然活便與掀倒禪床投子也須倒退

三千里直得百川倒流開湫湫非唯禪床震

動亦乃山川岌嶸天地陡暗苟或箇箇如此

山僧且打退鼓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門

之機說什麼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過也

初生孩兒子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後鷄

趕不及也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

旨如何也是作家同驗子云念念不停流

此六識教家立爲正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

打葛藤漢

因其所以生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古人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若證佛地以八識轉爲四智教家謂之改名不改體根塵識是三前塵元不會分別勝義根能發生識識能顯色分別卽是第六意識第七識末那識能去執持世間一切影事令人煩惱不得自由自在皆是第七識到第八識亦謂之阿賴耶識亦謂之含藏識含藏一切善惡種子這僧知教意故將來問趙州道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初生孩子兒雖具六識眼能見耳能聞然未曾分別六塵好惡長短是非得失他恁麼時總不知學道之人要復如嬰孩榮辱功名逆情順境都動他不得眼見色與盲等耳聞聲與聾等如癡似兀其心不動如須彌山這箇是衲僧家真實得力處古人道衲被蒙頭萬事

卷八

五

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能如此方有少分相應雖然如此爭奈一點也瞞他不得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水無造作無緣慮如日月運於太虛未嘗暫止亦不道我有許多名相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爲無心故所以長養萬物亦不道我有許多功行天地爲無心故所以長久若有心則有限齊得道之人亦復如是於無功用中施功用一切違情順境皆以慈心攝受到這裏古人尚自呵責道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呵又道事事通今物物明達者聞之暗裏驚又云入聖超凡不作聲卧龍長怖碧潭清人生若得長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然雖恁麼更須跳出窠窟始得豈不見教中道第八不動地菩薩以無功用智於一微塵中轉大法輪於一切時中行住

坐卧不拘得失任運流入薩婆若海衲僧家
到這裏亦不可執著但隨時自在遇茶喫茶
遇飯喫飯這箇向上事著箇定字也不得著
箇不定字也不得石室善道和尚示衆云汝
不見小兒出胎時何曾道我會看教當恁麼
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
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
塵煩惱十六觀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啞啞
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
行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南
泉云我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
解破家散宅又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飯
二時是雜用心處曹山問僧菩薩定中聞香
象度河歷歷地出什麼經僧云涅槃經山云
定前聞定後聞僧云和尚流也山云灘下接

馬六

三

取又楞嚴經云湛入合湛入識邊際又楞伽
經云相生執礙想生妄想流注生則逐妄流
轉若到無功用地猶在流注相中須是出得
第三流注生相方始快活自在所以爲山問
仰山云寂子如何仰山云和尚問他見解問
他行解若問他行解某甲不知若是見解如
一瓶水注一罇水若得如此皆可以爲一方
之師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早是轉轉轉地
更向急水上打時貶眼便過譬如楞嚴經云
如急流水望爲恬靜古人云譬如駛流水水
流無定止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趙州答
處意渾類此其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
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自然與他問處
恰好古人行履綿密答得只似一箇更不消
計較你纔問他早知你落處了也孩子六識

馬六

三

雖然無功用爭奈念念不停如密水流投子
恁麼答可謂深辨來風雪竇頌云

六識無功伸一問

有眼如盲有耳如聾明鏡當臺明珠在掌一句

道盡作家曾共辨來端

何必也要辨箇茫茫

急水打毬子

始終一貫過也道什麼

落處不停誰解

看

看即勝過也濂下接取

六識無功伸一問古人學道養到這裏謂之

無功之功與嬰兒一般雖有眼耳鼻舌身意

而不能分別六塵蓋無功用也既到這般田

地便乃降龍伏虎坐脫立亡如今人但將目

前萬境一時歇却何必八地以上方乃如是

雖然無功用處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雪竇前

面頰云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

蓋為趙州投子是作家故云作家曾共辨來

端茫茫急水打毬子投子道念念不停流諸

人還知落處麼雪竇末後教人自著眼看是
故云落處不停誰解看此是雪竇沽句且道
落在什麼處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八

音釋

鷲

逆各切音諤鷲鷲之鳥屬鷲之屬

磚

弱角切音薄旁磚混同貌盤磚閑定

鵬

丁聊切音韶大鷲鳥一名鷲鷲色其羽可為箭羽

甚

甚去聲

校

巨九切求去

富

芳通切音

也

聲也過也

富

芳通切音

鳥

一日征鳥

噴

同噴也

切

音斗峻也頃

也

產壁峭絕也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九

鴈九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垂示云攬旗奪鼓千聖莫窮坐斷請訛萬機
不到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本體如然且道憑

箇什麼得恁麼奇特

鴈九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

得塵中塵

把髻投衛攀頭帶
角出來腦後拔箭

山云看箭

打劫下坡不走
快便難逢著

僧放身便倒

灼然不同一
死更不再活

弄精魂漢

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

據令而行不
勞再勒前箭

猶輕後
箭深

僧便走

棺木裏腔眼死中
得活猶有氣息在

山云弄

泥團漢有什麼限

可憐許放過據令
而行雪上加霜

雪寶

拈云三步雖活五步須死

一手擡一手擲
直饒走百步也

須喪身失命復云看箭且道雪寶意落在
什麼處若是同死同生藥山豈得目證口

吐一向似無孔
鐵鎚堪作何用

這公案洞下謂之借事問亦謂之辨主問用
明當機鹿與塵尋常易射唯有塵中塵是鹿
中之王最是難射此塵鹿常於崖石上利其
角如鋒銳穎利以身護惜羣鹿虎亦不能近
傍這僧亦似惺惺引來問藥山用明第一機
山云看箭作家宗師不妨奇特如擊石火似
閃電光豈不見三平初叅石鞏鞏才見來便
作彎弓勢云看箭三平撥開胸云此是殺人
箭活人箭鞏彈弓弦三下三平便禮拜鞏云
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今日只射得半箇聖
人便拗折弓箭三平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
活人箭為什麼向弓弦上辨三平無語顛云
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法燈有頌云
古有石鞏師架弓矢而坐如是三十年知音
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細返思

量元伊是射垛石鞏作略與藥山一般三平
頂門具眼向一句下便中的一似藥山道看
箭其僧便作塵放身倒這僧也似作家只是
有頭無尾既做圈纘要陷藥山爭奈藥山是
作家一向逼將去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如
展陣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是則是爭奈
不脫洒粘脚粘手所以藥山云弄泥團漢有
什麼限藥山當時若無後語千古之下遭人
檢點山云看箭這僧便倒且道是會是不會
若道是會藥山因什麼却恁麼道弄泥團漢
這箇最惡正似僧問德山學人仗鎢鉞劒擬
取師頭時如何山引頸近前云因僧云師頭
落也德山低頭歸方丈又巖頭問僧什麼處
來僧云西京來巖頭云黃巢過後曾收得劒
麼僧云收得巖頭引頸近前云因僧云師頭

屬九

二

落也巖頭呵呵大笑這般公案都是陷虎之
機正類此恰是藥山不管他只爲識得破只
管逼將去雪竇云這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
這僧雖甚解看箭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
這死漢僧便走雪竇道只恐三步外不活當
時若跳出五步外天下人便不奈他何作家
相見須是賓主始終互換無有間斷方有自
由自在分這僧當時既不能始終所以遭雪
竇檢點後面亦自用他語頌云

塵中塵

高着眼看擎頭戴角去也

君看取

何似生第二頭走要射便

射着作

屬九 下一箭

中也須知藥山好手

走三步

活鱗發地只得

了多時

五步若活

作什麼跳百步忽有成箇死中得活時如何

羣起虎

二俱並照須與他倒退始得天下衲僧放他出頭也只在草窠裏

正眼從來付獵人

爭奈藥山未肯承當這話藥山則故是雪竇又

作麼生也不干藥山事也不干雪竇事也不干山僧事也不干上座事 雪竇

高聲云看箭

一狀領過也須與他倒退始得打云已塞却你咽喉了也

塵中塵君看取衲僧家須是具塵中塵底眼
有塵中塵底頭角有機關有作略任是插翼
猛虎戴角大蟲也只得全身遠害這僧當時
放身便倒自道我是塵下一箭走三步山云
看箭偈便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這僧便
走也甚好爭奈只走得三步五步若活成羣
趁虎雪竇道只恐五步須死當時若跳得出
五步外活時便能成羣去趁虎其塵中塵角
利如鎗虎見亦畏之而走塵爲鹿中王常引
羣鹿趁虎入別山雪竇後面頌藥山亦有當
機出身處正眼從來付獵人藥山如能射獵
人其僧如塵雪竇是時因上堂舉此語束爲
一團話高聲道一句云看箭坐者立者一時
起不得

垂示云竿頭絲線與眼方知格外之機作家
方辨且道作麼生是竿頭絲線格外之機試
舉着

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

話作兩撮分開也好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無孔笛子撞着豉拍板潭茶竿不破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此事若向言語上覓一如掉棒打月且得沒
交涉古人分明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
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這僧擔一擔芥鹵換
一擔鶻突致箇問端敗缺不少若不是大龍

四

爭得蓋天蓋地他恁麼問大龍恁麼答一合
相更不移易一絲毫頭一似見兔放鷹看孔
着楔三乘十二分教還有這箇時節麼也不
妨奇特只是言語無味杜塞人口是故道一
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有者道只

是信口答將去若恁麼會盡是滅胡種族漢
殊不知古人一機一境敲枷打鎖一句一言
渾金璞玉若是衲僧眼腦有時把住有時放
行照用同時人境俱奪雙放雙收臨時通變
若無大用大機爭解恁麼龍天罩地大似明

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此公案與花藥
欄話一般然意却不同這僧問處不明大龍
答處恰好不見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
門云體露金風此謂之箭鋒相拄這僧問大
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花
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一如君向西秦我之東
魯他既恁麼行我却恁麼行與他雲門一
倍相返那箇恁麼行却易見這箇却不恁麼
行却難見大龍不妨三寸甚密雪竇頌云

問曾不知

東西不辨弄物不知名買帽相頭 答還不會

南北

不分換却觸 月冷風高 何似生今日正當
饒江南江北 古巖寒檜 這時節天下人有
眼不曾見有 耳不曾聞 不雨時更好無孔
堪笑路逢達道人 也須是親到這裏始得
隊恁 不將語默對 向我拄杖子來成羣作
麼來 將箇什麼對他好手把
白玉鞭 一至七拗 驪珠盡擊碎 留與後人
折了也 看可惜許

不擊碎

放過一著

增瑕類

弄泥團作什麼

國有憲章

識法者懼朝打

三千條罪

得一半在八萬四千無量劫來

墮無間業也未還得一半在

雪竇頌得最有工夫前來頌雲門話却云問
既有宗答亦攸同這箇却不恁麼却云問曾
不知答還不會大龍答處傍瞥直是奇特分
明是誰恁麼問未問已前早納敗缺了也他
答處俯能恰好應機宜道山花開似錦澗水
湛如藍你諸人如今作麼生會大龍意答處
傍瞥直是奇特所以雪竇頌出教人知道月

冷風高更撞著古巖寒檜且道他意作麼生
會所以適來道無孔笛子撞著甌拍板只這
四句頌了也雪竇又怕人作道理却云堪笑
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此事且不是見聞
覺知亦非思量分別所以云云的無兼帶獨
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是香
嚴頌雪竇引用也不見僧問趙州不將語默
對未審將什麼對州云呈漆器這箇便同適
來話不落你情塵意想一似什麼手把白玉
鞭驪珠盡擊碎是故祖令當行十方坐斷此
是劒刃上事須是有恁麼作略若不恁麼總
辜負從上諸聖到這裏要無些子事自有好
處便是向上人行履處也既不擊碎必增瑕
類便見漏逗畢竟是作麼生得是國有憲章
三千條罪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憲是

法章是條三千條罪一時犯了也何故如此
只爲不以本分事接人若是大龍必不恁麼
也

舉雲門示衆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

機三千里外沒交涉自代云東家死人死西家

不可得南山起雲乾坤莫觀北山下雨點滴

半河南

雲門大師出八十餘員善知識遷化後七十

餘年開塔觀之儼然如故他見地明白機境

迅速大凡垂語別語代語直下孤峻只這公

案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是神出鬼沒慶藏

主云一大藏教還有這般說話麼如今人多

向情解上作活計道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

父既是古佛爲什麼却與露柱相交若恁麼

會卒摸索不著有者喚作無中唱出殊不知

宗師家說話絕意識絕情量絕生死絕法塵
入正位更不存一法你纔作道理計較便纏
脚纏手且道他古人意作麼生但只使心境
一如好惡是非撼動他不得便說有也得無
也得有機也得無機也得到這裏拍拍是令
五祖先師道大小雲門元來膽小若是山僧
只向他道第八機他道古佛與露柱相交是
第幾機一時間且向目前包裹僧問未審意
旨如何門云一條條三十文買他有定乾坤
底眼既無人會後來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
下雨且與後學通箇入路所以雪竇只拈他
定乾坤處教人見若纔犯計較露箇鋒鋦則
當面蹉過只要原他雲門宗旨明他峻機所
以頌出云

南山雲

乾坤莫覩
刀斫不入

北山雨

點滴不施半
河南半河北

四

七二三面相親幾處覓不見帶累
傍人露柱掛燈籠新羅國
裏曾上堂東湧西沒東行不見西
行利那裏得這消息來大唐國
裏未打鼓遲一刻還我話頭來
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苦中樂教
阿
誰樂中苦兩重公案使誰舉苦便苦樂
便樂那裏有兩頭三面來誰
道黃金如糞土具眼者辨試拂拭看阿刺
刺可惜許且道是古佛是

露柱

南山雲北山雨雪竇買帽相頭看風使帆向
劒刃上與你下箇注脚直得四七二三面相
親也莫錯會此只頌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
幾機了也後面劈開路打葛藤要見他意新
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雪竇向電
轉星飛處便道苦中樂樂中苦雪竇似堆一
堆七珍八寶在這裏了所以末後有這一句
了云誰道黃金如糞土此一句是禪月行路
難詩雪竇引來用禪月云山高海深人不測

古往今來轉青碧淺近輕浮莫與交地卑只解生荆棘誰道黃金如糞土張耳陳餘斷消息行路難行路難君自看且莫土曠人稀雲居羅漢

垂示云道是是無可是言非非無可非是非已去得失兩忘淨裸裸赤灑灑且道面前背後是箇什麼或有箇衲僧出來道面前是佛殿三門背後是寢堂方丈且道此人還具眼也無若辨得此人許你親見古人來

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這漢太煞合開一場合取口何

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如而文殊曰如我

意者通什麼直得令說不下於一切法

無言無說道什麼無示無識聽別人

離諸問答道什麼是爲入不二法門用什麼

許多葛藤馬九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

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這一靠莫道金來如來設使三世諸佛也開口不得倒轉鎗頭來也刺殺

一人中箭還似射人時雪竇云維摩道什麼吐萬箭

他說復云勘破了也非但當時即今也他

張弓雖然爲衆竭力爭奈禍出私門且道

雪竇還見得落處麼夢也未夢見說什麼

維摩詰今諸大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時二十

二菩薩皆以二見有爲無爲真俗二諦合爲

一見爲不二法門後問文殊文殊云如我意

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

是爲入不二法門蓋爲三十二人以言遣言

文殊以無言遣言一時掃蕩總不要是爲入

不二法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

掃箒掃塵相似塵雖去箒迹猶存未後依前

除蹤跡於是文殊却問維摩詰云我等各自

說已仁者當自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維摩詰默然若是活漢終不去死水裏浸却
若作恁麼見解似狂狗逐塊雪竇亦不說良
久亦不說默然據坐只去急急處云維摩道
什麼只如雪竇恁麼道還見維摩麼夢也未
夢見在維摩乃過去古佛亦有眷屬助佛宣
化具不可思議辯才有不可思議境界有不
可思議神通妙用於方丈室中容三萬二千
獅子寶座與八萬大衆亦不寬狹且道是什
麼道理喚作神通妙用得麼且莫錯會若是
不二法門唯同得同證方乃相共證知獨有
文殊可與酬對雖然恁麼還免得雪竇檢責
也無雪竇恁麼道也要與這二人相見云維
摩道什麼又云勘破了也你且道是什麼處
是勘破處只這些子不拘得失不落是非如

萬仞懸崖向上捨得性命跳得過去許你親
見維摩如捨不得大似羝羊觸藩雪竇故然
是捨得性命底人所以頌出云 除蹤跡

作餘蹤跡

咄這維摩老

咄他作什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咄得不濟事好與二十

棒悲生空懊惱

悲他作什麼自有金剛上寶劍爲他開事長無明勞

而無功臥疾毗耶離

因誰致得帶累一切人全身太枯

病則且置爲什麼口似匾擔稿

七佛祖師

飯也喫不得端也端不得來

一室且頻掃

客來須看賊來須打成羣猶有這箇在元來

請問不二門

在鬼窟裏作活計

若有可說被他說了

也打云和闍黎也尋不見當時便靠倒

蒼天蒼天不靠

倒死中得活猶有氣息在金毛獅子無處討

咄還見麼蒼天

雪竇道咄這維摩老頭上先下一咄作什麼
以金剛王寶劍當頭直截須朝打三千暮打

八百始得梵語云維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乃過去金粟如來也不見僧問雲居簡和尚既是金粟如來爲什麼却於釋迦如來會中聽法簡云他不爭人我大解脫人不拘成佛不成佛若道他修行務成佛道轉沒交

卷九

十

涉譬如圓覺經云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永嘉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若順行則趣佛果位中若逆行則入衆生境界壽禪師道直饒你磨鍊得到這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漏聖身始可逆行順行所以雪竇道悲生空懊惱維摩經云爲衆生有病故我亦有病懊惱則悲絕也臥疾毗耶離維摩示疾於毗耶離城也唐時王玄策使西域過其居遂以手板縱橫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全身

馬九

十一

太枯槁因以身疾廣爲說法云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遂朽之法不可信也爲苦爲惱衆病所集乃至陰界入所共合成七佛祖師來文殊是七佛祖師承世尊旨往彼問疾一室且頻掃方丈內皆除去所有唯留一榻等文殊至請問不二法門也所以雪竇道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維摩口似匾檐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認定盤星雪竇拶到萬仞懸崖上却云不靠倒一手擡一手搦他有這般手脚直是用得玲瓏此領前面拈云維摩道什麼金毛獅子無處討非但當時卽今也恁麼還見維摩老麼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變作金毛獅子也摸索不著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纖毫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是衲僧正令頂門放光照破四天下是

衲僧金剛眼睛點鐵成金點金成鐵忽擒忽縱是衲僧拄杖子坐斷天下人舌頭直得無出氣處倒退三千里是衲僧氣宇且道總不恁麼時畢竟是箇什麼人試舉看

舉僧到桐峰庵主處便問這裏忽逢大蟲

時又作麼生

作家弄影漢草窠裏一箇半箇

庵主便作虎

聲

將錯就錯却有牙爪同生同死承言須會宗

僧便作怕勢

而箇

弄混團圓見機而作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庵主呵呵大笑

猶較些子

庵主云爭奈老僧何

勢耳便掌可惜放過雪上加霜又一重

僧休去

恁麼休去二俱不了蒼天蒼天

雪竇云是則是兩

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

言猶在耳遣他雪竇點檢且道當時

合作麼生免得點檢天下衲僧不到

大雄宗派下出四庵主大梅白雲虎溪桐峰看他兩人恁麼眼親手辨且道請訛在什麼

處古人一機一境一言一句雖然出在臨時若是眼目周正自然活潑潑地雪竇拈教人識邪正辨得失雖然如此在他達人分上雖處得失却無得失若以得失見他古人則沒交涉如今人須是各各窮到無得失處然後

以得失辨人若一向去揀擇言句處用心又

到幾時得了去不見雲門大師道行脚漢莫

只空遊州獵縣只欲得提擲閑言語待老和

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

卷抄將去望向肚皮裏卜度到處火爐邊三

雁九

箇五箇聚頭舉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公才

十二

語這箇是就身打出語這箇是事上道底語

這箇是體裏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娘噉却飯

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恁麼

行脚驢年得休歇去古人暫時拈弄豈有

勝負得失是非等見桐峰見臨濟其時在深山卓庵這僧到彼中遂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峰便作虎聲也好就事便行這僧也會將錯就錯便作怕勢庵主呵呵大笑僧云這老賊峰云爭奈老僧何是則是二俱不

馬九

十三

了千古之下遭人點檢所以雪竇道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他二人雖皆是賊當機却不用所以掩耳偷鈴此二老如排百萬軍陣却只鬪掃箒若論此事須是殺人不貶眼底手脚若一向縱而不擒一向殺而不活不免遭人怪笑雖然如是他古人亦無許多事看他兩箇恁麼總是見機而作五祖道神通遊戲三昧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自是後人脚跟不點地只去點檢古人便道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節且得沒交涉

雪竇道他二人相見皆有放過處其僧道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峰便作虎聲此便是放過處乃至道爭奈老僧何此亦是放過處著著落在第二機雪竇道要用便用如今人聞恁麼道便道當時好與行令且莫盲枷瞎棒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且道古人意如何雪竇後面便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掩耳偷鈴去頌云

見之不取

是千

思之

千里

天蒼

好箇斑斑

爭奈未解用在

爪牙未備

只恐用處不明待

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

逢

落落聲光皆振地

這大蟲却

較些子幾箇

大丈夫見也無

老婆心切若

同死雪竇

收虎尾今捋虎鬚

忽然突出如

打葛藤

何收收天下

納僧在這裏忽有箇出來便與一撥若無收放你三十棒教你轉身吐氣喝打云何

不道這
老賊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正當嶮處都不能使等
他道爭奈老僧何好與本分草料當時若下
得這手脚他必須有後語二人只解放不解
收見之不取早是白雲萬里更說什麼思之

馬九

十四

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是則是箇大蟲也
解藏牙伏爪爭奈不解咬人君不見大雄山
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百丈一日問黃
檠云什麼處來檠云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
見大蟲麼檠便作虎聲丈於腰下取斧作斫
勢檠約住便掌丈至晚上堂云大雄山下有
一虎汝等諸人出入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
遭一口後來瀉山問仰山黃檠虎話作麼生
仰云和尚尊意如何瀉山云百丈當時合一
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山云不然瀉山云

子又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解收虎
尾瀉山云寂子甚有嶮崖之句雪竇引用明
前面公案聲光落落振於大地也這箇些子
轉變自在要句中有出身之路大丈夫見也
無還見麼收虎尾今捋虎鬚也須是本分任
你收虎尾捋虎鬚未免一時穿却鼻孔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絲毫截斷衆流不存
涓滴開口便錯擬議卽差且道作麼生是透
關底眼試道看

舉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黑漆桶看

馬九

十五

時不見暗昏昏看時作麼生是諸人光明

山是山水是水自代云厨庫三門老婆心
漆桶裏洗黑汁切打葛藤作又云好事不如無
什麼猶較些子

雲門室中垂語接人你等諸人脚跟下各各
有一段光明輝騰今古迥絕見知雖然光明

恰到問著又不曾豈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
垂示都無人會他意香林後來請代語門云
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尋常代語只一
句爲什麼這裏却兩句前頭一句爲你略開
一線路教你見若是箇漢聊聞舉著剔起便
行他怕人滯在此又云好事不如無依前與
你掃却如今人纔聞舉著光明便去瞠眼云
那裏是厨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
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
亦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得失淨裸裸赤
灑灑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雲門云日裏
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無日月燈光曾到
處則故是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得麼叅
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親當暗中有
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斷明暗且道是箇什麼

所以道心花發明照十方刹盤山云光非照
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又云卽此
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
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
却去前頭游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
道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
弄精魂又不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
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二乘人
多偏墜此見雪竇頌云

自照列孤明

森羅萬象賓主交參換
轉鼻孔瞻漢作什麼爲君

通一線

何止一線十日並
照放一線道卽得

花謝樹無影

打

藤有什麼了期向什麼處
摸索黑漆桶裏盛黑汁

看時誰不見

不

可總扶籬摸

見不見

兩頭俱

倒騎牛兮入

佛殿

中三門合掌還我話頭來打云向什
麼處去也雪竇也只向界裏裏作活

計還會麼半夜日
頭出日午打三更

自照列孤明自家脚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
只是尋常用得暗所以雲門大師與你羅列
此光明在你面前且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厨
庫三門此是雲門列孤明處也盤山道心月
孤圓光吞萬象這箇便是眞常獨露然後與
君通一線亦怕人著在厨庫三門處厨庫三
門則且從却朝花亦謝樹亦無影日又落月
又暗盡乾坤大地黑漫漫地諸人還見麼看
時誰不見且道是誰不見到這裏當明中有
暗暗中有明皆如前後步自可見雪竇道見
不見頌好事不如無合見又不見合明又不
明倒騎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裏去也須是
你自騎牛入佛殿看道是箇什麼道理
垂示云明眼漢沒窠臼有時孤峰頂上草漫
漫有時鬧市裏頭赤灑灑忽若忿怒那吒現

馬九

十七

三頭六臂忽若日面月面故普攝慈光於一
塵現一切身爲隨類人和泥合水忽若撥著
向上竅佛眼也覷不著設使千聖出頭來也
須倒退三千里還有同得同證者麼試舉看

舉雲門示衆云藥病相治一合相盡大地

是藥苦瓠連根苦那箇是自己甜瓜徹蒂

這消  澄之切文
息來 理也音特

雲門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
諸人還有出身處麼二六時中管取壁立千
仞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則且置釋
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未知落處者往往喚
作藥病相投會去世尊四十九年三百餘會
應機設教皆是應病與藥如將蜜果換苦葫
蘆相似既淘汝諸人業根令灑灑落落盡大
地是藥你向什麼處插背若插得背許你有

轉身吐氣處便親見雲門你若回顧躊躇管
取挿背不得雲門在你脚跟底藥病相治也
只是尋常語論你若著有與你說無你若著
無與你說有你若著不有不無與你去糞埽
堆上現丈六金身頭出頭沒只如今盡大地
森羅萬象乃至自己一時是藥當恁麼時却
喚那箇是自己你一向喚作藥彌勒佛下生
也未夢見雲門在畢竟如何識取鈎頭意莫
認定盤星文殊一日令善財去採藥云是藥
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
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
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示衆云此藥亦
能殺人亦能活人此藥病相治話最難看雲
門室中尋常用接人金鷲長老一日訪雪竇
他是箇作家乃臨濟下尊宿與雪竇論此藥

張九

十八

病相治話一夜至天光方能盡善到這裏學
解思量計較總使不著雪竇後有頌送他道
藥病相治見最難萬重關鎖太無端金鷲道
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夜乾雪竇後面頌得
最有工夫他意亦在賓亦在主自可見也頌
云

盡大地是藥

教誰辨的撒土價高處著

古今何太錯

言中有帶一閉門不造車大小雪竇爲衆
草下吐坦蕩不掛一絲毫阿誰有竭力禍出私門
閑工大向鬼窟裏作活計通途自廖廓脚下
便入草上馬見路信錯錯雙翎倚空飛
手拈來不妨奇特錯錯一箭落雙鵝鼻

孔遠天亦穿却

頭落也打云穿却了也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你若喚作藥會自
古自今一時錯了也雪竇云有般漢不解截
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他解截雲門
脚跟爲雲門這一句惑亂天下人雲門云拄

杖子是浪許你七縱八橫盡大地是浪看你
頭出頭沒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雪竇道
爲你通一線路你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濟
箇甚事我這裏閉門也不造車出門自然寥
廓他這裏略露些子縫罅教人見又連忙却

馬九

十九

道錯錯前頭也錯後頭也錯誰知雪竇開一
線路也是錯既然鼻孔遼天爲什麼也穿却
要會麼且參三十年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
杖子你若無拄杖子不免被人穿却鼻孔
垂示云門庭施設且恁麼破二作三入理深
談也須是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立
關據令而行直得掃蹤滅跡且道請訛在什
麼處具頂門眼者請試舉看

舉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

隨分開個鋪 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
席隨家豐儉

打算只要蛇驚山僧直得目 患盲者拈槌
瞪口吐管取倒退三千里 患聾者
豎拂他又不可見 患聾者
語言三昧他又不可聞 患聾者
未聞 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 患聾者
生未必啞在是 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可
那箇未說在

得佛法無靈驗

誠哉是言山僧拱手

僧請

益雲門

也要諸方

雲門云汝禮拜著

草偈

僧禮拜起

這僧拗折

雲門以拄杖捏僧

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

這僧患盲好

復喚

近前來僧近前

第二杓惡水澆觀音 門云

汝不是患聾

這僧患聾好

門乃云還會麼

何不與本分草料

僧云不會

兩重公案 門

云汝不是患啞

這僧患啞好

僧於此

有省

賊過後張弓

玄沙到絕情塵意想淨裸裸赤灑灑地處

方解恁麼道是時諸方列剎相望尋常示衆道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時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他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

馬九

三

無靈驗如今人若作盲聾瘖啞會卒摸索不著所以道莫向句中死却須是會他玄沙意始得玄沙常以此語接人有僧久在玄沙處一日上堂出問和尚云三種病人話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玄沙云許僧便珍重下去沙云是不是這僧會得他玄沙意後來法眼云我聞地藏和尚舉這僧語方會三種病人話若道這僧不會法眼爲什麼却恁麼道若道他會玄沙爲什麼却道不是不是一日地藏道某甲聞和尚有三種病人話是否沙云

是藏云桂琛現有眼耳鼻舌和尚作麼生接玄沙便休去若會得玄沙意豈在言句上他會底自然殊別後有僧舉似雲門門便會他意云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這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啞其僧於此有省當時若是箇漢等他道禮拜著便與掀倒禪牀豈見有許多葛藤且道雲門與玄沙會處是同是別佗兩人會處都只一般看佗古人出來作千萬種

馬九

三

方便意在鈎頭上多少苦口只令諸人各各明此一段事五祖老師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這兩人不得管取爲人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纔見入門我便著草鞋向你肚裏

走幾遭了也猶自不省討什麼碗出去且莫
作盲聾瘖啞會好若恁麼計較所以道眼見
色如盲等耳聞聲如聾等又道滿眼不視色
滿耳不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到這
裏眼見如盲相似耳聞如聾相似方能與玄
沙意不爭多諸人還識盲聾瘖啞底漢子落
處麼看取雪竇頌云

盲聾瘖啞

已在言前三義俱
明已做一段了也

杳絕機宜

向

堪悲

笑箇什麼悲箇
什麼半明半暗

離婁不辨正色

瞎漢
巧匠

不留蹤

師曠豈識玄絲

聾漢大功不
立賞端的聾

爭如

獨坐虛牕下

須是恁麼始得莫向鬼窟
裏作活計一時打破漆桶

落花開自有時

無事會今日也從朝至暮
即今什麼時節切不得作

明日也從朝至暮

復云還會也無

重說
無孔鐵鎚

自領出去可
惜放過便打

離婁

莊子天地
篇作離朱

玄絲

一作
絃絲

盲聾瘖啞杳絕機宜盡你見與不見聞與不
聞說與不說雪竇一時與你掃却了也直得
盲聾瘖啞見解機宜計較一時杳絕總用不
著這箇向上事可謂真盲真聾真啞無機無
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雪竇一手擡一手搦
且道笑箇什麼悲箇什麼堪笑是啞却不啞
是聾却不聾堪悲明明不盲却不盲明明不聾
却不聾離婁不辨正色不能辨青黃赤白正是
瞎離婁黃帝時人百步外能見秋毫之末其
目甚明黃帝游於赤水沉珠令離朱尋之不
見令契詬尋之亦不得後令象罔尋之方獲
之故云象罔到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
這箇高處一著直是離婁之目亦辨他正色
不得師曠豈識玄絲周時絳州晉景公之子
師曠字子野

一云晉平公
之樂太師也善別五音六律隔

山聞蟻聞時晉與楚爭霸師曠唯鼓琴撥動
風絃知戰楚必無功雖然如是雪竇道他尚
未識玄絲在不聾却是聾底人這箇高處玄
音直是師曠亦識不得雪竇道我亦不作離
婁亦不作師曠爭如獨坐虛窗下葉落花開
自有時若到此境界雖然見似不見聞似不
聞說似不說饑即喫飯困即打眠任佗葉落
花開葉落時是秋花開時是春各各自有時
節雪竇與你一時掃蕩了也又放一線道云
還會也無雪竇力盡神疲只道得箇無孔鐵
鎚這一句急著眼看方見若擬議又蹉過師
舉拂子云還見麼遂敲禪牀一下云還聞麼
下禪牀云還說得麼去象罔一作
罔象
垂示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
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通身即

馬九

三三

且止忽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
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鑒若向箇裏撥轉
得一線道便與古佛同叅叅則且止且道叅
箇什麼人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

什麼當時好與本分草料你尋常走
上走下作什麼問黎問作什麼吾云

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何不用本分草
料一盲引衆盲巖

云我會也將錯就錯賺殺一船人同
坑無異土未免傷鋒犯手吾云

汝作麼生會何勞更問也要
問過好與一撥巖云徧身是

手眼有什麼交涉鬼窟裏
作活計泥裏洗土塊吾云道即太煞

道只道得八成同坑無異土奴見
婢慙慙癩兒牽伴巖云師

兄作麼生取人處分爭得
也好與一撥吾云通身是手

眼眼跳不出斗換却你眼睛移却
舌頭還得十成也未喚爹作爺

雲巖與道吾同叅藥山四十年脇不著席藥

山出曹洞一宗有三人法道盛行雲巖下洞

山道吾下石霜船子下夾山大悲菩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大悲有許多手眼諸人還有也無百丈云一切語言文字俱皆宛轉歸於自己雲巖常隨道吾叅決擇一日問他道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初好與他劈脊便棒免見後有許多葛藤道吾慈悲不能如此却與他說道理意要教他便會却道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头子當深夜無燈光時將手摸枕头子且道眼在什麼處他便道我會也吾云汝作麼生會巖云徧身是手眼吾云道卽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云師兄又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且道徧身是底是通身是底是雖似爛泥却脫灑如今人多去作情解道徧身底不是通身底是只管咬他古人言句於古人言下死了殊不知古人意不在

馬九

三四

言句上此皆是事不獲已而用之如今下江却立格則道若透得此公案便作龍叅會以手摸渾身摸燈籠露柱盡作通身話會若恁麼會壞他古人不少所以道他叅活句不叅死句須是絕情塵意想淨裸裸赤灑灑地方可見得大悲話不見曹山問僧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時如何僧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卽煞道只道得八成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山云如井覷驢便同此意也你若去語上見總出道吾雲巖圈續不得雪竇作家更不向句下死直向頭上行頌云

徧身是

四肢八節未是
衲僧極則處

通身是

頂門上有
半邊猶在

案竈裏貼

拈來猶較十萬里

放過則不可
何止十萬里展翅

鵬騰六合雲

些子境界將
謂奇特點

搏風鼓蕩四溟

水

些子塵埃將謂天
下人不奈你何遇

是何埃壒今忽生

禪人下注脚斬 邪箇毫釐今未止 別別吹

拈却著那裏 君不見 又恁 網珠垂範影重重 大小大

這箇去就可惜 棒頭手眼從何起 吐賊過

許依舊打葛藤 放你不得盡大地人無出氣處放得又須

突棒又打出云 且道山僧底是雪竇底是

咄三喝四喝

馬元

徧身是通身是若道背手摸枕子底便是以

手摸身底便是若作恁麼見解盡向鬼窟裏

作活計畢竟徧身通身都不是若要以情識

去見他大悲話直是猶較十萬里雪竇弄得

一句活道拈來猶較十萬里後句頌雲巖道

吾奇特處云展翅鵬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

溟水大鵬吞龍以翼搏風鼓浪其水開三千

里遂取龍吞之雪竇道你若大鵬能搏風鼓

浪也太煞雄壯若以大悲千手眼觀之只是

些子塵埃忽生相似又似一毫釐風吹未止

相似雪竇道你若以手摸身用作手眼堪作

何用於此大悲話上直是未在所以道是何

埃壒今忽生邪箇毫釐今未止雪竇自謂作

家一時拂迹了也爭奈後面依舊漏逗說箇

喻子依前只在圈續裏君不見網珠垂範影

重重雪竇引帝網明珠以用垂範手眼且道

落在什麼處華嚴宗中立四法界一理法界

明一味平等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

理事無礙法界明理事相融大小無礙故四

事事無礙法界明一事徧入一切事一切事

徧攝一切事同時交叅無礙故所以道一塵

纔舉大地全收一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既

爾諸塵亦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以

摩尼珠爲網凡一珠中映現百千珠而百千

珠俱現一珠中交映重重主伴無盡此用明

事事無礙法界也昔賢首國師立爲鏡燈喻
圓列十鏡中設一燈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
歷然齊現若看南鏡則鏡鏡如然所以世尊
初成正覺不離菩提道場而徧昇忉利諸天
乃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華嚴經雪竇以

馬九

三六

帝網珠垂示事事無礙法界然六相義甚明
白卽總卽別卽同卽異卽成卽壞舉一相則
六相俱該但爲衆生日用而不知雪竇拈帝
網明珠垂範況此大悲話直是如此你若善
能向此珠網中明得拄杖子神通妙用出入
無礙方可見得手眼所以雪竇云棒頭手眼
從何起教你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只如德山
入門便棒且道手眼在什麼處臨濟入門便
喝且道手眼在什麼處且道雪竇末後爲什
麼更著箇咄字叅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
無間淨裸裸赤灑灑頭蓬鬆耳卓朔且道作
麼生試舉看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通身無影象
生顯天下人
古頭用體 門云蚌含明月光吞萬象卽且
止棒頭正眼事
作什麼

如何曲不藏直雪 僧云如何是般若用倒
上加霜又九重
三千里要 門云兔子懷胎喻苦無邊根苦
甜瓜徹蒂甜向
用作什麼 光影中作活計不出智門窠窟若有箇出
來且道是般若體是般若用且要上上泥

馬九

三七

智門道蚌含明月兔子懷胎都用中秋意雖
然如此古人意却不在蚌兔上他是雲門會
下尊宿一句語須具三句所謂函蓋乾坤句
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亦不消安排自然
恰好便去嶮處答這僧話略露些子鋒銚不
妨奇特雖然恁麼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只

與你指些路頭教人見這僧問如何是般若
體智門云蚌含明月漢江出蚌蚌中有明珠
到中秋月出蚌於水面浮開口含月光感而
產珠合浦珠是也若中秋有月則珠多無月
則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此意
亦無異兔屬陰中秋月生開口吞其光便乃
懷胎口中產兒亦是有月則多無月則少他
古人答處無許多事他只借其意而答般若
光也雖然怎麼他意不在言句上自是後人
去言句上作活計不見盤山道心月孤圓光
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
何物如今人但瞠眼喚作光只去情上生解
空裏釘橛古人道汝等諸人六根門頭晝夜
放大光明照破山河大地不只止眼根放光
鼻舌身意亦皆放光也到這裏直須打疊六

根下無一星事淨裸裸赤灑灑地方見此話
落處雪竇正恁麼頌出

一片虛凝絕謂情

擬心即差動念即

人天

從此見空生

須苦提好與三十棒用遠老
漢作什麼設使須苦提也倒

退三

蚌含玄兔深深意

也須是當人始得
有什麼意何須更

用深

曾與禪家作戰爭

干戈已息天下太
平還會麼打云關

黎契得
多少

一片虛凝絕謂情雪竇一句便頌得好自然
見得古人意六根湛然是箇什麼只這一片
虛明凝寂不消去天上討也不必向別人求

馬九

三八

自然常光現前是處壁立千仞謂情即是絕
言謂情塵也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
謂如何得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
熟兼猿重山遙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
居西所以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

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真又道
 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
 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只此頌亦見一
 片虛凝絕謂情也人天從此見空生不見須
 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
 雨花讚歎復是何人天云我是梵天尊者云
 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
 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
 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
 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看他須菩提善說般
 若且不說體用若於此見得便可見智門道
 蚌含明月兔子懷胎古人意雖不在言句上
 爭奈答處有深深之旨惹得雪竇道蚌含玄
 兔深深意到這裏曾與禪家作戰爭天下禪
 和子開浩浩地商量未嘗有一人夢見在若

馬元

王元

要與智門雪竇同叅也須是自著眼始得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九
 音釋

塵

腫與切音主鹿大曰塵羣鹿隨之視塵
 所往以塵尾所轉爲準古之談者揮焉

類

力遂切音類絲都黎切音低牡羊三
 節也又疵也

靠

口到切音倚靠窠苦弔切躋去轍直列
 相連也又倚靠

入聲車輪

輶與裸同塏於蓋切音凝魚陵
 所輶跡輶赤體也塏愛塵也

寧冰堅也

蓬與舉同舉結也定也蓬鬆髮亂貌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十 馬十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垂示云超情離見去縛解粘提起向上宗乘
扶豎正法眼藏也須十方齊應八面玲瓏直
到恁麼田地且道還有同得同證同死同生
底麼試舉看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

打葛藤不少何似這箇好消息侍者云扇子破也可惜許好箇消息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端逗不少

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和尚用犀牛兒作什麼侍者無對果然無孔鑽錢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似則似爭奈兩頭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堪作何用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道什麼雪竇拈云犀牛兒猶在錯認收

頭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
弄影雪竇拈云適來爲什麼不將出草葉不
漢也是草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金鎗
裏漢官人辭辛道雪竇拈云可惜勞而無功不辨
苦作什麼在內也好與兼三十棒灼然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此事
雖不在言句上且要驗人平生意氣作略又
須得如此藉言而顯於臘月三十日著得力
作得主萬境縱然觀之不動可謂無功之功
無力之力鹽官乃齊安禪師古時以犀牛角
爲扇時鹽官豈不知犀牛扇子破故問侍者
侍者云扇子破也看他古人十二時中常在
裏許撞著磕著鹽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
兒來且道他要犀牛兒作什麼也只要驗人
知得落處也無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

全雪實云我要不全底頭角亦向句下便投
機石霜云若還和尚卽無也雪實云犀牛兒
猶在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爲他承
嗣仰山平生愛以境致接人明此事雪實云
適來爲什麼不將出又穿他鼻孔了也保福
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此語道得穩當前三
則語却易見此一句語有遠意雪實亦打破
了也山僧舊日在慶藏主處理會道和尚年
尊老耄得頭忘尾適來索扇子如今索犀牛
兒難爲執侍故云別請人好雪實云可惜勞
而無功此皆是下語格式古人見徹此事各
各雖不同道得出來百發百中須有出身之
路句句不失血脉如今人問著只管作道理
計較所以十二時中要人咬嚼教滴水滴凍
求箇證悟處看他雪實頌一串云

頌十

二

犀牛扇子用多時遇夏則涼遇冬則暖人具足爲甚不知阿誰不曾問著元來總不知其則知會則不會
無限清風與頭角在什麼處不向自得
會天上天下頭角重生是什麼無風起浪
盡同雲雨去難追蒼天也是失錢遺罪
雪實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
重生人人有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因什麼問著總不知還道得麼
請禪客各下一轉語鹽官猶在三轉了也
問云扇子
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也好推倒禪牀
時
有僧出云大衆叅堂去誠過後張弓放箭却槍前不構村後
不送
雪實喝云拋釣釣鯢鯨釣得箇蝦蟆
便下座招得他恁麼地賊過後張弓佛果自微此語云又且問你諸人這僧道大衆叅堂去是會不會若是不會爭解恁麼道若道會時雪實又道拋釣釣鯢鯨只釣得箇蝦蟆便下座且道
諸說在什麼處試請衆詳看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著元來總不知人人有
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爲什麼問

著總不知去著侍者投子乃至保福亦總不知且道雪竇還知麼不見無著訪文殊喫茶次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著云無殊云尋常用什麼喫茶著無語若知得這箇公案落處便知得犀牛扇子有無限清風亦見犀牛頭角崢嶸四箇老漢恁麼道如朝雲暮雨一去難追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請禪客各下一轉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一禪客出云大眾叅堂去這僧奪得主家權柄道得也煞道只道得八成若要十成便與掀倒禪牀你且道這僧會犀牛兒不會若不會却解恁麼道若會雪竇因何不肯伊爲什麼道拋鉤釣鯢鯨只釣得箇蟹蟄且道畢竟作麼生諸人無事試拈掇看

垂示云動絃別曲千載難逢見兔放鷹一時取俊總一切語言爲一句攝大千沙界爲一塵同死同生七穿八穴還有證據者麼試舉看

舉世尊一日陞座

賓主俱失不是一回漏逗

文殊白槌

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一子觀得世尊便

下座

慈人莫向慈人說說向慈人慈人打鼓弄琵琶相違兩會家

世尊未拈花已前早有這箇消息始從鹿野苑終至拔提河幾曾用著金剛王寶劔當時衆中若有衲僧氣息底漢連得去免得他末後拈花一場狼籍世尊良久問被文殊一撥便下座那時也有這箇消息釋迦掩室淨名杜口皆似此這箇則已說了也如肅宗問忠國師造無縫塔話又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之語看佗向上人行履幾曾入鬼

窟裏作活計有者道意在默然處有者道在
良久處有言明無語底事無言明有言底事
永嘉道默時說說時默總恁麼會三生六十
劫也未夢見在你若便直下承當得去更不
見有凡有聖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日日與三
世諸佛把手共行後面看雪竇自然見得頌
出

歷十

四

列聖叢中作者知莫詩釋迦老子好還化
臨濟德山千箇萬箇中
難得一法王法令不如斯隨他走底如麻
箇半箇
灼然能有幾會中若有仙陀客就中難得
人到這裏伶俐人文

殊不是作家何必文殊下一槌更下一槌
又何必第
二第三槌總不要當機一句作麼生道喚

列聖叢中作者知靈山八萬大衆皆是列聖
文殊普賢乃至彌勒主伴同會須是巧中之
巧奇中之奇方知他落處雪竇意謂列聖叢

歷十

五

中無一箇人知有若有箇作家者方知不恁
麼何故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
是雪竇道法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當時
會中若有箇漢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向世尊
未陞座已前覷得破更何必文殊白槌涅槃

經云仙陀婆一名四實一者鹽二者水三者
器四者馬有一智臣善會四義王若欲灑洗
要仙陀婆臣卽奉水食索奉鹽食訖奉器飲
漿欲出奉馬隨意應用無差灼然須是箇伶
俐漢始得只如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
婆嚴云過這邊來僧過嚴云鈍置殺人又問
趙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禪牀曲躬叉
手當時若有箇仙陀婆向世尊未陞座已前
透去猶較些子世尊更陞座便下去已是不
著便了也那堪文殊更白槌不妨鈍置他世

尊一上提唱且作麼生是鈍置處

舉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

重光這漆桶不妨大光作舞莫賺殺人依疑著不問不知

僧禮拜又怎麼去也是光云見箇什麼

便禮拜也只好一撥須僧作舞依樣畫貓兒果然錯會弄

光影光云這野狐精此恩難報三十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只傳這箇些子諸人還

知落處麼若知免得此過若不知依舊只是

野狐精有者道是換轉他鼻孔來瞞人若真

箇怎麼成何道理大光善能爲人他句中有

出身之路大凡宗師須與人抽釘拔楔去粘

解縛方謂之善知識大光作舞這僧禮拜末

後僧却作舞大光云這野狐精不是轉這僧

畢竟不知的當你只管作舞通相怎麼到幾

時得休歇去大光道野狐精此語截斷金牛

不妨奇特所以道他叅活句不叅死句雪竇

只愛他道這野狐精所以頌出且道這野狐

精與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別這漆桶又道

好師僧且道是同是別還知麼觸處逢渠雪

竇頌云

前箭猶輕後箭深百發百中向誰云黃葉

是黃金且作止啼騙得曹溪波浪如相似

弄泥團漢有什麼限依無限平人被陸沉

樣畫貓兒放行一路過著活底人帶累天下衲僧摸

前箭猶輕後箭深大光作舞是前箭復云這

野狐精是後箭此是從上來爪牙誰云黃葉

是黃金仰山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

照莫記吾言汝等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

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

將黃葉止小兒啼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

古人權設方便爲人及其啼止黃葉非金世尊說一代時教也只是止啼之說這野狐精只要換他業識於中也有權實也有照用方見有衲僧巴鼻若會得如虎插翼曹溪波浪如相似儻忽四方八面學者只管大家如此作舞一向恁麼無限平人被陸沉有什麼救處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間淨裸裸赤灑灑露地白牛眼卓朔耳卓朔金毛獅子則且置且道作麼生是露地白牛

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好箇消息用見作什麼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咄有甚關工夫不可教若不見吾不見之地山僧作兩頭三面去也自然非

物按牛頭喫草更說云何非汝說你對我什麼口頭聲色打云還見釋迦老子麼爭奈古人不肯承當打云脚跟下自家看取還會麼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辭多不錄阿難意道世界燈籠露柱皆有有名亦要世尊指出此妙精元明喚作什麼物教我見佛意世尊云我見香臺阿難云我亦見香臺卽是佛見世尊云我見香臺則可知我若不見香臺時你作麼生見阿難云我不見香臺時卽是見佛佛云我云不見自是

我知汝云不見自是汝知他人不見處你如何得知古人云到這裏只可自知與人說不得只如世尊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若道認見爲有物未能拂迹吾不見時如羚羊掛角聲響蹤跡氣息都絕你向什麼處摸索經意初縱破後奪破雪竇出教眼頌亦不頌物亦不頌見與不見直只頌見佛也

全象全牛騎不殊

半邊瞎漢半開半合扶籬摸壁作什麼一刀兩

從來作者共名模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尚如麻似

栗猶自

如今要見黃頭老

咄這老胡瞎漢在你腳跟下

刹刹塵塵在半途

腳跟下踏過了也更教山僧說什麼驢年還曾

夢見

全象全牛騎不殊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出涅槃

槃經僧問仰山和尚見人問禪問道便作一圓相於中書牛字意在於何仰山云這箇也是閑事忽若會得不從外來忽若不會決定不識我且問你諸方老宿於你身上指出那箇是你佛性爲復語底是默底是莫是不語不默底是爲復總是爲復總不是你若認語底是如盲人摸著象尾若認默底是如盲人摸著象耳若認不語不默底是如盲人摸著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著象四足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如是衆盲所見

只於象上名邈差別你要好切莫摸象莫道

見覺是亦莫道不是祖師云菩提本無樹明

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爭得染塵埃又云道

本無形相智慧卽是道作此見解者是名真

般若明眼人見象得其全體如佛見性亦然

全牛者出莊子庖丁解牛未嘗見其全牛順理而解游刃自在更不須下手纔舉目時頭角蹄肉一時自解了如是十九年其刃利如新發於硯謂之全牛雖然如此奇特雪竇道縱使得如此全象全牛與眼中翳更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直是作家也去裏頭摸索不著自從迦葉乃至西天此土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只是名模雪竇直截道如今要見黃頭老所以道要見即便見更要尋覓方見則千里萬里也黃頭老乃黃面老子也你如今要見剎剎塵塵在半途尋常道一塵一佛剎一葉一釋迦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只向一塵中見當恁麼時猶在半途那邊更有半途在且道在什麼處釋迦老子尚自不知教山僧作麼生說得

垂示云有佛處不得住住著頭角生無佛處急走過不走過草深一丈直饒淨裸裸赤灑灑事外無機機外無事未免守株待兔且道總不恁麼作麼生行履試舉看

舉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焦穀不生

芽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已是謗釋迦老子了不道如

來無語猶自顧預早只是無二種語周由

說什麼第是七穿八穴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好一

三第四種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投道

什麼慶云聲人爭得聞望空答告保福云情

知你向第二頭道爭曉得明眼人換轉慶

云作麼生是如來語錯却較些子保福云喫茶

去領復云還會麼慶避過了也

長慶保福在雪峰會下常互相舉覺商量一日平常如此說話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以

功能彰名能斷九九八十一品煩惱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此是無學阿羅漢位三毒卽是貪嗔癡根本煩惱八十一品尚自斷盡何況三毒長慶道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大意要顯如來無不實語法華經

第十

十

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又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世尊三百餘會觀機逗教應病與藥萬種千般說法畢竟無二種語他意到這裏諸人作麼生見得佛以一音演說法則不無長慶要且未夢見如來語在何故大

似人說食終不能飽保福見他平地上說教遂問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得聞這漢知他幾時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果中其言却問師兄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鎗頭倒被別人

馬十

十一

奪却了也大小長慶失錢遭罪且問諸人如來語還有幾箇須知恁麼見得方見這兩箇漢敗缺子細檢點將來盡合喫棒放一線道與他理會有底云保福道得是長慶道得不是只管隨語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人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便用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麼看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聾人爭得聞有什麼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什麼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叅活句不叅死句這因緣與徧身是通身是因緣一般無你計較是非處須是你脚跟下淨裸裸地方見古人相見處五

祖老師云如馬前相撲相似須是眼辨手親
這箇公案若以正眼觀之俱無得失辨箇得
失處分箇親疎長慶也須禮拜保福始得何
故這箇些子巧處用得如電轉星飛相似
保福不妨牙上生牙爪上生爪頌云

頭吟第一第二

我王庫中無如是事古今
榜樣隨邪逐惡作什麼

臥龍不鑒止水

同道無處有月波澄
孤舟

獨自行徒勞卜

有處無風浪起

辨殺人還
覺寒毛卓

度討什麼稅

稜禪客稜禪客

勾賊破家開市裏
莫出頭失錢遭罪

三月禹門遭點額

退已讓人萬中無
一只得飲氣吞聲

頭吟第一第二二人只管理會第一第二正是
死水裏作活計這箇機巧你只作第一第二
會且摸索不著在雪竇云臥龍不鑒止水死
水裏豈有龍藏若是第一第二正是止水裏
作活計須是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方有龍

頌十

十二

藏正似前頭云澄潭不許蒼龍蟠不見道死
水不藏龍又道臥龍長怖碧潭清所以道無
龍處有月波澄風恬浪靜有龍處無風起浪
大似保福道喫茶去正是無風起浪雪竇到
這裏一時與你打疊情解頌了也佗有餘韻
教成文理依前就裏頭著一隻眼也不妨奇
特却道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長
慶雖是透龍門底龍却被保福驚頭一點

舉趙州示衆三轉語

道什麼三
段不同

趙州示此三轉語了末後却云真佛屋裏坐

這一句忒煞即當他古人出一隻眼垂手接
人略借此語通箇消息要爲人你若一向正
令全提法堂前草深一丈雪竇嫌他末後一
句漏逗所以削去只頌三句泥佛若渡水則
爛却了也金佛若渡爐中則鎔却了也木佛

若渡火便燒却了也有什麼難會雪竇一百
則頌古計較葛藤唯此三頌直下有衲僧氣
息只是這頌也不妨難會你若透得此三頌
便許你罷叅

泥佛不渡水

沒爛鼻孔
無風起浪

神光照天地

干他
什麼

事見
放鷹

立雪如未休

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將錯就錯阿誰曾見

你

何人不雕偽

入寺看額二六時中走上
走下是什麼閑黎便是

泥佛不渡水神光照天地這一句頌分明了

且道爲什麼却引神光二祖初生時神光燭

室亘於霄漢又一夕神人現謂二祖曰何久

於此汝當得道時至宜卽南之二祖以神遇

遂名神光久居伊洛博及羣書每嘆曰孔老

之教祖述風規近聞達磨大師住少林乃往

彼晨夕叅叩達磨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

忖曰昔人求道敲骨出髓刺血濟飢布髮掩

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如其年十二
月九日夜大雪二祖立於砌下遲明積雪過
膝達磨憫之曰汝立雪於此當求何事二祖
悲淚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達磨
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
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無有是
處二祖聞誨勵向道益切潛取利刀自斷左
臂致於達磨前磨知是法器遂問曰汝立雪
斷臂當爲何事二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
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
達磨云與汝安心竟後達磨爲易其名曰慧
可後接得三祖燦大師旣傳法隱於舒州皖
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沙汰僧師往來
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無人知
者宣律師高僧傳載二祖事不詳三祖傳云

二祖妙法不傳於世賴值末後依前悟他常

時立雪所以雪竇道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

偽立雪若未休足恭諂詐之人皆效之一時

只成雕偽則是諂詐之徒也雪竇頌泥佛不

渡水爲什麼却引這因緣來用他參得意根

馬十

十四

下無一星事淨裸裸地方頌得如此五祖尋

常教人看此三頌豈不見洞山初和尚有頌

示衆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古佛堂前狗尿天

刹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胡孫夜簸錢又杜順

和尚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

人灸豬左膊上又傅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云

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

應須和若會得此語便會他雪竇頌

金佛不渡鑪

燎却眉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人來訪紫胡

又恁麼去也只
恐喪身失命
處天下衲僧捧嘴不
得只恐喪身失命
上漫漫脚下漫
漫又云來也 牌中數箇字 不識字底猶
兒也無話會
又恁麼
去也頭

金佛不渡鑪人來訪紫胡此一句亦頌了也

爲什麼却引人來訪紫胡須是作家爐鑪始

得紫胡和尚山門立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

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

則喪身失命凡見新到便喝云看狗僧纔回

首紫胡便歸方丈且道爲什麼却咬趙州不

得紫胡又一夕夜深於後架叫云捉賊捉賊

馬十

十五

黑地逢著一僧攔胸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

僧云和尚不是某甲胡云是則是只是不肯

承當你若會得這話便許你咬殺一切人處

處清風凜凜若也未然牌中數箇字決定不

奈何若要見他但透得盡方見頌云

木佛不渡火

緣却了也

常思破竈墮

東行

有何不可

杖子忽擊著

在山僧手裏山僧不用人阿誰手裏

無方知辜負我

似你相似摸索不著有什麼用處蒼天蒼天二十年

後如得寧可永劫沉淪不求諸聖解脫當向箇裏薦得未免辜負什麼生得不辜負

在別人手裏

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此一句亦頌了雪

竈因此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嵩山破竈

墮和尚不稱姓字言行叵測隱居嵩山一日

領徒入山塢間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

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入廟中以拄

杖敲竈三下云咄汝本塢土合成靈從何來

聖從何起恁麼烹殺物命又乃擊三下竈乃

自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戴冠忽然立

師前設拜曰我乃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

說無生法已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

曰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侍者

曰某甲等久參侍和尚未蒙指示竈神得何

徑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汝本塢土

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侍僧俱無對師云

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禮拜著僧禮拜師云破

也破也墮也墮也侍者忽然大悟後有僧舉

似安國師師歎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竈神

悟此則故是其僧乃五蘊成身亦云破也墮

也二俱開悟且四大五蘊與塢瓦泥土是同

是別既是如此雪竈爲什麼道杖子忽擊著

方知辜負我因甚却成箇辜負去只是未得

拄杖子在且道雪竈頌木佛不渡火爲什麼

却引破竈墮公案老僧直截與你說他意只

是絕得失情塵意想淨裸裸地自然見他親

切處也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舉一明三猶乖宗旨直得天地陡變四方絕唱雷奔電馳雲行雨驟傾湫倒嶽甕瀉盆傾也未提得一半在還有解轉天關能移地軸底麼試舉看

舉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放一線道是人

先世罪業馬駝應墮惡道了七以今世人

輕賤故酬本及未先世罪業向什麼處摸

豆則爲消滅雪上加霜又一

苗則爲消滅重如湯消冰

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只據平常講究乃經中常論雪實拈來頌這意欲打破教家鬼窟裏活計昭明太子科此一分爲能淨業障教中大意說此經靈驗如此之人先世造地獄業爲善力强未受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此經故能

屬十

七

消無量劫來罪業轉重成輕轉輕不受復得佛果菩提據教家轉此二十餘張經便喚作持經有什麼交涉有底道經自有靈驗若恁麼你試將一卷放在閑處看他有感應也無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經中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喚什麼作此經莫是黃卷赤軸底是麼且莫錯認定盤星金剛論於法體堅固故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一切物擬山則山摧擬海則海竭就論彰名其法亦然此般若有三種一實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若實相般若者卽是真智乃諸人脚跟下一段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裸裸赤灑灑者是觀照般若者卽是真境二六時中放光動地聞聲見色者是文字般若者卽能詮文

字卽如今說者聽者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
古人道人人有一卷經又道手不執經卷常
轉如是經若據此經靈驗何止轉重令輕轉
輕不受設使敵聖功能未爲奇特不見龐居
士聽講金剛經問座主曰俗人敢有小問不
知如何主云有疑請問士云無我相無人相
旣無我人相教阿誰講阿誰聽座主無對却
云某甲依文解義不知此意居士乃有頌云
無我亦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爭似
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
受總是假稱名此頌最好分明一時說了也
圭峰科四句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
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此四句偈義全同證佛
地者名持此經又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亦是四句偈

但中間取其義全者僧問晦堂如何是四句
偈晦堂云話墮也不知雪竇於此經上指出
若有人持此經者卽是諸人本地風光本來
面目若據祖令當行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亦
斬爲三段三世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捏到
這裏設使有萬種功能亦不能管得如今人
只管轉經都不知是箇什麼道理只管道我
一日轉得多少只認黃卷赤軸循行數墨殊
不知全從自己本心上起造箇唯是轉處些
子大珠和尚云向空屋裏堆數函經看他放
光麼只以自家一念發底心是功德何故萬
法皆出於自心一念是靈旣靈卽通旣通卽
變古人道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
非般若若見得徹去卽是真如忽未見得且
道作麼生喚作真如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若
識得去逢境遇緣為主爲宗若未能明得且
伏聽處分雪竇出眼頌大槩要明經靈驗也
頌云

明珠在掌

上通常漢下徹黃泉道什
度四邊諸詛八面玲瓏

有功

者賞

多少分明隨他去也忽
若無功時作麼生賞

胡漢不來

內外

絕消息猶

全無伎倆

展轉沒交涉向什麼
處摸索打破漆桶來

較些子

相伎倆既無

誰恁麼道

波旬失途

了也

見伎倆既無

誰恁麼道

波旬失途

了也

這外道魔王

瞿曇瞿曇

佛眼觀

識我也無

了也

此勘破

復云勘破了也

已一棒一條痕

已在言前

了也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若有人持得此經有功
驗者則以珠賞之他得此珠自然會用胡來
胡現漢來漢現萬象森羅縱橫顯現此是有
功歟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此兩句頌
公案畢胡漢不來全無伎倆雪竇換轉鼻孔

也有胡漢來則教你現若忽胡漢俱不來時
又且如何到這裏佛眼也覷不見且道是功
勲是罪業是胡是漢直似羚羊掛角莫道聲
響蹤跡氣息也無向什麼處摸索至使諸天
捧花無路魔外潛覷無門是故洞山和尚一
生住院土地神覷他蹤跡不見一日厨前拋
撒米麩洞山起心曰常住物色何得作踐如
此土地神遂得一見便禮拜雪竇道伎倆既
無若到此無伎倆處波旬也教失途世尊以
一切衆生爲赤子若有一人發心修行波旬
宮殿爲之振烈他便來惱亂修行者雪竇道
直饒波旬恁麼來也須教失却途路無近傍
處雪竇更自點胸云瞿曇瞿曇識我也無莫
是波旬任是佛來還識我也無釋迦老子尚
自不見諸人向什麼處摸索復云勘破了也

且道是雪竇勘破瞿曇瞿曇勘破雪竇具眼者試定當看

垂示云一夏嘮嘮打葛藤幾乎絆倒五湖僧金剛寶劍當頭截始覺從來百不能且道作麼生是金剛寶劍取上眉毛試請露鋒銚看

二十

舉天平和尚行脚時叅西院常云莫道會

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漏逗不少這漢是則是爭奈靈龜曳尾

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滴鏡鈞搭平舉

頭著兩重西院云錯也須是爐裏煨過始得勢腹刺心三要印

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平行三兩步已是半前落後這漢泥裏

洗土塊西院又云錯勢腹刺心人皆喚作兩重公案殊不知似水入

水如金博金平近前依前不知落處西院云適

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前前猶輕後後深

平云從滴錯錯認馬鞍橋喚作驢下領似

什麼西院云錯加霜平休去錯認定盤星

果然不知落

處撒癡你鼻孔在別人手裏西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待

共上座商量這兩錯西院尋常莽莽硬似鐵當時何不趕將出去

平當時便行也似初僧似則後住院謂

衆云貧兒思舊債也須是點過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

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

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

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爭奈這兩錯何千錯萬錯爭奈

沒交涉轉見郎當愁殺人

思明先叅大覺後承嗣前寶壽一日問踏破

化城來時如何壽云利劍不斬死漢明云斬

壽便打思明十回道斬壽十回打云這漢著

甚死急將箇死屍抵他痛棒遂喝出其時有

一僧問寶壽云適來問話底僧甚有道理和

尚方便接他寶壽亦打趕出這僧且道寶壽

亦趕這僧唯當道他說是說非且別有道理

意作麼生後來俱承嗣寶壽思明一日出見南院院問云甚處來明云許州來院云將得什麼來明云將得箇江西剃刀獻與和尚院云既從許州來因甚却有江西剃刀思明以衣袖拂一拂院云侍者收取明云阿刺刺天平曾叅焦山主本爲他到諸方叅得些蘿蔔頭禪在肚皮裏到處便輕開大口道我會禪會道當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尿臭氣薰人只管放輕薄且如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未有問答未有公案已前還有禪道麼古人事不獲已對機垂示後學喚作公案因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後來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只如未拈花阿難未問已前甚處得公案來只管被諸方

冬瓜印子印定了便道我會佛法奇特莫教人知天平正如此被西院叫來連下兩錯直得周章惶怖分踈不下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有者道說箇西來意早錯了也殊不知西院這兩錯落處諸人且道落在什麼處所以道他叅活句不叅死句天平舉頭已是落二落三了也西院云錯他却不得當陽用處只道我肚皮裏有禪莫管他又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却依舊黑漫漫地天平近前西院云適來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天平云從漪

學

三

業風吹到思明和尚處連下兩錯更留我度
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怎麼時錯我發足向
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這漢也煞道只是
落第七第八頭料掉沒交涉如今人聞他道
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
道未行腳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腳
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腳時喚地作天喚山
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
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麼用處佛法
不是這箇道理若論此事豈有許多般葛藤
你若道我會他不會檐一檐禪遠天下走被
明眼人勘破一點也使不著雪竇正如此頌
出

禪家流 漆桶一 愛輕薄 也有些子呵佛 滿
狀領過 肚叅來用不著 只宜有用處方木不逞 堪

馬十

三三

悲堪笑天平老

天下衲僧跳不出不怕

謂當初悔行脚

未行脚已前錯了也踏破

錯錯

是什麼雪竇已 西院清風頓銷鑠

錯下名言了也 在什麼處何似生莫道西院三世諸佛天

下老和尚亦須倒退三千始得於斯會得 許你天

下橫行 復云忽有箇衲僧出云錯 過猶較

些 雪竇錯何似天平錯 西院又出世據款

道畢竟如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叅來用不著這漢會則

何打云錯 會只是用不得尋常目視雲霄道他會得多

少禪及至向烘鑪裏纔烹元來一點使不著

五祖先師道有一般人叅禪如琉璃瓶裏搗

糍糕相似更動轉不得抖擻不出觸著便破

若要活鱗鱗地但叅皮殼漏子禪直向高山

上撲將下來亦不破亦不壞古人道設使言

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

觸途狂見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謂當初悔行
脚雪竇道堪悲他對人說不出堪笑他會一
肚皮禪更使些子不著錯錯這兩錯有者道
天平不會是錯又有底道無語底是錯有什
麼交涉殊不知這兩錯如擊石火似閃電光
是他向上一人行履處如仗劍斬人直取人咽
喉命根方斷若向此劍刃上行得便七縱八
橫若會得兩錯便可以見西院清風頓銷鏢
雪竇上堂嘗舉此話意道錯我且問你雪竇
這兩錯何似天平錯且參三十年

垂示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出世宗猷金玉
相振通方作略箭鋒相拄徧界不藏遠近齊
彰古今明辨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作

君王大唐天子也合知恁麼國師云檀越

頭上捲輪冠脚下無憂履

踏毗盧頂上行須彌那畔把手共帝云寡

人不曾何不領話可惜許好彩不分付國

師云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雖然葛藤却有

當悲

肅宗皇帝在東宮時已叅忠國師後來即位

敬之愈篤出入迎送躬自捧車輦一日致箇

問端來問國師云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

越踏毗盧頂上行國師平生一條脊梁骨硬

如生鐵及至帝王面前如爛泥相似雖然答

得廉纖却有箇好處他道你要會得檀越須

是向毗盧頂上行始得他却不要更道寡

人不曾國師後面忒煞郎當落草更注頭上

底一句云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所謂人人

具足箇箇圓成看他一放一收八面受敵不

見道善為師者應機設教看風使帆若只僻

守一隅豈能回互看他黃蘗老善能接人遇著臨濟三回便痛施六十棒臨濟當下便會去及至爲裴相國葛藤忒煞此豈不是善爲人師忠國師善巧方便接肅宗帝蓋爲他有八面受敵底手段十身調御者卽是十種他

馬十

三五

受用身法報化三身卽法身也何故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據法身則一片虛凝靈明寂照太原乎上座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游方僧卽夾山典座在寺阻雪因往聽講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典

座忽然失笑乎乃目顧講罷令請禪者問云某素智狹劣依文解義適來講次見上人失笑某必有所短之處請上人說典座云座主不問卽不敢說座主既問則不可不言某實是笑座主不識法身乎云如此解說何處不

是典座云請座主更說一徧乎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典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識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平曰既然如是禪者當爲我說典座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靜室中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自窮究看乎一依所言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鳴忽然契悟便去叩禪者門典座曰阿誰乎曰某甲典座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半爲什麼醉酒臥街乎曰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日已後更不敢如是看他奇特漢豈只去認箇昭昭靈靈落在驢前馬後須是打破業識無一絲毫頭可得猶只得一半在古人道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

在但識常寂滅底莫認聲色但識靈知莫認妄想所以道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達磨問二祖汝立雪斷臂當爲何事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二

馬十

三六

祖忽然領悟且道正當恁麼時法身在什麼處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今人只認得箇昭昭靈靈便瞪眼努目弄精魂有什麼交涉只如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且如自己法身你也未夢見在更說什麼莫認教家以清淨法身爲極則爲什麼却不教人認不見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咄好便與棒會得此意者始會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嫌他老婆心切爭奈爛泥裏有刺豈不

見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謂玄路鳥道展手初機學道且向此三路行履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如何行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僧云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云

闍黎因什麼顛倒僧云什麼處是學人顛倒處山云若不顛倒爲什麼認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行鳥道須是見到這般田地地方有少分相應直下打疊教削迹吞聲猶是衲僧門下沙彌童行見解在更須回

馬十

三六

首塵勞繁興大用始得雪竇頌云

足下無私

一作無絲

一國之師亦強名

何必空花水月風過樹頭搖

南陽獨

許振嘉聲

果然坐斷要津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

大唐扶

得真天子

可憐生接得堪作何用接得瞎衲僧濟什麼事

曾踏毗

盧頂上行

一切人何不恁麼去直得天上天下上座作麼生路

鐵鎚

擊碎黃金骨

暢快平生已在言前

天地之間更何物

茫茫四海少知音

三千刹海夜沉沉

高身擔荷撒沙撒土

眼把定封疆你待

不知誰入蒼龍窟

三十棒也少不得拈了也還會麼你諸人鼻孔

被雪實穿了也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嘉聲此頌一

似箇真贊相似不見道至人無名喚作國師

亦是強安名了國師之道不可比倫善能恁

麼接人獨許南陽是箇作家大唐扶得真天

子曾踏毗盧頂上行若是具眼衲僧眼腦須

是向毗盧頂上行方見此十身調御佛謂之

調御便是十號之一數也一身化十身十身

化百身乃至千百億身大綱只是一身這一

頌却易說後頌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頌

得水灑不著直是難下口說鐵鎚擊碎黃金

骨此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忒煞讚歎

佗黃金骨一鎚擊碎了也天地之間更何物

直須淨裸裸赤灑灑更無一物可得乃是本

地風光一似三千刹海夜沉沉三千大千世

界香水海中有無邊刹一刹有一海正當夜

靜更深時天地一時澄澄底且道是什麼切

忌作閉目合眼會若恁麼會正墮在毒海不

知誰入蒼龍窟展脚縮脚且道是誰諸人鼻

孔一時被雪竇穿却了也

垂示云收因結果盡始盡終對面無私元不

曾說忽有箇出來道一夏請益爲什麼不曾

說待你悟來向你道且道爲復是當面諱却

爲復別有長處試舉看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劔新陵云珊瑚

枝枝撐著月

光吞萬象四海九州

馬十

二十九

巴陵不動干戈四海五湖多少人舌頭落地
雲門接人正如此他是雲門的子亦各具箇
作略是故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
釘拔楔這箇話正恁麼地也於一句中自然
具三句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
句答得也不妨奇特浮山遠錄公云未透底
人參句不如參意透得底人參意不如參句
雲門下有三尊宿答吹毛劒俱云了唯是巴
陵答得過於了字此乃得句也且道了字與
珊瑚枝枝撐著月是同是別前來道三句可
辨一鐵遠空要會這話須是絕情塵意想淨
盡方見他道珊瑚枝枝撐著月若更作道理
轉見摸索不著此語是禪月懷友人詩曰厚
似鐵圍山上鐵薄似雙城仙體顯蜀機鳳雛
動慶楚珊瑚枝枝撐著月王凱家中藏難掘

顏回飢漢愁天雪古檜筆直雷不折雪衣石
女蟠桃缺佩入龍宮步遲遲繡簾銀簾何參
差卽不知驪龍失珠知不知巴陵於句中取
一句答吹毛劒則是快劒刃上吹毛試之其
毛自斷乃利劒謂之吹毛也巴陵只就他問
處便答這僧話頭落也不知頌云

要平不平

細若蚍蜉大丈
夫漢須是恁麼

大巧若拙

不動
聲色

或指或掌

看果然這
箇不是

倚天照雪

新觀
著則

大冶今磨礱不下

更用礱煉作什
麼子將莫能求良工

今拂拭未歇

人莫能行直饒三十
出來也倒過三十

別別

什麼別處
讚歎有分

珊瑚枝枝撐著月
三更月落影
照寒潭且道

向什麼處去直得天下
太平醉後却當愁殺人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古有俠客路見不平以
強凌弱卽飛劒取強者頭所以宗師家眉藏
寶劒袖掛金鎚以斷不平之事大巧若拙巴

陵答處要平不平之事爲他語忒煞傷巧返
成拙相似何故爲佗不當面揮來却去僻地
裏一截暗取人頭而人不覺或指或掌倚天
照雪會得則如倚天長劒凜凜神威古人道
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
境俱忘復是何物此寶劒或現在指上忽現
掌中昔日慶藏主說到這裏豎手云還見麼
也不必在手指上也雪竇借路經過教你見
古人意且道一切處不可不是吹毛劒也所
以道三汲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岸夜塘水祖
庭事范載孝子傳云楚王夫人嘗夏乘涼抱
鐵柱感孕後產一鐵塊楚王令千將鑄爲劒
三年乃成雙劒一雌一雄千將密留雄以雌
進於楚王王秘於匣中常聞悲鳴王問羣臣
臣曰劒有雌雄鳴者憶雄耳王大怒卽收千

四十

三十

將殺之千將知其應乃以劒藏屋柱中因囑
妻莫耶曰日出北戶南山其松松生於石劒
在其中妻後生男名眉間赤年十五問母曰
父何在母乃述前事久思惟剖柱得劒日夜
欲爲父報讎楚王亦募覓其人宣言有得眉
間赤者厚賞之眉間赤遂逃俄有客曰子得
非眉間赤邪曰然客曰吾甌山人也能爲子
報父讎赤曰父昔無辜枉被荼毒君今惠念
何所須邪客曰當得子頭并劒赤乃與劒并
頭客得之進於楚王王大喜客曰願煎油烹
之王遂投於鼎中客詒於王曰其首不爛王
方臨視客於後以劒擬王頭墮鼎中於是二
首相嚙客恐眉間赤不勝乃自刎以助之三
頭相嚙尋亦俱爛

川本無此
楚王一殿

雪竇道此劒能

倚天照雪尋常道倚天長劒光能照雪這些

子用處直得大冶今磨礱不下任是良工拂拭也未歇良工即干將是也故事自顯雪竇頌了末後顯出道別別也不妨奇特別有好處與尋常劍不同且道如何是別處珊瑚枝枝撐著月可謂光前絕後獨據寰中更無等

馬子

三

匹畢竟如何諸人頭落也老僧更有一小偈

萬斛盈舟信手拈 却因一粒變吞蛇

拈提百轉舊公案 撒却時人幾眼沙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十

詳觀斯集北板差誤數事乃前人校正之

不官也且如二卷中西園爲西國本曇藏

禪師乃馬祖之嗣住南嶽西園蘭若故號

西園又九卷中雲居簡誤爲雲巖本洞下

道膺禪師法嗣乃道簡也住南康軍雲居

寺故號雲居二事詳五燈會元又五卷中

習字爲卽字八卷中謂此劫石長四十里廣八萬由旬厚亦爾文義尤違愚恐先定由旬之數合云一由旬長四十里後陳石之縱廣今既改正故不惜管見姑存於此達者覽之幸勿金根之謬耳

音釋

硯 吳輕切音刑砥石 偽 魚胃切危去聲非

雕 丁聊切音韶章 脹 知亮切音 膊 伯各切

勝 凜 力錦切音 搗 同搗手推也 雞 叢租切

子也又鳥子初生 慶 居月切音厥跌也 蹙

而能自啄者曰雛 慶 僵也跳也又援也 蹙

迷列切音別 纈 胡結切賢入聲繫也 募 莫

覬也跋也 纈 謂繫縶染爲文也 募 故

切音暮廣求 也又招也

後序

雪竇頌古百則藁林學道詮要也其間取譬
經論或儒家文史以發明此事非具眼宗匠
時爲後學擊揚剖析則無以知之

園悟老師在成都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師

馬十

三三

後住夾山道林復爲學徒扣之凡三提宗綱
語雖不同其旨一也門人掇而錄之既二十
年矣師未嘗過而問焉流傳四方或致踳駁
諸方且用其言以其道不能尋繹之而妄有
改作則此書遂廢矣學者幸締其傳焉

宣和乙巳春暮上休羣人門友無黨記